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先秦两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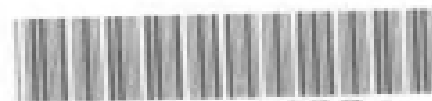
己酉年

译注 刘乾元 张在义
审阅 黄 葵

韩非子选译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馆
★藏书★

77835²/₁



200261420

古代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选译丛书

韩非子选译

译注

刘乾允 张在义

审定

黄英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梅锦辉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计设：陈世五
技术设计：盛寄萍
插 图：董 唯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韩 非 子 选 译

刘乾先 张在义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9.375 字数17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1年1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5,000—65,000册

ISBN7-80523-375-8/Z·27

定 价：140.00元(50种)

0287/15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文力

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语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的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激进思想家，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早年就喜爱刑名法术之学，曾与李斯一起受业于荀子。他生长在空前动荡的战国时代，切望韩国的强大，曾多次上书建议韩王改革政治，富国强兵，但一直未被采纳。于是他发愤著书，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据载，秦王政读到他所著《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感叹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秦王便出兵伐韩，想把韩非弄到秦国。

公元前234年，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存韩

伐赵，说这对秦国有利。当时秦王虽很欣赏韩非，但还谈不到信任他。李斯嫉恨韩非的才能在己之上，便联合姚贾趁机谗害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其游说之辞是为了替韩着想，并非为秦国尽力，不如给他定个罪名把他杀掉。秦王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便将韩非下狱。韩非入秦的次年，被迫服毒自杀，年仅四十多岁。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子》旧称《韩子》，到宋朝以后，因学者尊称唐代大文学家韩愈为韩子，恐与韩非相混，遂改称为《韩非子》。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载《韩子》二十卷，均与今通行本的五十五篇、二十卷相合。但从内容上来看，五十五篇并非出于韩非一人之手。有的为韩非后学所作，也有纵横家的游说辞混入其中的，但大部分成于韩非本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韩非子》一书，是先秦时代的一部重要思想文献，它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贵族激烈斗争的历史经验，回答了新兴地主阶级在战国末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系统地阐述了法家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治理论，成为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著作。

韩非的历史观是进步的。他生当战国末期，此时正是封建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大都已经取得了统治权，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势力还很强大，各国内部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同时，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发展到了面临统一的最后阶段，封建割据的局面行将被中央集权的统一局面所取代。面对这种急剧的社会变革，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历史观。一派主张法古，以儒家为代表；一派主张变法革新，以法家为代表。韩非持历史进化的观点，认为时代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从当今的社会实际出发，而一味地赞美古代先王，去师法古代，“非愚则诬”（《显学》）。既然时代变了，治国的措施也应随之改变，因而他主张“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他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决不能“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五蠹》），只有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建立和巩固新兴封建制并促成大统一的政策，才是顺乎历史潮流。韩非的这种具有发展进化的历史观，是他主张实行法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它在当时用来论证实行新兴的封建制和完成大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韩非在探求社会发展原因时，把少数

“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仍不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他对某些问题的解说，也是不科学的。

韩非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韩非面对着战国末年新旧势力激烈斗争和诸侯割据的局面，总结了“纣之亡，周之卑，皆从诸侯之博大也”（《爱臣》）的历史教训，主张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他的著作中，屡屡出现象“新圣”、“严天子”、“王资”、“帝王之具”、“兼天下”之类的词句，就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而他在《扬权》篇中更明确地指出，这种统一的君主集权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以统一代替分裂，以集权代替割据，这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不过韩非所主张的君主集权，是集一切权力于君主一人，君主可以定法出令，独操生杀之柄，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实际上是绝对的君主极权统治。为了使君主的神圣权力不受侵犯，韩非主张尊君卑臣，并提出要“强公室，杜私门”。他认为“君臣之利异”，“故臣利立而主利灭”（《内储说下》），所以主张对那些私门势力和好比恶虎一样的权臣，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主道》），予以坚决铲除和镇压。韩非的这一主张，

虽然在当时对于打击那些“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孤愤》）的擅权重臣有进步作用，但他把君权绝对化，并认为君臣利害必然相反，这不仅会加深君臣的矛盾，而且在认识上也是偏颇的，片面的。

韩非为了加强君主集权的统治，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

一是法、术、势三者并用。“法”是统治者颁布的法令，着重讲法律条文的制定和赏罚的执行；

“术”指的是君主驾驭群臣的手段，着重讲君主防范、识别、打击臣下的策略，“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着重讲君主要保持和运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在韩非以前，任法的一派以商鞅为代表，用术的一派以申不害为代表，重势的一派以慎到为代表。韩非在研究前期法家各个流派学说的基础上，比较了“法”、“术”、“势”三派的得失，认为只有综合采用三派的长处才能维护和巩固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韩非赞扬了商鞅推行“法”的功绩，指出商鞅用法治秦，使秦“国富而兵强”。但他又指出商鞅“无术以知奸”（《定法》），秦国用法所取得的富强，却成了权臣们发展个人势力的资本，以致商鞅之后秦国经过几十年还未能统一天下。韩非又指出申不害虽然强调用“术”，但由于不注意

“法”，因而出现了“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定法》）的混乱局面，结果韩国虽然搞了十七年变法，还是没有得到霸主的地位。因此，韩非在肯定了商鞅行法与申不害用术的同时，也指出了“徒法而无术”和“徒术而无法”（《定法》）的弊害。韩非对慎到的“势”非常重视，认为它是君主行法用术所依仗的权力，但他又认为只凭“势”不能治国，治国必须有法可依，所以他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以法为本，“抱法”、“处势”、“用术”三者浑然一体，不可一无，构成了韩非所认为的维护君主集权的新兴封建制的万全之道。

二是运用赏与罚两种强有力的工具。赏罚的根据是看其是否遵守“明主”的法。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君主施行赏罚时要用术，做到“去好去恶”（《二柄》），即君主不轻易流露自己的爱憎感情，使臣下无从迎合，要循名责实，以减少赏罚的错误；“人主自用其刑德”（《二柄》），即君主主要独自掌握和运用赏罚大权，不可为臣下所篡夺，这又是韩非所提倡的“势”的主要内容。所以，如何运用赏罚，是同韩非所主张的法、术、势三者兼备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荀

了“性恶论”的思想，把它加以扩大，用来作为君主施行赏罚的思想依据。韩非认为人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人际关系都建立在互相利用的基础上，他看到要使臣民心悦诚服地接受君主的统治是办不到的，指出“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外储说左下》）；他把君臣关系比作商业买卖关系，即所谓“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难一》）。他曾以家庭的情形比况国家，说有的家庭“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认为父母对于儿女尚且“用计算之心相待”，何况没有父子之情的君臣关系（《六反》）。因而他主张君主不应培养“恩爱之心”，要因人之欲而操刑赏二柄，即君主要利用人的自私本性与贪赏畏刑的心理，掌握并施行赏罚。要做到“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主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韩非认为，所有的臣民由于贪赏畏刑，就能为君主尽死效力，这样才能加强君主集权的封建统治。韩非的赏罚观根源于他的性恶论，这虽然是对儒家的仁爱说的一种批判，但实质上也是一种人性论，不仅观点是错误的，而且赤裸裸地宣扬了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但韩非主张有功必赏，有罪必罚，这对当时的社会改革

是有进步意义的。应该指出的是，韩非尽管讲到了赏与罚两个方面，但通观《韩非子》一书，韩非更重视的是使用刑罚，特别是重刑。韩非主张赏必须谨慎，罚必须严峻。他说：“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心度》）。他还说：“故用赏过（重）者失民，用刑过（轻）者民不畏。有赏不足以劝，有刑不足以禁，则国虽大必危”（《饰邪》）。韩非虽然对赏与罚每每相对待而言，但可以看出，在他的思想中重刑是主体，而厚赏是次要的。这说明韩非是崇尚残酷镇压和暴力的。封建暴力虽然在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和实现封建统一方面，有其进步意义，但这种暴力毕竟是压迫人民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封建暴力的反动性就会日益暴露出来。

韩非主张以法治国，这是他思想学说的核心。韩非看到了“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问田》），“慕仁义而弱乱者，三晋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外储说左上》）的事实，得出了“明法者强，慢法者弱”（《饰邪》）的结论，明确指出了新兴地主阶级必须走“法治”的道路，否则“亡国宜矣”（《饰邪》）。

韩非关于法的论述大体上是祖述商鞅，就是明

法令，设刑赏以奖励耕战，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韩非认为转贫为富的条件在于重农，转弱为强的条件在于重战，因而他主张重农尚武，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本。他在《五蠹》中抨击了当时社会“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的恶劣风气，告诫君主不要“忘兵弱地荒之祸”。他主张要“以力得富，以事致贵”（《六反》），让百姓积极发展生产，努力建立战功，保障国家的财源与兵源，以形成“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局面，为实现“超五帝，侔三王”（《五蠹》）的帝王大业奠定基础，也就是为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和胜利完成统一战争服务。韩非在积极鼓励耕战的同时，并坚决主张排斥和打击商工之民。他把商工之民列为蛀蚀国家的五种蠹虫之一，认为商工之民所从事的活动是妨害农业生产的“末作”，主张“困末作而利本事”（《奸劫弑臣》）。这一强本抑末的政策，在当时确曾起过保护和发展封建所有制下小农经济的作用，但它也严重阻碍了各地区物产的交流 and 商品经济的发展。

韩非一方面大力鼓励耕战，另一方面又要求大力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统治。他主张用“法”去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言行，提出“一民之轨，莫如法”（《有度》），“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问

辩》）。他特别把斗争的锋芒指向了儒家，认为儒家通过“私学”“诵先王之书”，评论和反对政府的法令，其目的就是“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所以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主张坚决予以铲除。他为了确立“法治”和法家的权威，并进一步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言，以吏为师”（《五蠹》）。韩非的这一主张是对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和氏》）的继承，也为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提供了理论。韩非重法反儒，从当时的历史看，有其进步性；但他所提出的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却走向了极端，发展到宣扬愚民政策，反对“百家争鸣”，对思想文化的发展起了非常消极的作用。

韩非在认识论方面很注重唯物主义的“参验论”。他认为认识是人的一种天然属性，必须依赖人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这是一种含有朴素唯物主义的见解；他充分肯定人的认识能力，主张“缘道理”办事，指出“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解老》），反之，就必然失败；他认为人的认识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因而人的言行必须讲求实际功效。他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箭靶）”（《问辩》），指出“不以功用为之的彀，

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问辩》）；他还着重提出要用“参验”之说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参”，是比较研究。“验”是证实”。他说：“循名实以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奸劫弑臣》），意思是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验证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他还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学》），意思是不经过比较验证就作出肯定的判断，是愚蠢，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就拿来作根据，是欺骗。

韩非把他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参验论”运用到政治生活中，一方面用来抨击儒家等学说，说他们祖述先王的言论是未经参验的虚妄之谈；另一方面又用来考核臣下，要求臣下在言、事、功三方面应做到完全一致，言论、工作、功效完全相符的就给予奖赏，否则就给予惩罚。

韩非的思想，包括的内容还很多，限于篇幅，这里不详加介绍。综上所述，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以进化的历史观作为他推行法治的理论基础，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作为奋斗目标，以“以法治国”作为他思想学说的核心，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他观察事物和斗争的武器，它们有机联系，浑然一体，构成了韩非的比较完整的

思想体系。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韩非思想学说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产物。战国末年，正是新兴封建制最后战胜奴隶主残余势力、国家行将统一的前夕，因此如何击败奴隶主残余势力，实现中国的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韩非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一整套法治理论和措施，正是回答了时代的要求。

当然，一种学说的建立，不可能完全出于创造，它必有对前人的继承，并经过不断发展才能形成。在韩非以前，已有许多法家，他们在实践上或理论上都有许多贡献。我国前期法家，始于李悝、吴起；接着就是商鞅、申不害、慎到，他们被称为我国前期法家的三巨子，而以商鞅为最。李悝是战国时期法家的始祖，曾相魏文侯实行变法。他的主要贡献，一是著《法经》，用法律形式把封建制度肯定和固定下来。二是建议魏文侯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禄位的制度，并主张“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为重农主义开了先河。他还主张选拔和奖励武士，加强封建军队。吴起曾任楚悼王令尹，实行变法革新，他“明法审令”，打击旧贵族，“抚养战斗之士”。推行富国强兵的新措施，商鞅曾辅

佐秦孝公实行变法，他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依军功授田宅的办法，废井田，开阡陌，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实行重农抑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励行赏罚严明的法治，反儒尊法，统一思想。商鞅变法是战国时期最彻底的一次变革，它深入人心，影响巨大，虽然后来商鞅遭到奴隶主贵族的反扑，被车裂而死，然而他的变法，仍旧在秦国继续推行，并未人亡政息。商鞅一生虽不曾立意著书，但他的言论却被后人辑为《商君书》二十九卷，成为研究商鞅一派法家思想的宝贵资料。比商鞅稍晚几年的申不害，曾相韩昭侯实行政治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不过他不象商鞅那样重在任法，却重在用术，代表了法家另一学派。稍后一些的慎到，著有十二论，今已不传，我们只能从辑本《慎子》和其它诸子的有关评议中，窥见其思想梗概。他的法家理论，虽然强调用法，但更强调用势，这样就使他在法家营垒中又自成一派。前期法家的实践和理论，是形成韩非法治学说的宝贵源泉。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思想和历史经验，权衡了法家各个学派的利弊得失，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兼用的理论。他认为只有行商鞅的法，才能取得国富兵强；兼采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才能加强君主集权。他认为这

样对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和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更有利。韩非又生当距前期法家一百多年之后的战国末年，这时大统一的局面已经逐渐形成，他认清了这一形势，积极促成统一。所以韩非提出的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的理论，是对前期法家学说的发展，它更彻底，也更符合时代的要求。韩非敢于面对现实，对一切不利于变革与统一的事物，都主张战而胜之，廓而清之。但他也把前期法家的某些思想发展到了极端，存在许多片面性。

韩非在继承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的同时，也适当采择各家学说而加以引申或改造，为自己阐述法治理论所用。例如荀子主张“法后王”，韩非便加以引申和改造，把它发展为一种“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的历史进化论。荀子一面提倡“隆礼”一面又主张“重法”，这本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两手政策，但到了韩非那里，却扬弃了前者，只继承和发扬了后者。荀子的“性恶论”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也都被他的学生韩非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挥。韩非反对墨家，尤其反对墨家末流的侠、辩二派，但他对于墨家的“尚同”却极为重视。墨家的“尚同”与“尚贤”往往相提并论。一方面要求万民在思想行动上要“壹同”于君主，让人民助君主视听、言谈、思虑、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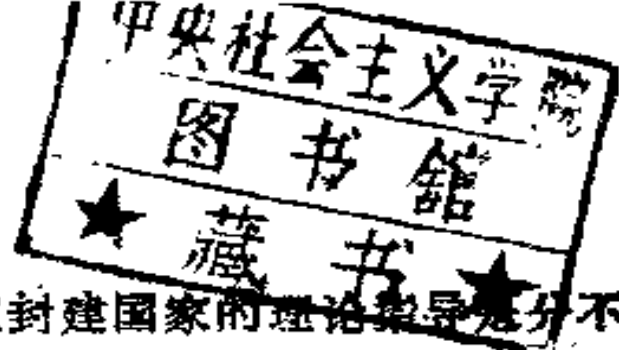
作，这就是所谓“尚同”，另一方面又主张贤人政治，即君主及各级统治者必定是个“仁人”，这就是所谓“尚贤”。墨家的“尚同”由于有一些倾向于中央集权的意味，所以被韩非吸收过来并加以改造。而墨家的“尚贤”在韩非看来根本行不通，他认为君主不必贤治，只要做到“抱法”、“用术”、“

“处势”即可，所以他又彻底抛弃了“尚贤”。韩非的法治思想和道家的学术思想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他的《解老》、《喻老》就是最早解说《老子》的文献，而老子学派的“君人南面之术”，在韩非的《扬权》与《主道》两篇中更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韩非是用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和发挥道家学说的。老子是把“道”说成为超时空的凌驾一切之上的宇宙本体，而韩非却为“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说：“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

（《主道》），即“道”一指宇宙万物的本源，一指事物发展的总规律。他又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解老》），把道归结为存在于万物之中的一种必然，而理则是这种必然的表现。韩非对道的认识和解说，是他提出的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运用到社会上，便形成了他的政治论。道既然是一种超时空的凌驾一切之上的宇宙本体，那么道便是独一无二的，君主自然应当独持

（《扬权》：“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由此便导出了君主集权，即君主要“处势”；道是虚静寂寥的，所以君主也自然应当深藏不露（《主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由此便推导出御臣察奸的方法，即君主要“用术”。另一方面，道又是事物发展的总规律，而理是它的表现，那么怎样才算符合“道”、“理”呢？在韩非看来，只有实行法治才是“缘道理”办事，因而他又主张“任法”。韩非所主张的法、术、势，从哲学的角度看，实源于他所说的“道”。所以《史记》以老庄与申韩合传，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颇有一定道理。此外，韩非所主张的“循名责实”、“审合刑（形）名”也是受了当时名家逻辑思想的影响，不过他和惠施、公孙龙的诡辩论大不相同。

韩非的思想学说是他所处的时代的产物，也确实曾服务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为秦的统一做出了贡献。秦国统一天下，是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局面代替了群雄割据的局面，顺乎历史潮流，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得以安定。秦的统一，固然由多方面因素决定，但跟商鞅实行变法为秦国奠定了国富兵强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也与韩非所提供



的建立统一的君主集权封建国家的理论指导是分不开的。韩非的思想学说，促进了秦的统一天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韩非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超越时代和阶级给予他的局限。所以他的整个思想学说，即使是那些属于精华的部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印记。特别是他所主张的极端皇权和严刑重罚，虽然在当时起到了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维护新兴制的历史作用，但这种政策不仅加深了统治者内部君臣的矛盾，也更具有残酷镇压劳动人民的一面。高压只能收到一时之效，必然引起反抗。秦的崛起和统一，诚然是行商、韩之法的收获；然而秦的统治仅仅十五年就灭亡，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与韩非主张的高压政策不能无关。

《韩非子》是先秦散文的杰作之一。韩非的文章，善于以大量的事实，作精辟的分析，以严谨的逻辑，推导出论点。韩非每阐述一个观点，或论辩一个问题，都努力抓到关键和要害，笔锋犀利，咄咄逼人，富于强烈的批判和战斗精神。《韩非子》的语言通俗流畅，质朴健美，善于用简洁概括的语言，表达准确清晰的概念，并善于用各种修辞手段（排比、对偶、比喻、夸张等）增强语言的和谐美和形象性。《韩非子》一书，还保存了我国古代大

量的寓言故事。寓言多来源于民间，也有的是作家创作的。它所选取的题材，多是人们所熟悉的事物；所讽刺的对象，往往是人们似曾相识的角色；所作的比喻，常使人们在会心的微笑中，得到某些启示。它用简短的故事来阐明哲理，因此常被用于政治生活中斗争的武器。韩非就非常善于用《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中的大量的寓言故事，来讽刺和批判形形色色危害法治的人和事。如《守株待兔》讽刺了“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愚蠢可笑；《狗猛酒酸》批判了奸佞蒙蔽君主，阻塞贤路；《买椟还珠》痛斥了“今世之谈士”往往“以文害用”；《和氏之璧》悲愤于法术之士不被重用……。《韩非子》中的寓言，不仅数量多，而且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一直流传到今天，为人们所珍视。

《韩非子》一书，北魏刘昫有《韩子》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尹知章注，均久已亡佚。今所传最古的注本，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仅能论定作于宋代以前。该注浅陋粗疏，错误很多，再加上《韩非子》原文误、脱、衍、窜之处颇多，以致很难读懂。清人王先慎著《韩非子集解》，他参对了多种版本，总合了诸家的校释，并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有许多长处。但《集解》校勘虽详，而训释太略，旧注舛误未加订正的也很多。王氏之后，又有许多学者为之补正。近人又有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和梁启雄《韩子浅解》问世，两书均有所发明创见。1982年又出版了南京大学等单位所撰的《韩非子校注》，该书对《韩非子》加以全面整理，注释又深入浅出，是一部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校注本，有很多优点。

本书原文即以《韩非子校注》为依据，一般不再校正原文，个别与《校注》原文不同的，迳改后在注释中作简要说明。因为是选译，篇次也根据内容另加编定。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力求吸收前人及当代的研究成果，做到择善而从，偶有个人的体会和心得，也一并溶于书中，不另出按语和详加论证。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无论是前言、提示、注释、译文，不妥与错误之处难能避免，我们殷切盼望专业工作者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指正。

目 录

前言	1
五蠹	1
定法	41
难势	51
主道	64
二柄	74
六反	84
观行	105
亡征	110
显学	124
忠孝	146

问辩	159
孤愤	165
和氏	179
问田	187
难一（节选）	192
难二（节选）	197
难三（节选）	200
内储说上七术（节选）	204
内储说下六微（节选）	218
外储说左上（节选）	223
外储说左下（节选）	231
外储说右上（节选）	235
外储说右下（节选）	240
说林上（节选）	248
说林下（节选）	258

五 蠹

蠹（dù妒）即蛀虫，比喻危害国家的人。因为篇末韩非提出君主应当除掉“五蠹之民”，所以便以“五蠹”为篇名。

这是韩非的代表性作品，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韩非的社会历史观和法治主张。文章的前半，韩非以历史进化的观点，指出时代是发展变化的，治国的方法和措施也应随之变化，从而为他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提供了理论根据。文章的后半，他在斥责“五蠹”（指儒家、纵横家、游侠、逃避兵役的人、工商业者）的同时，还抨击了时政，并从正面提出了重农尚武，以法治国的主张。

文章纵谈古今，善于用浅近的事物来阐述深刻的道理，逻辑谨严，分析透彻，笔锋犀利，有说服

力和战斗性。但是韩非把少数“圣人”的功绩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广大人民说成是屈服于权势的顺从者，是错误的，这反映了他的阶级的局限性和时代的局限性。

上古之世①，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②。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③，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④，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⑤，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⑥，而民说之⑦，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⑧，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⑨。近

①上古之世：相当于原始社会的原始群时期。②胜(shèng升)：受得住。③王(wàng望)：称王，引申为统治。④果蓏(luò裸)：瓜果的总称。木本植物的果实叫果，如枣、李等；草本植物的果实叫蓏，如瓜、瓠等。蛤(gé格)：蛤蜊。一种软体有壳的动物，似蚌而较圆。⑤恶臭(xià秀)：难闻的气味。⑥钻燧(suì岁)取火：原始社会的一种取火方法。用钻子钻木，因磨擦生热而爆出火星。燧，钻火器。化腥臊：使腥臊气味消除。指熟食。⑦说(yuè月)：喜欢。这一意义后多写作“悦”。⑧中古之世：相当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⑨鲧(gǔn滚)：传说是禹的父亲，曾奉尧的命令治水，九年未成功，他的事业后来由禹继承。渎(dú读)：入海的河流。古代以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四渎”。

古之世^①，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②，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③，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④，不法常可^⑤，论世之事，因为之备^⑥。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⑦，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⑧，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

①近古之世：相当于奴隶制社会时期。②夏后氏：夏朝。禹建立的夏朝，也称夏后氏。③美：称颂。④期：期望，向往。修古：远古。修：久远。⑤法：效法。常可：永久适用的规则。可，适宜，这里作名词用。“修古”与“常可”都是偏正词组，结构相同。⑥因：依据。为：制定。备：应备的措施。⑦耒（lěi 垒）：翻土的农具。

⑧事力：从事体力劳动，指耕织。养：供养。指生活资料。这句话反映的观点是错误的，原始社会主要靠采集、狩猎为主，生产力不发达，绝没有“不事力而养足”的事，民族部落之间经常用武力争夺生活资料。

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①。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②。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③。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④，采椽不斫^⑤；粝粢之食^⑥，藜藿之羹^⑦；冬日麕裘^⑧，夏日葛衣^⑨；虽监门之服养^⑩，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⑪，股无胈^⑫，胫不生毛^⑬，虽臣虏之劳^⑭，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古传天下而不

①治：太平，安定而有秩序。 ②大父：祖父。 ③累(lèi垒)，屡次。 ④茅茨(cí词)：茅草苫的屋顶。 ⑤采椽(chuán船)：柞木做的椽子。采，通“栎”，柞木。斫(zhuó浊)：砍削。 ⑥粝(lì立)粢(cí词)：泛指粗糙的粮食。 ⑦藜(lí离)藿(huò或)：泛指野菜。藜，通“藜”，草名，嫩叶可吃。藿，豆叶。 ⑧麕(ní尼)裘：泛指质量差的兽皮衣服。麕，小鹿。 ⑨葛衣：用葛的纤维做的粗布衣。葛，一种蔓草，纤维可织布。 ⑩服：指穿的。养：指吃的。 ⑪耜(chà插)：锹，掘土的工具。以为民先：来做百姓的先导，即带领百姓干活。 ⑫胈(bā拔)：大腿上的肌肉。 ⑬胫(jīng静)不生毛：小腿上不长汗毛。是说疲于劳作，小腿的汗毛磨光。 ⑭臣虏：奴隶。男姓奴隶叫臣，俘虏被用作奴隶叫虏。

足多也^①。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②，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③；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④。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饱；穰岁之秋^⑤，疏客必食^⑥。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⑦，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争士橐^⑧，非下也，权重也。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⑨，称俗而行也^⑩。故事因于世^⑪，而备适于事。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⑫，地方百里，行

①多：称赞。②絜（xié协）驾：套马驾车。表示不失富贵。累，围束，这里指套马。③媵（lōu楼）腊：泛指节日。媵，楚国人二月祭祀饮食神的节日。腊，夏历冬十月祭祀百神的节日。遗（wèi位）：赠送。④窦（dòu豆）：孔洞，这里指所挖的沟渠。⑤穰（ráng瓤）：庄稼丰熟。⑥食（sì四）：给别人食物吃。⑦鄙：贪吝。⑧士：通“仕”，做官。橐（tuó驼）：通“托”，请托，指依附权贵。⑨戾（lì立）：暴虐。⑩称（chèn趁）：适应。⑪因：依据，可灵活译作“决定”。⑫文王：这里实际应指周文王和周武王。丰：文王建都的地方，在今陕西省户县东北，沔水以西。镐（hào浩）：周武王迁都于镐，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沔水以东。

仁义而怀西戎^①，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②，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王恐其害己也^③，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④，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⑤，非道也。”乃修教三年^⑥，执干戚舞^⑦，有苗乃服。共工之战^⑧，铁铈短者及乎敌^⑨，铠甲

①怀，用安抚手段使别人归顺自己。西戎：我国周代时西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②徐偃(yǎn眼)王：西周穆王时徐国的国君。当时徐国较强，汉水以东各小国都来归附，自称偃王。徐国在今安徽省境内，都城在今安徽泗县一带。③荆王：原作“荆文王”，当是“荆王”之误，今据改。按：荆文王是楚文王熊贲，东周庄王时人，比徐偃王所处的西周穆王时代晚了三百年。据《竹书纪年》记载，周穆王十四年（公元前934年），穆王率领楚国的国君伐徐，徐败。因此，这里的荆王当指西周穆王时代的熊胜。④有苗：我国古代长江流域中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泛称，又称三苗。⑤上：通“尚”，崇尚。厚：厚实。指风气浓厚。⑥修教：修治德教。指进行道德教育以加强心灵感化。⑦执干戚舞：手里拿着干戚对着有苗跳舞。表示兵器不用于战争而用于娱乐，这是用礼乐进行感化的一种表现。干，盾。戚，斧。⑧共工：古代神话中的人物。传说他与颛顼争相为帝，成为胜利的英雄。此次战争在帝舜之前。另据《荀子·议兵》记载，夏禹时又曾讨伐过共工。韩非不当引此为今例。⑨铈(xiān先)：铁铈一类的武器。及：加到身上。指杀伤。乎，于，表被动。下句的“乎”译为“到”。

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①。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②。”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③。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④，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⑤，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⑥。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驽马^⑦，此不知之患也^⑧。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

①子贡：姓端木，名赐，春秋末期卫国人，孔子的门徒。②斯：这。③去门十里以为界：以距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为国界。意思是说，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④息：停止，指不用。⑤循：依照。有依靠、凭借的意思。万乘（shèng利）：万辆兵车，指拥有强大军队的大国。每辆兵车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⑥故：旧。⑦辔（pèi配）：马缰绳。策：马鞭子。御：驾驭。驽（hǎn汗）马：烈马。⑧知：明智。这一意义后来写作“智”。

寇行刑^①，君为之不举乐^②；闻死刑之报^③，君为流涕^④。”此所举先王也^⑤。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⑥，是无乱父子也^⑦。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⑧，皆见爱而未必治也^⑨，虽厚爱矣，奚遽不乱^⑩？今先王的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⑪，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⑫，不听其泣^⑬，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⑭。盖贵仁者

①司寇：古代掌管刑狱的官。 ②举乐：奏乐。 ③报：判处罪犯，向上申报。 ④涕：眼泪。 ⑤举：称引。 ⑥推是言之：从这点推论说。 ⑦乱：逆乱。指发生冲突，不相和睦。 ⑧先：超过。 ⑨见（xiàn现）：表现。这一意义后来写作“现”。 ⑩奚：怎么。遽（jù巨）：就。 ⑪效：显示。 ⑫胜：任用。 ⑬不听其泣：不顺从自己的哭泣。即不取仁政。听，听从，顺从。 ⑭为服役者：为仲尼服役的人，指孔子的门徒。

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①。鲁哀公^②，下主也，南面君国^③，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④。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⑤。今学者之说人主也^⑥，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⑦，此必不得之数也^⑧。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譙之弗为动^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⑩、师长之智，三美加焉^⑪，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⑫。州部之吏^⑬，操

①一人：指仅孔丘一人。②鲁哀公：春秋末期、战国初期鲁国的君主，公元前494——468年在位。③南面：古代国君听政都是面南而坐，表示尊贵。君，统治。④顾：反而。⑤乘：凭借。臣仲尼：使仲尼为臣。⑥学者：指儒家。⑦列徒：指孔子的众门徒。⑧数（shù树）：术，方法。⑨譙（qiào俏）：呵斥。⑩行：品行。⑪三美：指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⑫胫毛不改：形容丝毫不改。⑬州部：当时的一种地方基层行政机关。

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①，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②，楼季弗能逾者③，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④，夷也⑤。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⑥，庸人不释；铤金百溢⑦，盗跖不掇⑧。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诛也⑨。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⑩；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⑪，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⑫。

①节：节操，品德。②仞（rèn刃）：古代的高度计算单位，周制七尺为一仞，一说八尺。城：城墙。③楼季：战国时魏文侯的弟弟，善于攀登跳跃。逾（yú于）：跨越。④跛牂（zāng脏）：跛脚的母羊。⑤夷：平坦，指坡度平缓。⑥寻常：古代的长度计算单位，八尺为一寻，两寻为一常。⑦铤（shuò朔）：熔化。溢：通“镒”，古代的重量计算单位，二十两为一镒。一说二十四两。⑧跖（zhí直）：却却下跖，春秋末期人，是传说中人物。⑨必：坚决执行。诛：惩罚。⑩利之：认为它有利。⑪迁：改变。⑫不肖：不贤的人。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①，而卑其士官也②；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③；以其不收也外之④，而高其轻世也⑤；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⑥，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⑦；知友被辱，随仇者⑧，贞也⑨。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⑩，而吏不能胜也⑪。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不战功而尊，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⑫。

①爵之：给地爵位。“爵”只是一种爵位，和官职不同。②卑：以……为卑，即鄙视。士官：作官。士，通“仕”。③少其家业：轻视他们经营家业。④不收：不肯被录用。外：疏远。⑤高：以……为高尚，即推崇。轻世：指轻视世间的官爵禄位。⑥悖（bèi）缪：违背。⑦廉：方正，有棱角。⑧随仇：跟朋友一起报仇。⑨贞：忠贞，节操好。⑩程：通“逞”，显露，炫耀。⑪胜：制服。⑫私行：谋私利的行为，指上文“廉贞之行”。

儒以文乱法^①，侠以武犯禁^②，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③，而诸先生以文学取^④；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⑤，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⑥。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⑦；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⑧，其父窃羊，而谒之吏^⑨。令尹曰^⑩：“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⑪，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⑫。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⑬。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

①文：文学，指儒家推崇的诗书礼乐之类。 ②侠：游侠，指行凶逞勇的刺客。后文又称“带剑者”。③离：通“罹”（lí），触犯。 ④诸先生：众儒生。 ⑤法、趣、上、下：指上文“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趣，通“取”。 ⑥黄帝：轩辕氏，传说中远古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被推崇为一个有作为的帝王。 ⑦功：指耕战之事。 ⑧直躬：人名，据说他为人正直，因而得此名。 ⑨谒：报告。 ⑩令尹：楚国官名，相当于其它诸侯国的相。 ⑪曲：不直，这里指不孝。 ⑫暴：下凌上叫暴，这里指不孝。 ⑬北：败逃。

之①。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②，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③，而求致社稷之福④，必不几矣⑤。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⑥，自环者谓之私⑦，背私谓之公⑧，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⑨。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⑩。行义修则见信⑪，见信则受事⑫；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⑬，

①举：推荐。上之：使他居上位，即让他做官。②上闻：向上报告使国君了解。闻，使国君闻。③匹夫之行：个人谋私利的行为。④社稷：国家。社，土地神。稷，五谷神。古代国家都立庙祭祀社稷，所以用社稷作为国家的代称。⑤不几：不会有希望。几，庶几，希望。⑥苍颉（jié杰）：又作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其实文字是人民群众的创造。⑦自环：自营，为自己打算。私：古字作“𠂇”，字形向内旋绕，表示为自己打算。⑧公：古文作“公”，由“丏”和“厶”两部分构成。“丏”是违背的意思，所以韩非说“背私谓之公”。⑨以：通“已”，已经。⑩行义：通“行谊”，品行与道义。⑪见：被。⑫受事：接受委托的工作，即获得官职。⑬有：助词，无义。

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①；坚甲厉兵以备难^②，而美荐绅之饰^③；富国以农，距敌恃卒^④，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⑥，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⑦，而游学者日众^⑧，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⑨。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⑩。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⑪，

①廉爱：按文义应作“兼爱”。 ②厉：通“砺”，磨。 ③荐绅：古代官吏上朝时把笏（hù，朝见时所拿的手版）插在衣带间。此指穿着宽袍大袖。荐，通“搢”（jìn，进），插。绅，宽的衣带。 ④距：抗拒，抵御。这一意义后来写作“拒”。 ⑤举行：举动，指政治措施。 ⑥介士：披甲的兵士。介，甲。 ⑦服事者：指从事耕战的人。简：怠慢，荒废。 ⑧游学者：指游侠和儒家学者。 ⑨微妙之言：深奥玄妙的言辞。 ⑩上智：智慧极高的人。 ⑪务：致力于，追求。粱肉：泛指精美的饭食。粱，细米。

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①。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②，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③，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若夫贤贞信之行④，必将贵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⑥，以修明术之所烛⑦，虽有田常、子罕之臣⑧，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⑨，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⑩。人

①短褐（hè）：粗布短衣。不完：不完整，破损不全。文绣：有刺绣的华丽衣服。②急者：急切需要解决的事。不得：指得不到治理。③夫妇：匹夫匹妇，指普通男女。④贤：以……为贤，尊崇。⑤布衣：平民。

⑥柄：权柄。⑦修明：处理明白，处理好。术之所烛：术所洞察的问题。术，使用和驾驭臣下的手段。烛，照，洞察。⑧田常：又称陈恒（古代“田”、“陈”同音），谥号田成子（陈成子），春秋末年齐国执政的卿。公元前481年，他杀掉齐简公，自己专权。子罕：即皇喜，战国时宋国大臣。他曾劫杀宋桓侯，夺取了政权。⑨不盈于十：形容极少。盈，满。⑩人不足官：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指贞信之士少而国家置官所需要的人多。

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①；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②。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③，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④，故智士退处岩穴^⑤，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⑥，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⑦，而兵愈弱，言战者多，

①辩：巧言善辩。 ②声：虚名。 ③周：切合。

④行身者：指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行身，修行自身。

⑤退处岩穴：指隐居深山。 ⑥商、管：商鞅和管仲。商鞅是战国时卫国人，曾任秦孝公的相，辅佐秦孝公变法。管仲是春秋时齐桓公的相，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他们都主张奖励农耕，发展生产。法：指有关法令方面的书。 ⑦孙、吴：孙指孙武或孙臆，吴指吴起。孙武是春秋时齐国人，孙臆是战国时齐国人；吴起是战国时卫国人，曾为魏文侯将，后为楚悼王相。他们都是著名的军事家。

被甲者少也^①。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②。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③。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

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④，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⑤，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⑥，动作者归之于功^⑦，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⑧。既畜王资而承敌国之蹙^⑨，超五帝侔三王

①被：通“披”。 ②无用：指对国家没有用处的儒家和游侠的活动。 ③以富：靠着耕种富足起来。以，凭借，依靠。 ④书简：书籍。上古没有纸，把文字写在竹简上，称为简策。 ⑤捍：通“悍”，强悍。 ⑥轨：符合，这里有“遵循”的意思。 ⑦动作者：指从事劳动的人。归之：使他们归到。功：这里指农耕。 ⑧王资：称王天下的资本。 ⑨畜（xù续）：积蓄。这一意义后来写作“蓄”。承：通“乘”。趁着，蹙（cù促）：“衅”的另一种写法，缝隙，引申为破绽，弱点。

者①，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②，言谈者为势于外③，外内称恶④，以待强敌，不亦殆乎⑤！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⑥，则有仇讎之忠⑦，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必有实⑧，则举图而委⑨，效玺而请矣⑩。

①五帝：说法不一，一般指黄帝、颡项（zhuān xū专须），帝嚳（kū库），尧、舜。侔（móu谋）：等同，并列。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等三代的开国君主。②士民：这里主要指儒生和游侠。③言谈者：这里指游说于诸侯的纵横家。④称：并行。⑤殆（dài代）：危险。⑥有分（fèn奋）：有名份，含有“参与”的意思。从衡：即纵横，指合纵、连横。南北为纵，燕、齐、赵、魏、韩、楚联合抗秦，成南北向的联合，所以叫合纵。战国时苏秦倡合纵之说；东西为横，秦国为了瓦解六国的联盟，与六国分别结盟，以便各个击破，成东西向联合，所以叫连横。战国时张仪倡连横之说。⑦仇讎：报仇。忠：通“衷”，心思。⑧实：实际行动。《贾子·大政》说：“能言之，能行之者，谓之实。”“实”即指实践诺言的行动，下文的“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即是。按：此句原作“事大未必有实”，俞樾《诸子评议》认为“未”字是衍文，有“未”字于文意不通，故删。⑨图：国土的地图。委：交付。⑩效：献出。玺（xǐ喜）：这里指国君的印章。请：请命，指请求大国发落。按：“请”后原有“兵”字，是衍文，故删（依俞樾《诸子评议》说）。

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①，失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必有实②，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③，而伐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④；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⑤。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⑥。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⑦，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增缴之说而侥幸其后⑧？故破国亡主，以听言

①失天下：指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②救小必有实：原作“救小未必有实”，今参俞樾《诸子评议》说，删“未”字。③存：使小国保存。④士：通“仕”。⑤重：权势。⑥私家：指权门豪族。⑦听说：听信游说之辞。⑧增缴（zēng zhuó增浊）之说：比喻纵横家用来猎取功名富贵的虚言浮辞。增缴，一种带有丝绳的短箭。用增缴射鸟，射中，可顺线收回鸟；不中，可收回箭。

谈者之浮说①。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②。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③。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

鄙谚曰④：“长袖善舞，多钱善贾⑤。”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⑥。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⑦；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⑧，期年而举⑨；卫离魏为衡⑩，

①以，因为。 ②诛罚不必其后，在事败之后不坚决执行刑罚。不必其后，是“不必于其后”的省略。 ③有：取得。 ④鄙谚：民间谚语。 ⑤贾（gǔ古）：做生意。 ⑥工：通“功”，成功。 ⑦希：通“稀”，很少。 ⑧周去秦为从：据《史记·周本纪》载，西周君赧（nǎn南上声）王本来依附秦国，公元前256年，周赧王害怕秦国消灭他，背离了秦国参加了赵、魏、楚对秦的战争，结果被秦昭王打败，只得献地投降。去，背离。 ⑨期（jī基）年：一周年。举：拔，攻陷。这里是被动用法。 ⑩卫离魏为衡：卫国原来亲附魏国，后来背离魏国同秦国连横，公元前251年被魏国消灭。

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①，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攻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②，而使强敌裁其弊也^③，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④，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外而政乱于内，则亡不可振也^⑤。

民之政计^⑥，皆就安利如辟危穷^⑦。今为之攻战^⑧，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⑨，家困而上弗论^⑩，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⑪，解舍完则远战，

①致其民死：使其民致死，让他的百姓拚死命直至牺牲。 ②顿：困顿，劳困。 ③裁其弊：乘其疲惫而加以制裁。弊，疲困。 ④道：以……为途径，实行。 ⑤振：挽救。 ⑥政计：通常的打算。政，通“正”。 ⑦就：接近，趋向。如：而。辟：躲避。这一意义后来写作“避”。穷：困苦。 ⑧为：使。 ⑨汗马之劳：指战争的劳苦。汗马：使马奔驰出汗，形容苦战。 ⑩弗论：不议及，不过问。 ⑪完解舍：指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完，备，具备。解舍，指解除、免去赋税兵役，这是当时常语。

远战则安。行货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①，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②。

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③。今世近习之请行^④，则官爵可买；官爵可买，则商工不卑也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⑤，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⑥。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⑦，盛容服而饰辩说^⑧，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⑨。其言谈者，为设诈称^⑩，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

① 袭：依附。当涂者：当权者，指权臣。涂，道路。这一意义后来写作“途”。求得：指要求得到满足。② 公民：指为君主服务的人。私人：指为权臣服务的人。③ 以：因为。趣：通“趋”。本务：根本的事务，指农业。末作：下贱的行业，指工商。④ 近习：指君主左右亲近的人。请：请托。⑤ 奸财货贾：指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⑥ 耿介之士：光明正直的人。⑦ 籍：通“藉”，凭借。⑧ 盛：极其讲究。⑨ 贰：使……不专一，惑乱，动摇。⑩ 为设：虚构事实。为，通“伪”。诈称：说谎弄假。

名，而犯五官之禁^①。其患御者^②，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③，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④，聚弗靡之财^⑤，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⑥。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上古时代，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经受不住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来，用树枝搭成象鸟巢一样的住处来避免各种禽兽的侵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吃野生的瓜果和河里的蚌蛤，有腥臊难闻的气味而伤害肠胃，人民生病的很多。有位圣人出来，钻木取火，把食物烧熟以去掉腥臊气味，人民爱戴他，让他统治天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闹洪水，鲧和禹疏通河道。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昏乱，商汤和周

①五官之禁：泛指国家的禁令。五官，指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②患御者：指逃避兵役的人。

③谒：请托。④苦窳(yǔ雨)：粗劣。⑤弗靡：不细好。靡，细好。财：财物，多指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

⑥侔：通“牟”，谋取。

武王就起兵讨伐。如果在夏朝的时代还有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一定会被鲧、禹所嗤笑；在殷、周时代还有把疏通河道当作紧急之务的，一定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嗤笑。那么，如果当今还有人称赞尧、舜、禹、汤、武那一套办法，也一定要被当代的圣人所嗤笑了。所以，圣人不向往久远的古代，不效法恒久不变的常规，要研究当代的社会情况，并据此为它制定应备的措施。宋国有个农夫，他的田里有个树桩子，他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桩子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他便放下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兔子当然不可能再得到了，而他自己却被宋国人所嗤笑。现在如果有谁要用先王的政治措施，治理当今的人民，就都跟守株待兔的人一样可笑。

古时候男人不种地，是因为草木的果实足够吃；妇女不织布，是因为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不用花费力气生活资料就很充足，人民少而财物有余，所以人民不争夺。不必施行厚赏，也不使用重罚，人民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祖父没死就有二十五个孙子。人民增多而财物缺少，用力勤苦而供养微薄，所以人民互相争夺，即使加倍地奖赏和屡次地惩罚，也免不了纷乱。

尧统治天下的时候，茅草苫的屋顶不加修剪，柞木做的椽子不加砍削；吃的是粗米饭，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小鹿皮，夏天穿着葛布衣；现在即使是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民众干活，累得大腿肌肉消瘦，小腿汗毛磨光，即使是奴隶的劳动，也不会比这更辛苦了。由此说来，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那不过是摆脱看门人那样的供养，并且躲离奴隶般的劳苦，所以古代把天下传给别人不值得称赞。当今的县令，一旦死去，他的子孙可以世代代套马乘车，所以人们看重县令的职位，因此人们对于让位这件事，能够轻易地辞掉古代的天子职位，却难以舍弃今天的县令职位。这是因为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同啊。住在山上到深谷去打水的人们，节日里用水作礼物互相赠送；住在窪地苦于水涝的人们，却要雇人挖渠排水。所以荒年的春天，对自己的幼弟也不能管饭；丰年的秋天，对疏远的过客也一定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是因为收成多少的实际情况不同啊。因此古人看轻财物，并不是仁慈，而是因为财物多；今人发生争夺，并不是贪吝，而是因为财物少。轻易地辞掉天子职位，不是什么品德高尚，而是因为古代权位太轻；争夺官职和依附权贵，不是什么品德

卑下，而是因为当今权势太重。因此圣人研究社会财富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来制定他的政令。刑罚轻不算是仁慈，责罚严不算是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所以国家应做的事情取决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应备的措施要跟所做的事情相适应。

古时候周文王处于丰、镐一带，土地不过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使西戎归服，后来便统治了天下。徐偃王处于汉水以东的地方，土地有五百里见方，他施行仁义，有三十六个国家向他割地朝贡。楚王害怕徐国会危害自己，起兵讨伐徐国，就把它消灭了。文王施行仁义便统治了天下，偃王施行仁义却灭掉了自己的国家，这说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时代不同了，社会情况也就跟着变化。当舜统治天下的时候，苗人不服，禹要去讨伐。舜说：“不行。我们推崇德教还不够深就使用武力，这不是治国的方法。”于是就一连三年进行德教感化，让人民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苗人便降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兵器短的容易被敌人杀伤，铠甲不坚固的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这说明用盾和斧来感化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当今。所以说：情况变了，采取的措施就要跟着改变。上古时期在道义上竞争，中古时期在智谋上角逐，当

今则在力量上较量。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人。齐国人说：“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我们所要的是上地，而不是你所说的这一套空话。”于是就发兵攻打鲁国，一直打到离鲁国都城城门十里的地方。所以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被灭亡，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被削割。由此说来，仁义和机智善辩，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办法。如果抛弃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辩智，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那么齐国、楚国的野心就不能在徐、鲁两国得逞了。

古今的社会情况不同，新旧时代的政治措施也不一样。如果想用宽容和缓的仁政，来治理处在急剧变动时代的百姓，就好象没有缰绳和马鞭去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明智所带来的祸害。现在儒家、墨家都称赞先王爱天下的一切人，对待百姓就象父母疼爱子女一样。根据什么来说明先王是这样的呢？他们说：“司寇行刑罚的时候，君主为此而停止奏乐；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消息后，君主为此而流下了眼泪”。这就是他们所引证的先王兼爱的事例。如果认为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的关系一样，天下就能治理得好，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来推论，天下就应当没有不和睦的父子了。当然人们的感情莫过于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然而尽管父母都疼爱子

女，家庭也未必和睦，即使爱得很深，怎么就能保证不发生冲突呢？先王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疼爱子女，子女也不一定不背弃父母，那么百姓怎么就一定能治理得好呢？再说司寇按照法令执行刑罚，君主为此而流下眼泪，这不过是以以此来表现君主的仁爱罢了，并不是把它作为治国的方法。流眼泪而不想用刑，这是君主的仁爱；然而却不能不用刑，这是国家的大法。先王还是要执行法令，不听凭自己的感情而废刑，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国，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况且百姓本来就屈服于权势，很少能被仁义感化。仲尼，是天下人所说的圣人了，他修养身心、宣扬儒道去周游列国，可是天下爱好他的仁、称赞他的义，并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这是因为看重仁的人很少，能够做到义是很难的啊。所以天下那么大，愿意为他奔走效劳的门徒只有七十人，而真正实行仁义的仅有仲尼一人。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坐在朝廷里统治着鲁国，国内的百姓没有敢不服从的。百姓总是屈服于权势，权势的确也容易使人服从，所以仲尼反倒做了臣子，而鲁哀公反倒做了君主。仲尼并不是爱慕鲁哀公的仁义，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所以就仁义来说，仲尼不会臣服于鲁哀公，然而凭借着权势，鲁

哀公就可以让仲尼俯首称臣。现在的儒者游说君主，不是让君主凭借必能胜人的权势，而是让君主致力于行仁义，说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这是要求君主必须做到象仲尼那样，要求天下的普通百姓都象仲尼的门徒那样，这种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现在有一个不成材的孩子，父母对他发脾气，他不加悔改；乡人训斥他，他无动于衷；教师教诲他，他不肯改变。把父母的慈爱、乡人的品德、教师的智慧这三样美好的东西，一起加到他身上，然而他始终不被触动，丝毫也不改变。直到地方官吏拿着官府的武器，执行国家的法令，搜捕坏人的时候，这才感到害怕，改变了坏品德，改正了坏行为。所以父母的慈爱还不能够教育好子女，必须要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罚，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骄纵，见到威势就屈从的缘故。因此十仞高的城墙，即使善于攀越的楼季也不能越过，因为它太陡峭了；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容易放牧，因为它坡度平缓。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立法严峻，用刑严格。一丈左右的布帛，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熔化着的百镒黄金，即使是盗跖也不敢去拿。不一定会受害时，一丈左右的布帛也不肯丢掉；一定会烧伤手时，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取。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坚决执行他的刑罚。施行奖

赏应该优厚而且要说到做到，使人们认为有所贪图；施行惩罚应该严厉而且要坚决执行，使人们畏惧。法令最好是统一而固定，使人民都知道。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执行刑罚不会有赦免，用荣誉辅助奖赏不足，执行刑罚的同时随即加他恶名，那么，德才好的和德才不好的人就都会为国家尽力了。

现在却不是这样。因为他 有功劳给他爵位，却鄙视他做官；因为他努力耕作给他奖赏，却轻视他经营家业；因为他不愿意被录用而疏远他，却推崇他轻视世俗名利；因为他触犯禁令而责罚他，却赞美他有勇敢精神。谴责和赞扬、奖赏和惩罚在执行过程中，互相矛盾，所以法律禁令遭到破坏，而百姓越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若是自己的兄弟遭到侵犯，就必定帮助他回击，被称作“廉”，如果知心朋友受到侮辱，就随朋友一同报仇，被称作“贞”。

“廉”、“贞”的风气形成了，君主的法令就会遭到破坏。君主推崇“贞”、“廉”的品德，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行，所以百姓敢于逞勇犯禁，而官吏不能制止了。不从事农耕就有吃有穿，却说他 有本事；不作战立功就获得官爵，却说他 有才能。

“贤”、“能”的风气形成了，国家的兵力就会削弱，土地就会荒芜。君主赞赏“贤”、“能”的品德，却忽视兵弱地荒的祸害，那么，谋私利的行为

就会得逞，而国家的利益就会荡然无存。

儒家利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然而君主对他们都以礼相待，这是造成国家混乱的原因。触犯法治的本该治罪，而那些儒生们却凭着懂得文献经典得到任用；违犯禁令的本该惩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因此，法治所反对的，正是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正是权贵们所豢养的。法治所反对的和君主所任用的，官吏所惩罚的和权贵所豢养的，四种情况互相矛盾，而没有固定的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对行仁义的人不应该称赞，称赞他们就会危害耕战；对搞文学的人不应该任用，任用他们就会扰乱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去向官吏报告。令尹说：“杀掉直躬！”认为他对君主虽然忠心但对父亲却是不孝，因而把他判决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竟是父亲的不孝之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上阵三次败逃。仲尼问他逃跑的缘故，他回答说：“有个年迈的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养活他了。”仲尼认为他很孝，便推举他让他做了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竟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人向上报告让君主知道了；仲尼奖励了逃兵，鲁国人就

更容易投降和逃跑了。君主的利益和臣民的利益，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既称赞个人谋私利的行为，又想谋求得到国家的利益，是一定不会有希望的。

古代苍颉造字的时候，他把为自己盘算的叫做私，把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私的相对立，是苍颉早已知道的。现在却认为公私利益相同，是没有明察造成的祸患。那么为个人打算，没有比修养品德、学习文学的办法更好了。品德修养好了就可以被君主信任，被君主信任就可以获得官职，文学学习好了就可以成为明师，成为明师就可以显贵荣耀。这是个人最美满的事了。但是没有功劳却获得官职，没有爵位却显贵荣耀，如此治理政事，国家就一定会混乱，君主的地位也一定会面临危险。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的受奖赏，却又重视仁慈的品德；攻克敌城的受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用坚甲砺兵的办法来防备战祸，却又赞美宽袍大袖的服饰；富国靠农民，御敌靠士卒，却又尊崇研究经典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却去豢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象这样做，想求得国家的太平和强盛是不可能的。国家太平时收养儒生和游侠，战争到来时却要用甲士，国家给予利益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人，国家所要用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利益。所以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

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一天一天地多起来。

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指的是忠贞诚信的行为；所说的智，指的是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深奥玄妙的言辞，就是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现在为民众制定法令，竟使用连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那么百姓就没法懂得它。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不会去追求精美的饭食；连粗布短衣都穿得破损不全的人，不会去渴望有刺绣的华丽服装。治理国家大事，如果急切的事情还没有办好，那么可以从缓的事情就不必忙着去办。现在用来治国的政治措施，那些民间习以为常的事理，或是普通男女都明白易知的道理都一概不用，却去好慕智慧极高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这种作法跟正确的治国之道是违反的。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不是百姓所需要的。至于尊崇忠贞诚信的行为，就必然尊重诚实不欺的人，其实诚实不欺的人，也没有使人不搞欺骗的办法。平民百姓相互交往，没有富厚的钱财可以互相利用，也没有权势可以互相威胁，所以才寻求诚实不欺的人。现在君主处于统治别人的地位，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握掌着重赏严罚的大权，可以处理好用术所洞察到的问题，即使有田常、子罕一类的臣子，也不敢进行欺骗，为什么要期待诚实不欺的人呢？当今忠贞诚信的人很少，而国内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

计，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诚信的人，那么忠贞诚信的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人数不能满足官职的需要，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人就很少，而会把政事搞乱的人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国之道，在于专一地用法而不追求用智，坚定地用术而不崇尚诚信，这样法治不会败坏，而群臣也不会有奸诈的行为了。

现在君主对于言谈，总是喜欢巧言善辩而不追究它是否正确；用人做事，只是欣赏他的虚名而不责求他的功效。所以天下的人们，那些擅长言谈的都致力于巧言善辩却不切合于实用，所以导至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可是国家的政局仍不能免于混乱。那些所谓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人，竞相标榜清高，却跟国家提倡的耕战之事背道而驰，所以真正有才能的人便隐居深山，归还君主的俸禄而不愿意接受，致使国家的兵力免不了削弱。国家的兵力不能免于削弱，国家的政治不能免于混乱，这种局面造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人们所称赞的，君主所尊崇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治国的问题，收藏商鞅、管仲关于法令著述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却越来越穷，这是因为空谈农耕的人多，而真正种地的人少；国内的百姓都在谈论军事的问题，收藏孙子、吴起兵书的人几乎每家都有，可是国家的

兵力却越来越弱，这是因为空谈打仗的人多，而真正披甲上阵的人少。所以英明的君主要使用民力进行耕战，不听信他们空谈；要奖赏耕战的功劳，坚决制止对国家无用的活动。这样百姓就会竭尽死力来报效君主。耕地用力是很劳苦的，可是百姓中从事农耕的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富足起来；打仗的事情是很危险的，可是百姓中参军打仗的人都愿意干，他们说：可以由此获得显贵。现在研究文学，熟悉言谈，没有农耕的劳苦却享有富足的实惠，没有征战的危险却获得显贵的尊位，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许多人去从事智辩活动，极少的人从事耕战。从事智辩的人多了，法治就会败坏；从事耕战的人多了，国家就会贫穷。这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所以英明君主的国家，摒弃古代的经典，而以法令做教材；禁绝先王的言论，而以官吏为教师；制止游侠刺客的凶悍活动，而把杀敌立功视为勇敢。所以国内的百姓，那些擅长言谈的人一定要遵循法令讲话，从事劳动的人让他们都回到农业生产中去，逞勇的人让他们全部到军队中去服务。这样太平时期国家十分富足，战争时期兵力也很强盛，这就是统一天下的资本。既积蓄了统一天下的资本，又能利用敌国的弱点，那么超过五帝赶上三

王，一定得采用这一种办法。

现在却不是这样，儒生和游侠在国内胡作非为，纵横家在国外造成自己的声势。他们内外一同作恶，在这种情况下去对付强大的敌人，不是很危险吗？群臣中谈论外交事务的大臣，不是参与了合纵或连横的一党，就是对某国怀有报仇的私心，想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报复。合纵，就是联合许多弱小的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国；而连横，就是事奉一个强国去攻打许多弱小的国家。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现在那些主张连横的大臣们都说：“不事奉大国，遇强敌就要遭殃。”事奉大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献出本国的地图，呈上国君的印玺而俯首请命。献图割地，国土就会缩小，呈上印玺，君主的声望就会降低。国土缩小国家就削弱了，君主的声望降低政治就要混乱了。事奉大国参与连横，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搞乱了政治。那些主张合纵的大臣们都说：“不去援救小国而打击大国，就会失去天下各诸侯国的信任，失去天下各国的信任，国家就危险，君主的地位就降低了。”援救小国一定要有实际行动，那就得起兵对抗大国。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小国保存下来，而对抗大国未必没有疏失，有疏失就会被大国制服。出兵作战军队就会吃败仗，退军防守

城池就会被攻破。援救小国参与合纵，还没有看到它的利益，却已丧失了国土，让军队吃了败仗。所以，事奉强国，就会让搞连横的人借助国外的势力在国内捞取官职；援救小国，就会让搞合纵的人借助国内的权势在国外得到好处。国家没得到丝毫利益，而那些搞连横、合纵的人却把封地和厚禄捞到手了；君主的地位低下了，而臣子们的地位却高了；国家的土地被割割了，而那些权门豪族却富足了。事情成功了，那些人就靠猎取的权势长期受到重用；事情失败了，那些人就靠获得的财富退职闲居。君主听信了纵横家的游说，事情还没办成就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事情失败了而不予以惩罚，那么，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花言巧语谋取爵禄，而希望在事败之后能侥幸地免祸呢？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虚言浮辞所造成的。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和私的利益，辨别不清正确与错误的言论，并在纵横家事败之后没有坚决执行刑罚。纵横家们都说：“进行外交活动，收效大的可以称王天下，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本国安定。”所谓称王天下，是说能进攻别的国家，保证本国安定，是说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强盛，就能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安定，就不可能被别国攻破。国家

的安定和强盛不能求助于外交活动，只能从搞好内政中去取得。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却在外交活动上花费脑筋，那是达不到国家的安定强盛的目的的。

民间有句谚语：“衣袖长便于跳舞，本钱多好做买卖。”这是说条件多事情就容易取得成功。所以如果国家安定强盛，就容易为他出主意；国家衰弱混乱，就很难替他想办法。所以为秦国出计谋，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为燕国出计谋，即使改变一次也很少成功。这不是说替秦国出计谋的人一定聪明，替燕国出计谋的人一定愚蠢，而是因为两国“治”和“乱”的条件不同。所以周背离秦国搞合纵，只一年工夫就被秦国攻陷了；卫背离魏国搞连横，半年工夫就被魏国灭亡。这就是说西周是由于合纵而毁灭，卫国是由于连横而覆亡。假使周、卫两国不急于实施合纵和连横的计划，而将他们国内的政治严加整顿，彰明法律禁令，坚定地实行赏罚，充分利用地力来增加积累，让他们的百姓拼死坚守城池，天下各国即使夺得了他们的土地也只能捞得不多的好处，而进攻他们却会伤亡很大，那么，就是拥有万辆兵车的强国也不敢在这样的坚城之下把自己拖垮，而让别的强敌趁着自己的疲惫来整治自己，只有这才是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

法。丢掉使国家绝对不会灭亡的方法，而去干势必亡国的事情，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错误。在外交上无计可施，在内政上造成政治的混乱，那么国家的灭亡便不可挽救了。

人们的通常的打算，都是追求安全和利益而避开危险和困苦。现在让他们去作战，前进就会被敌人杀死，后退又要受军法的惩处，那他可够危险的。抛弃了个人的家事，坚决去承受作战的劳苦，家庭有困难上面也不过问，那他家可够困苦的。面临困苦和危险的处境，百姓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们就去事奉私门贵族，这样就具备了免除兵役的条件，免除兵役的条件具备了就可以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就可以保证安全。用钱财进行贿赂并去投靠当权者，就可以使自己要求得到满足，要求得到满足了，就能保证自身安全。保证自身安全是明摆在那里的利益，怎能不追求呢？这样，为君主服务的就少了，而为权臣服务的人就多了。

英明君主治理国家的政策，总是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闲的人尽量减少，而且使他们名位卑贱，因为从事农耕的人太少而经营工商业的太多了。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请托的风气很盛行，这样官爵就可以买到；官爵可以买，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卑贱了。投机捣把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

上通行，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奸商搜刮到的财富超过农民收入的几倍，获得的尊位又超过从事耕战的人，这样光明正直的人就会减少，而从事工商的人就会增多。

所以造成国家混乱的社会风气是：那些学者，称颂先王之道借重仁义进行说教，讲究仪表服饰而又修饰言辞，用来扰乱当代的法治，惑乱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虚构事实说谎弄假，借助于别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私利，却把国家的利益抛在一边。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用来显扬他们的名声，而违犯国家的禁令。那些逃兵役的人，聚集在权臣贵族门下，大行贿赂，依仗权贵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的器物，聚集一些不细不好的布帛米粟等生活必需品，囤积起来待机出售，来谋取农民的利益。这五种人，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象蛀虫一样的人，不收养光明正大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残破覆亡的国家，地削国灭的朝廷，也是不足为怪的了。

定 法

定法，指确立法度。

本篇是韩非总结前期法家变法经验教训的重要文章。文中运用问者提问应者答复的方式，明白透彻地分析了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术的利弊得失，指出“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阐明法与术的重要性及法术并用的必要性。这是对前期法家法治理论的重要发展。

文中运用贴切通俗的比喻，阐述抽象的道理，层次分明，步步深入，有理有据，说服力很强，是一篇很好的论说文。

问者曰①：“申不害②、公孙鞅③，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国？”

应之曰：“是不可程也④。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谓之衣食孰急于人，则是不可一无也，皆养生之具也⑤。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术者，因任而授官⑥，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⑦。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⑧，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⑨，而罚加乎奸令者也⑩。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⑪，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问者曰：“徒术而无法⑫，徒法而无术，其不可何哉？”

对曰：“申不害，韩昭侯之佐也⑬。韩

①问者：作者假设发问的人。②申不害：郑国人，战国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曾任韩昭侯相，辅佐昭侯变法，使韩国富兵强。③公孙鞅：即商鞅。④程：比较。⑤具：指具备的东西。⑥任：承担事物的能力。⑦课：考察。⑧著：编写。这里是制定的意思。⑨慎法：指谨守法令的人。⑩奸（gān甘）令：指破坏法令的人。奸，通“干”，干扰。⑪弊：通“蔽”，蒙蔽，欺骗。⑫徒：唯独。⑬韩昭侯，战国中期韩国国君，他曾推行了一些法治措施。

者，晋之别国也①。晋之故法未息②，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③，而后君之令又下④。申不害不擅其法⑤，不一其宪令，则奸多⑥。故利在故法前令则道之⑦，利在新法后令则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后相勃⑧，则申不害虽十使昭侯用术⑨，而奸臣犹有所谲其辞矣⑩。故托万乘之劲韩⑪，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⑫，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⑬。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⑭，连什伍而同其罪⑮，赏厚而信，刑重

①晋之别国：从晋国分出来的国家。韩、赵、魏三家原都是晋国大夫，公元前403年，他们推翻晋君，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历史上称为“三家分晋”。别，分支。②故法：旧法。指晋国的法律制度。③先君：前代君主。这里指晋君。④后君：指韩国君主。⑤擅（shàn善），专一。

⑥奸：邪恶。这里指邪恶的事情。⑦道：从。这里指照办。⑧勃：通“悖（bèi背）”，违背，矛盾。⑨十：十次。这里并非实指，只是形容次数多。⑩谲（jué决）：诡辩。⑪万乘（shèng胜）：万辆兵车。这里形容兵力强盛。劲：强盛。⑫十七年：据《史记·韩世家》记载，申不害在韩国任相十五年，比韩非的说法少二年。⑬勤饰：尽力修治。饰，通“饬（chì赤）”，修治，整顿。⑭坐：定罪。这里指商鞅制定的连坐法。⑮连什伍：商鞅新法的户籍制度，是五家编为伍，十家编为什，使民众互相监督。什伍之中，一家有罪，其他人家必须告发，否则也连带有罪，叫做“连坐”。

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①，逐敌危而不却，故其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②，惠王即位^③，秦法未败也，而张仪以秦殉韩、魏^④。惠王死，武王即位^⑤，甘茂以秦殉周^⑥。武王死，昭襄王即位^⑦，穰侯越韩、魏而东攻齐^⑧，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⑨，乃城其陶邑之封^⑩。应侯攻韩八年^⑪，

①用力：肯出力气，指努力耕作。 ②孝公：即秦孝公，曾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使秦国逐渐富强起来。 ③惠王：即秦惠文王。 ④张仪：战国时魏国人，纵横家代表人物，从事连横活动，秦惠王时任秦相。以秦殉韩、魏：据《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张仪列传》等史书记载，秦惠文王时，张仪用秦国的兵力迫使魏国献出土地，被任为秦相。后来又游说韩国依附秦国，被封为武信君。殉，为……而牺牲。 ⑤武王：即秦武王。 ⑥甘茂：战国时楚国人，秦武王时任左丞相，公元前308年曾率兵攻打韩国宜阳，通过三川（黄河、洛水、伊水）进入东周，消耗了秦国的力量。 ⑦昭襄王：即秦昭王。 ⑧穰（ráng）侯：即魏冉，秦昭王时任相。因封在穰地（今河南邓县），所以称穰侯。 ⑨尺土之地：此句土、地二字语意重复，“土”字疑为“寸”字之误。 ⑩城其陶邑之封：在陶邑封地筑城。城，城邑，这里用作动词，筑城。陶邑，即定陶，在今山东定陶县北。公元前284年，燕、秦等五国联合攻齐，秦占领定陶，魏冉把它据为自己的封地。 ⑪应侯：即范雎（jū），战国时魏国人，后入秦，秦昭王时任相，封于应地（今河南宝丰县西南），所以称应侯。

成其汝南之封^①。自是以来，诸用秦者^②，皆应、穰之类也。故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奸也。商君虽十饰其法，人臣反用其资^③。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问者曰：“主用申子之术，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

对曰：“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也。申子言：‘治不逾官^④，虽知弗言’。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也^⑤。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听，故听莫聪焉^⑥。今知而弗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⑦？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⑨，斩二

①成其汝南之封：扩大了汝南的封地。成，完成，引申为巩固，扩大。汝南，汝水之南，即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

②用秦者：用于秦者，即被秦国任用的大臣。③资：资本。这里指变法成果。下文“资”指国家实力。④逾：超越。⑤谓，说。这里指告发。⑥聪：听觉灵敏，听得清楚。⑦假借，借助。⑧首：首级，这里指甲首，即斩下的敌方甲士的头。爵（jué决），爵位，这里用作动词，赏给爵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秦的爵位分十二级。⑨石：古代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五十石之官，指年俸为五十石粮食的官。

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①。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②。夫匠者手巧也，而医者齐药也③，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④。今治官者⑤，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⑥。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故曰：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

有人问：“申不害、商鞅，这两家的学说哪个对治理国家最急需呢？”

回答说：“这两家学说是不能这样比较的。人如果不吃饭，十天就要饿死；寒气最盛的时节，若是不穿衣服也要冻死，如果要问穿衣和吃饭哪一样对人们最急需，应该说这两样缺一不可，都是维持生命必须具备的东西。现在申不害主张术，而商鞅实行法，所谓术，就是根据承担事物的能

①迁：提升。 ②已：止。这里指疾病痊愈。 ③齐药：配药。齐，通“剂”。 ④当（dàng荡）：相称。 ⑤治官：为官，担任官职。 ⑥加：施加，施行。这里当“做”讲。

力授给适合的职务，依照职务名义要求他们作出相应的业绩，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实际能力。这些是君主应该亲自掌管的。所谓法，就是法令由官府制定，刑罚在人民的心里扎根，对守法的人给予赏赐，对犯法的人加以惩罚。这些是官吏应该坚决照办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官吏没有法，就会在下面胡作非为，这两样缺一不可，都是帝王治理国家的必备条件。”

有人问：“只用术而不用法，或者只用法而不用术，为什么那是不可以的呢？”

回答说：“申不害是辅佐韩昭侯的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一个国家。晋国的旧法还没有废除，韩国又制定了新法，前代国君的政令还没有收回，后代君主又颁布了新的政令。由于申不害不专一推行新法，不统一全国的政令，违犯法令的事情就多起来了。所以奸邪之臣认为旧法前令对他们有利就按照旧法前令办事，认为新法后令对他们有利就按照新法后令行事。他们趁着新法与旧法相互矛盾、前令与后令相互违背而从中得利，那么申不害即使多次使韩昭侯运用术，可是奸邪之臣还是有办法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强盛的韩国，历经十七年之久，也还是没有完成称王称霸的大业。这就是君主在上面运用术，而官府却没有尽力修治

法令所造成的祸患啊。商鞅治理秦国，建立检举和连坐制度，以求考察犯罪的真实情况，使居民在什伍之中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其他九家如不告发也连同治罪，对有功的人实行丰厚奖赏，而且说到做到，对犯法的人施以重刑，而且坚定不移，因此秦国的百姓努力务农，即使劳累了也不休息，战场上追击敌人，即使有生命危险也不退却，所以秦国国富兵强。然而不运用术去洞察奸邪，那只能拿秦国的富强帮助谋私利的官吏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去世，秦惠王继承王位以后，秦国的法治仍没有被废止，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韩、魏的事件上以谋取个人的爵禄。等到秦惠王死后，秦武王继承王位，甘茂为谋取私利也曾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的交战上。秦武王死后，秦昭王继承王位，穰侯魏冉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战争，秦国没有增加一寸土地，可他却趁机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封地陶邑。应侯范雎攻打韩国，经过八年，巩固和扩大了他的汝南封地。从此以后，秦国任用的许多大臣，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的地位就尊贵起来；扩大了疆土，私人的封地就建立起来；这是君主没有运用术去洞察奸邪的缘故。商鞅虽然多次修治法令使秦国国富兵强，而大臣反倒利用变法成果谋取了私利。

所以凭借着秦国强盛的国力，几十年还没有完成称帝的大业，这是官府虽然尽力修治法令，而君主却没有在上面运用术所造成的弊病。”

有人问：“君主运用申不害的术，官府执行商鞅的法，可不可以呢？”

回答说：“申不害在术这方面还不完善，商鞅在法这方面也不完善。申不害说：‘官吏处理政事不能超越本职权限，本职以外的事即使知道也不能讲’。处理政事不超越本职权限，把它叫做恪守本职还算可以；但是，本职以外的事情知道了也不说，这就是明知道别人有过错也不去告发了。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察看，就没有谁能比他看得更明白；用全国人的耳朵去探听，便没有谁能比他听得更清楚。如果官吏知道情况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去了解情况呢？商鞅的法规定：‘杀死一个敌人的，赏给一级爵位，想要做官，就做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的，赏给二级爵，想要做官，就做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与杀敌立功的大小相符。假设有这样的法令：‘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或工匠。’那么房子就会盖不成，有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手艺的，医生是会配药的，让杀敌有功的人去从事这种工作，是同他们的才能不相称的。担任官职的人，应是有智慧和才

能的；杀敌有功的人，是靠勇气和力量去拼的。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去拼的人担任管理政事的官吏，这就同让杀敌有功的人去当医生或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和商鞅这两个人在法与术方面都是不完善的。”

难 势

难（nàn南去声），是辩驳；势，指君主的权力和地位。难势，是围绕前期法家慎到的势治学说展开的辩驳。

文中肯定慎到的势治学说，强调势位的重要性，驳斥儒家“待贤乃治”的观点，指出势治与贤治是两种对立的治国原则，提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著名论断，认为君主只有在坚守法治的前提下运用权势，才能治理好国家。这是对前期法家学说的重要发展。

作者多处运用通俗的比喻，说明深奥抽象的道理，新鲜活泼，富有哲理，明白易懂，很有说服力。

慎子曰①：飞龙乘云，腾蛇游雾②，云罢雾霁③，而龙蛇与蝼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贤人而诎于不肖者④，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⑤，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⑥。夫弩弱而矢高者⑦，激于风也⑧；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⑨，至于南面而王天下⑩，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应慎子曰⑪：飞龙乘云，腾蛇游雾，吾不

①慎子：即慎到，赵国人，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曾在齐国稷下讲过学。他的著作收在《慎子》一书中。据《史记》记载，慎子有十二论，《汉书》记载说有四十二篇，现在只存七篇。②腾蛇：古代传说中一种能飞的蛇。③罢：停止。这里是消散的意思。霁（jì）：云雾消散。④贤人：德才高的人。这里指被儒家称赞的象尧、舜一类的人。诎（qū）：通“屈”，屈服。不肖：不贤，指德才不好。⑤匹夫：平民。⑥恃（shì）：依靠。⑦弩（nǔ）：古代一种用机械力量发射箭的弓。⑧激：冲击。这里有推动的意思。⑨隶属：从属。这里指从属的地位，即卑下的地位。⑩南面：古代帝王临朝听政时都是坐北朝南，以面向南坐为尊。这里指处在君王的位置。王（wáng）：动词，为王，引申为统治的意思。⑪应：答复。这里有责难的意思。

以龙蛇为不托于云雾之势也^①。虽然，夫释贤而专任势^②，足以为治乎？则吾未得见也。夫有云雾之势而能乘游之者，龙蛇之材美也^③；今云盛而蚓弗能乘也，雾浓而蚁不能游也^④，夫有盛云浓雾之势而不能乘游者，蚓、蚁之材薄也^⑤。今桀、纣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为之云雾，而天下不免乎大乱者，桀、纣之材薄也。

且其人以尧之势以治天下也^⑥，其势何以异桀之势也，乱天下者也。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之也。贤者用之则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人之情性^⑦，贤者寡而不肖者众，而以威势之利济乱世之不肖人^⑧，则是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故《周书》曰^⑨：“毋为虎傅翼^⑩，将飞

①托：依靠。 ②释：抛弃。任：使用。 ③材：资质。

④浓：通“浓”，厚。 ⑤薄：微小。这里有低下的意思。 ⑥其人：那个人，指慎到。 ⑦情性：指人先天具有的本质。 ⑧利：指有利条件。济：利用。 ⑨《周书》：即《逸周书》。下面引文出自本书《寤傲(wājing务井)》篇。 ⑩傅翼：增添翅膀。傅，通“附”，附着。

入邑^①，择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于势，是为虎傅翼也。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②，为炮烙以伤民性^③，桀、纣得成肆行者^④，南面之威为之翼也。使桀、纣为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⑤。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未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夫良马固车，使臧获御之则为人笑^⑥，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⑦。车马非异也，或至乎千里，或为人笑，则巧拙相去远矣。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⑧，以刑罚为

①邑(yì义)：这里泛指城市。②台：一种用土筑成的正方形建筑物，高一丈以上，上面可以有屋，也可以无屋，用以观望或游乐。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殷纣王筑鹿台，用以积聚财物和游乐。深池：指酒池。据《史记·殷本纪》和《新序·刺奢》记载，夏桀、殷纣造酒池，穷奢极欲。③炮烙(páo luò袍洛)：本作“炮格”，殷纣时所设的一种酷刑。这种刑罚是在铜格上涂油脂，下面用炭火烧，让罪人在格上烤死。④肆行：放纵的行为。指前面说的“尽民力”、“伤民性”事。⑤未始：不曾，没有。⑥臧获：奴婢。⑦王良：春秋时晋国人，以善于驾车著名。取：通“趋”，快速奔跑。⑧辔(pèi配)：马缰绳。

鞭策^①，使尧、舜御之则天下治，桀、纣御之则天下乱，则贤不肖相去远矣。夫欲追速致远^②，不知任王良；欲进利除害，不知任贤能：此则不知类之患也^③。夫尧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复应之曰^④：其人以势为足恃以治官^⑤。客曰^⑥“必待贤乃治”，则不然矣。夫势者，名一而变无数者也。势必于自然^⑦，则无为言于势矣。吾所为言势者，言人之所设也。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亦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故曰：“势治者则不可乱，而势乱者则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若吾所言，谓人之所得设也而已矣，贤何事焉^⑧？何以

①鞭策：马鞭。 ②追速致远：车马跑得快，行得远。 ③类：类比，同类相推。 ④之：他，指前面责难慎到的人。 ⑤其人：指慎到。治官：治理政事。 ⑥客：指责难慎到的那个人。 ⑦必于自然：由客观存在决定。 ⑧贤：贤人。事：做。

明其然也？客曰①：“人有鬻矛与盾者②，誉其盾之坚③，‘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

‘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④。夫贤之为道不可禁⑤，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

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⑥，是比肩随踵而生也⑦。世之治者不绝于中⑧，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

①客：韩非假设的某个人。②鬻（yù）：卖。矛：古代用以直刺的长柄兵器。盾：古代用以抵挡刀箭防护身体的兵器。③誉：夸耀。④名：概念。这里指判断。⑤贤：指贤治。道：道理，办法。⑥世：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千世”形容时间很长。⑦比肩随踵：肩挨肩脚跟脚。⑧中：指中等才能的人。

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驥、緝而分驰也①，相去亦远矣。夫弃隐括之法②，去度量之数③，使奚仲为车④，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劝⑤，刑罚之威，释势委法⑥，尧、舜户说而人辨之⑦，不能治三家。夫势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贤”，则亦不然矣。

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⑧，饿者不活；今待尧、舜之贤乃治当世之民，是犹待梁肉而救饿之说也。夫曰：“良马固车，臧获御之则为人笑，王良御之则日取乎千里”，吾不以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以救中国之溺人⑨，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济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驭今之马，亦犹越人救溺之说也，

①驥（jì 记）：千里马。緝（ér 耳）：即𨋖（lù 路）耳，古代名马。②隐括（gān 瓜）：木工所用工具，用以矫正弯曲竹木，使它平直或成某种形状。③度量：计量长短。④奚仲：传说古代是造车的巧匠。⑤庆赏：奖赏。⑥委：抛弃。⑦户说而人辨之：挨家挨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劝说。辨：通“辩”。⑧梁肉：指精美的饭菜。⑨越人：泛指我国东南沿海一带的人。越，春秋战国时诸侯国名，其地域包括今浙江大部 and 江苏、江西部分地区。

不可亦明矣。夫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①，使中手御之，追速致远，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则必使臧获败之；治，非使尧、舜也，则必使桀、纣乱之。此味非饴蜜也^②，必苦菜、亭历也^③。此则积辩累辞，离理失术，两末之议也，奚可以难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议未及此论也。

慎到说：飞龙腾蛇，乘驾着云雾，在空中飞行，然而一旦云消雾散，它们也就跟蚯蚓、蚂蚁一样了，因为它们失去了所凭依的云雾。贤人被不肖者屈服，那是因为贤人权力小地位低，不肖者能被贤人制服，那是因为贤人权力大地位高。如果尧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就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然而夏桀处在帝王的位置上，却能扰乱整个国家；我由此认识到权力和地位是可以依靠的，而贤人智者是不

①置，驿站，供驿马中途休息的地方。②饴（yí 移），用米、麦制成的糖浆。③苦菜：野菜名，又名荼。苦苣、苦蕒。亭历，即葶苈，草药名。有甜苦两种，此处指苦味的。

值得羡慕的。弓的力量很小，箭却射得很高，那是因为受到风力的推动；本身没有德才却能使政令施行，那是由于得到众人帮助。当尧还处在卑下地位时对人施教，人们并不听从，等到他成为君王统治天下时，他命令做的，人们就马上执行，不准许做的，人们就马上停止。由此看来，贤人智者并不能够制服众人，权力和地位却可以使贤人屈服。

有人责难慎到说：飞龙腾蛇，乘云驾雾，在空中飞游，我并不认为龙蛇可以不依托云雾之势而飞游。虽然这样，不依靠贤人而单靠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吗？那是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的。有了云雾这种势，能够腾云驾雾飞游，这是因为龙蛇的资质好；现在，尽管稠云密布，蚯蚓却不能腾驾云，大雾弥天，蚂蚁却不能到雾中飞游。有了稠云浓雾这种势却不能腾驾飞游，这是因为蚯蚓、蚂蚁的资质低劣。夏桀、商纣当上国王统治天下，把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乘驾飞游的云雾，可是天下却仍然不能避免出现混乱，是因为桀、纣的资质低劣。

况且那个人认为用尧的势可以治理好天下，那么尧的势和桀扰乱天下的势有什么两样呢？权势这种东西，不能一定使贤者使用它，而不贤者不能使用它。不过，贤者使用它天下就能治理得好，不贤者用它天下就会发生混乱。按人的性情来说，世上

贤者少而不贤者多，如果把据有威势的有利条件给扰乱天下的不贤者使用，这样用势来扰乱天下的人就多了，用势来治理天下的就很少了。权势既便于治理天下，也便于扰乱天下。所以《周书》上说：“毋为虎傅翼，将飞入邑，择人而食之。”如果让不贤者乘驾着权势，这就等于给老虎添上翅膀。夏桀、商纣建造高台挖掘深池耗尽民力，设置炮烙酷刑残害民众生命，他们所以能做出这样放肆的事情来，是因为有天子的威势作为他们的翅膀。假使桀、纣是普通的人，还不曾干完一件坏事，就要被处死了。权势是培植虎狼之心进而铸成暴乱的东西，它是天下的极大祸害。权势对于天下的治与乱，本来就没有一定的联系，那些专讲权势能够治理好天下的人，他们的智慧所能达到的程度未免太肤浅了。

良好的马坚固的车，让一个奴仆去赶就被人讥笑，而让王良去驾驭就能日行千里。车和马并没有什么区别，有的能日行千里，有的却被人讥笑，那是因为赶车的技术好与差相距太远了。如果把国家比作车，用权势当马，用号令作轡，用刑罚作鞭，让尧、舜驾驭它天下就治理得好，让桀、纣驾驭它天下就混乱，那是因为贤者与不贤者的德才相差太远了。想要马车跑得快行得远，不知道任用王良，想要

兴利除害，不知道任用有才德的人：这就是不懂得同类相推的弊病。尧、舜也就是管理民众的王良啊。

又有人驳斥那个责难慎到的人说：慎到认为完全可以依靠权势治理政事，而你却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天下才能治理得好”，这是不对的。势这个东西，名称虽然只是一个，可它的内容极其丰富。势若是由客观来决定的，就不需要去讨论它了，我所要讲的势，是人为的势。假如尧、舜生下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桀、纣也扰乱不了天下，这是靠势治理好天下的缘故，假如桀、纣也生下来就处在君主的位置上，即使有十个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这是靠势扰乱天下的结果。所以说“凡是靠势治理好的天下就不可能被扰乱，而靠势扰乱的天下也不可能治理好。”这都是自然的势，不是人为安排的。象我所说的势，是指人为的势罢了。要贤人做什么呢？用什么来说明是这样呢？有个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耀自己的盾坚固，说‘我的盾坚固无比，任何锋利的东西都穿不透它。’一会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锋利无比，任何坚固的东西都能刺透。’有人反问他：‘用你的矛去刺你的盾，怎么样呢？’那个人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把他的盾说成任何锋利的东西都穿不透，与把他的矛说成任何坚固的东西都能刺

穿，这在判断上是不能同时成立的。“贤”作为一种治国办法是没有什么可以禁止得了的，“势”作为一种治国手段是什么都可以禁止的，把不可禁止的“贤”同无不禁止的“势”相提并论，这就跟矛盾的说法一样。可见“贤治”与“势治”的势不两立是十分明显的了。

况且尧、舜、桀、纣一千世才出现一个，这就算是比肩接踵而至了。历代治国的君主在中等才能的人中不断出现，我要讲势治的目的，就是为这些中等才能的君主。中等才能的君主，往上比赶不上尧、舜，往下比也不能象桀、纣。只要他们坚守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治理好天下，背离法度丢弃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如果放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象尧舜那样的君主，象尧、舜那样的君主出现时才天下大治，这就将使天下千世混乱而一世太平。相反，坚守法度据有权势来等待象桀、纣那样的君主，象桀、纣那样的君主出现时天下才混乱起来，这就将使天下千世大治而一世混乱。千世太平而一世混乱和一世太平而千世混乱这两种情况相比较，就象驾着良马背道而驰，它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如果抛开隐括矫正木材的方法，离开用尺子计量长短的技术，让造车巧匠奚仲造车，连一个轮子也造不成。没有奖赏的勉励，刑罚的威慑，抛开权势放弃

法度，即使尧、舜挨家挨户一个人一个人地劝说，就连三家都管理不好。由此看来，权势完全能够用来治理好天下的道理，也就再明白不过了。说“一定要等待贤人出现才能治理好天下”，这也是不对的。

假如让人一百天不吃食物来等待饭菜，挨饿的人就活不成了；现在要等待尧、舜那样的贤人来管理天下民众，这就象要等待好饭菜来解救挨饿之人的说法一样。他说：“良好的马坚固的车，奴仆赶着它就会被人讥笑，王良赶着它就能日行千里”，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正确。假若等待地处东南沿海善于在海中游水的人来拯救中原地区被水淹没的人，尽管沿海地区的人水性好，被水淹没的人也不能得到救助。等待古代的王良来驾驭当今的良马。也就象“越人救溺”的说法一样，显然是行不通的。有了良好的马坚固的车，途中每隔五十里设立一个驿站，让一个中等驭手赶车，想要车马跑得快行得远是能够做到的，千里路程当天就可以达到，何必要等待古代的王良呢？一提到驾车，不是用王良就一定是用奴仆把车驾糟；一提到治国，不是用尧、舜就一定是用桀、纣把天下扰乱。这就象一提到味道，不是蜜糖就一定是苦菜苦草。这种积累诡辩之辞，背离治国法度，走两个极端的议论，怎么能驳倒合乎事理的言论呢？你的议论比不上慎到的势治学说啊。

主 道

主道，即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原则。

韩非继承了黄老学派的思想，批判地改造了道家的学说，并把道家虚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去。全文的主旨，在于以道家的道理，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原则和方法，其目的是要加强君主集权统治，以防范和打击臣下的篡权活动。

全文内容有三个要点：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即君主不要表露个人的欲望和看法，使群臣无从探测君主的心意，以杜绝群臣顺从君主的心意竞相作伪，防范他们窃国篡权；二是君主要审合形名，即君主要根据臣下提出的主张来分派任务，要求他们办事要有相应的功效，验证臣下言、事是否相符，

事、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赏罚，臣下有功，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必赏，臣下有罪，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必罚。

本文用韵文写成，多用对偶句，句式整齐而凝炼，在《韩非子》一书中别具一格。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①。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②。故虚静以待^③，令名自命也^④，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⑤，静则知动者正^⑥。有言者自为名^⑦，有事者自为形^⑧，形名参同^⑨，君乃无事焉，归之其情。故曰：君无见其所欲^⑩，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⑪；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⑫。故

①纪：纲纪，准则。 ②端：开端。指事情的起因。

③虚：虚无。指排除私欲成见，不表现对客观事物的好恶。静：清静。指守法而不浮躁盲动。 ④命：命名，规定名称。 ⑤实：与“虚”相对，指客观事物。 ⑥动：与“静”相对，指行动表现。者：通“诸”，相当于“之”。正：不偏。这里指善恶的准则。 ⑦名：名称。这里指见解、主张。 ⑧形：表现。 ⑨参：验证。同，符合。 ⑩无：通“毋”，不要。见（xián现）：显露。这一意义后来写作“现”。 ⑪雕琢：指精心粉饰。 ⑫异：指与本来面目不同的假象。

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①；去智去旧②，臣乃自备③。故有智而不以虑，使万物知其处；有贤而不以行，观臣下之所因④；有勇而不以怒，用群臣尽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贤而有功，去勇而有强。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⑤。故曰：寂乎其无位而处，寥乎莫得其所⑥。明君无为于上⑦，群臣竦惧乎下⑧。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⑨，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

①素：没有染色的丝，这里指真实面目。②去智去旧：原作“去旧去智”，“智”古音属支部，下句“臣乃自备”的“备”古音属之部，两部不相押。而“旧”古音属幽部，与“备”通押，故改。旧，成见。③备：戒备，谨慎对待。④因：遵循，依据。⑤习：因袭遵循。⑥寥（liáo辽）：通“寥”，空而无形。⑦无为：《老子》中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道家的“无为”是消极避世的无所作为，韩非的“无为”指君主排除私欲成见，以“虚静”的态度治国。⑧竦（shǒng耸）：惶恐。⑨敕（chì赤）：整治而供君主备用。原文作“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作“敕”，于义较长，今据改。

不智而为智者正^①。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②。

道在不可见^③，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④。见而不见^⑤，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⑥，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⑦，匿其端，下不能原^⑧；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⑨。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⑩，谨执其柄而固握之。绝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谨其闭^⑪，不固其门，虎乃将存^⑫。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贼乃将生。弑其主，代其所，人莫不与^⑬，故谓之虎。处其主之侧^⑭，间其主之忒^⑮，故谓

①正：长官。 ②经：常法。 ③道：指君主掌握的道，这里实际上就是指驾驭群臣的“术”。 ④疵（cǐ刺阴平）：小毛病。 ⑤而：通“如”，好象。 ⑥以往：以后。 ⑦函：包含不露。 ⑧原：推测根源。 ⑨意：揣测。 ⑩所以往：所向往的，指意向。稽：考参。同之，指言论与实际一致。 ⑪闭：门闩（shān拴）所插入的孔，这里指门闩。 ⑫虎：比喻篡国的权臣。 ⑬与：顺从。 ⑭处其主之侧：在“侧”后原有“为奸臣”三字，疑为衍文，故删。 ⑮间（jiàn见）：暗中窥伺。原作“闻”，清人王念孙认为“闻”是“间”的误写，据改。忒（tè特）：差错，过失。

之贼。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①，国乃无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②，审验法式③，擅为者诛，国乃无贼。是故人主有五壅④：臣闭其主曰壅，臣制财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义曰壅⑤，臣得树人曰壅⑥。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德⑦；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明；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⑧。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⑨。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⑩。言已应，则执其契⑪；

①辅：辅佐，指奸臣的帮凶。 ②刑：通“形”，行为的表现。 ③法式：法度。 ④壅：阻塞不通。 ⑤行义：指窃行君主应施的恩泽。 ⑥树人：指培植私人党羽。 ⑦德：通“得”，指财利收入。 ⑧静退：即指下文“不自操事”，“不自计虑”。退，即《老子》第六十七章中所说的“我有三宝……三曰不敢为天下之先”。但韩非的思想由此而发展，这里“退”指谦退而不露锋芒。 ⑨咎(jiù旧)，灾祸。 ⑩约：约束，规定。 ⑪契(qì气)：古代的契约，古代在竹简或木片上刻字为契，剖为两半，权利人与义务人各执一半，验证时将两半相合。

事已增，则操其符①。符契之所合，赏罚之所生也。故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②，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明君之道，臣不得陈言而不当。是故明君之行赏也，暖乎如时雨③，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④，神圣不能解也。故明君无偷赏⑤，无赦罚。赏偷，则功臣堕其业⑥；赦罚，则奸臣易为非。是故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疏贱必赏，近爱必诛，则疏贱者不怠，而近爱者不骄也。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住这个本源，就可以知道万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知道成败的根源。所以君主要用虚

①符：古代朝廷遣使传命的一种凭证，用竹木或铜、玉制作，剖为两半，朝廷及外官各执一半，验证时将两半相合。以上“执其契”、“操其符”比喻君主对臣下的“言”与“事”要加以验证。②当（dāng荡），符合。③暖（ài爱）：温润。④畏：通“威”。⑤偷：苟且，随便。⑥堕：通“惰”，懈怠。

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让名称由它自己所表达的内容来规定，让事情由它自身的实际情况来确定。排除嗜欲成见，才能了解事物的真情；保持内心的清静，才能了解行动的善恶。陈述政见的自己会有一套主张，处理政事的自己有具体表现，只要他们的主张和表现经过验证相合，君主就可以无所事事，而使事物回复它们的真情。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欲望，如果君主显露出自己的欲望，臣下就会精心粉饰自己；君主不要表现自己的意图，如果君主表现出自己的意图，臣下就会表现出假象。所以说：君主摒除自己的爱好和憎恶，臣下就会露出本来面目；君主摒除个人的智慧和成见，臣下就会自知戒备。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思虑，使万物各自处在本来的位置；有才能也不用施展，要观察臣下言行的依据；有勇力也不用逞威风，要使群臣尽力发挥他们的武勇。所以君主不用智慧却更加显得明智，不用才能却更会取得成效，不用勇力却更能变得强大。群臣坚守自己的职责，百官都有固定的法度，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使用他们，这就叫做遵循常规。所以说：清静啊！君主好象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臣民没有谁能确定他的所在。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地尽职。英明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

虑，君主根据他们的谋虑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使有才能的进献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有成就君主就获得贤名，有过错臣下就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可以做贤人的老师，不聪明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下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这就是贤明君主治国的常法。

君主所掌握的道，不能被臣下观测，运用道的时候，也不能被臣下察觉。君主要保持虚静无事的态度，以隐蔽的方法察看群臣的过失。看到了好象没看到，听到了好象没听到，知道了装作不知道。君主知道了臣下的言论以后，不要予以变动更改，而要用验证比较的方法考察他们的言论是否与实际相符。每一个官职只有一个人任职，不要让各位官员串通消息，那样一切事情就全都露出实情。君主掩盖起自己的形迹，隐藏起事情的苗头，臣下就不能推测到他的心意；君主摒除个人的智慧，不用自己的才能，臣下就不能揣测他的真情。君主要坚守自己的意志去考查臣下的言论是否与实际相符，谨慎地抓住国家的权柄并且牢固地掌握它。杜绝臣下的窥伺，破坏臣下的欲念，不要让群臣贪求君主的权柄。如果不谨慎地留心门闾，不牢固地关好大门，恶虎就将潜入。如果不谨慎对待自己的行事，

不掩盖自己的真情，奸贼就要产生。敢于杀掉他的君主，篡夺君主的权位，没有谁不畏惧顺从他，所以称他为恶虎。侍奉在君主的左右暗中窥伺君主的过失，所以称他为奸贼。君主如果粉碎奸臣的集团，逮捕奸臣的余孽，封闭奸臣的私门，铲除奸臣的帮凶，国家就没有恶虎了。君主的道大到不可估量，深得不可探测，考核臣下的行为与言论是否一致，考察和检验群臣的活动是否合于法度，擅自妄为的就予以诛罚，国家就没有奸贼了。君主有五种受臣挟制的蔽塞：臣下遮蔽了君主的耳目，是第一种蔽塞；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利，是第二种蔽塞；臣下擅自发布命令，是第三种蔽塞；臣下得以窃行君主的恩泽，是第四种蔽塞；臣下得以培植私党，是第五种蔽塞。臣下遮蔽了君主的耳目，君主就丧失了实际上的名位；臣下控制了国家的财利，君主就丧失了财利收入；臣下擅自发布命令，君主就丧失了控制的权力；臣下得以窃行君主应施的恩泽，君主就丧失了明智；臣下得以培植私党，君主就丧失了拥戴他的党徒。这些权柄都是君主自行掌握的，而绝非臣下可以把持的。

君主的道，以“静退”作为最宝贵的东西。不亲自操劳政务就知道臣下办事是拙还是巧，不亲自谋虑政事就知道臣下的谋虑得福还是得祸。所以君主

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下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应该怎样做，应让臣下做出更多的事情。臣下提出了政见以后，君主就象拿着刻契一样对臣下加以考核；臣下做出许多事情以后，君主就象拿着符节一样对臣下加以验证。如同验合符契一样，验证臣下的言行是否相符，就成为制定赏罚的根据，所以臣下陈述自己的主张，君主根据臣下陈述的主张交给他们适当的事情，根据交给他们的事情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事情相当，所做的事情与陈述的主张相符，就给予奖赏；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事情不相当，所做的事情与陈述的主张不相符，就加以惩罚。英明的君主的道，不容许臣下陈述主张而不得当。所以英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就象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他的恩泽；他施行惩罚的时候，威猛得就象雷霆一样，即使是“神圣”也不能获免。因此明主不随便给予奖赏，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有功之臣就会对他们的工作松弛懈怠；免除刑罚，奸佞之臣就容易为非作歹。所以如果确实有了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了过错，即使是亲近宠爱的人也一定加以惩罚。对疏远卑贱的人有功必赏，对亲近宠爱的人有过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致懈怠，亲近宠爱的人就不敢骄傲了。

二 柄

二柄，指刑与德，即赏与罚两种权力。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韩非曾提出了法、术、势三者并用的理论，而君主独行“刑”与“德”，便是“势”的主要内容。本文着重阐述了君主必须独自掌握和运用赏罚大权，不能为臣下所窃用，而危害了君主的权势。而要做到这一点，君主一方面要“审合刑名”，即审察臣下的言论是否与事功相符，使臣下不得陈言不当，越职行事；另一方面要“去好去恶”，即不轻易流露自己的爱憎感情，以避免臣下窥测方向，蒙骗君主。

文章善用比喻。特别是大量引用历史上的史实，来阐述所要论证的问题，是本文的一个突出特点。

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①，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②。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③，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④，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⑤，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⑥，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⑦，此简公失

①导：通“道”，由。道本指道路，是人所经行的，所以引申为“由”。②庆赏：奖赏。“庆”与“赏”同义。③利庆赏：以庆赏为利，即贪图奖赏的意思。④故：通“顾”，但是。⑤易：轻视，瞧不起。⑥田常：春秋末期齐国的大臣。他采取各种手段笼络民心，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前481年，他杀掉齐简公，掌握了齐国的政权。行：指行赏。⑦大斗斛（hú胡）而施于百姓：用加大斗斛的办法施舍粮食给百姓。斛，古代量器，十斗为一斛。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田常以大斗借给百姓粮食，用小斗收回，来收买民心。

德而田常用之也^①，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②：“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③。”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④，兼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⑤；刑名者，言与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⑥，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⑦。功当其事^⑧，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

①简公：齐简公，春秋末年齐国的君主。 ②子罕：即皇喜，姓戴，战国中期人。任宋国司城（掌管土木建筑的官），兼管刑狱。他劫杀了宋桓侯，掌握了宋国政权。宋君：即宋桓侯。 ③当：承担，掌管。 ④拥：通“壅”，堵塞。 ⑤刑：通“形”，这里指行为，表现。名：这里指言论，主张。 ⑥陈而言：陈述他的主张。而其，他的。 ⑦责：要求。 ⑧当（dāng荡）：相合。

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侯醉而寝^①，典冠者见君之寒也^②，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③。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④。故明主之畜臣^⑤，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⑥，所言者贞也^⑦，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⑧。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⑨；妄举，则事沮不胜^⑩。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⑪，则是群臣之情不效^⑫；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

①韩昭侯：见本书《定法》篇注。 ②典冠：给君主掌管帽子的侍官。 ③典衣：给君主掌管衣服的近侍官。 ④侵官：越取，超越职权范围。官，官职。⑤畜：畜养。这里是说君主以其禄位养臣下。这一意义后写作“蓄”。

⑥守：坚守。业：治理，管好。 ⑦贞：正，指与事实相符合。 ⑧相为（wèi未）：互相勾结。为，助。 ⑨乘：凭借。劫：胁迫。 ⑩沮（jǔ举）：败坏。 ⑪要（yāo腰）：求得，引申为迎合。 ⑫情：真实情况。效：呈现，显露。

矣^①。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②；楚灵王好细腰而國中多饿人^③；齐桓公妒而好内^④，故竖刁自宫以治内^⑤；桓公好味^⑥，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⑦；燕子哙好贤^⑧，故子之明不受国^⑨。故君见恶^⑩，则群臣匿端^⑪；君见好，则群臣诬能^⑫。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⑬。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

①异：分别，分辨。 ②越王：指越王勾践，春秋末期越国君主。他被吴王夫差打败后，为雪国耻，曾制定一套奖惩办法，鼓励士兵英勇作战。 ③楚灵王：春秋时楚国的君主，名围。据载，因楚灵王喜欢细腰，国内许多人为了使腰变细，甘愿挨饿。 ④齐桓公：春秋时齐国的君主，名小白，用管仲为相进行政治改革，成为春秋时期五霸的第一位。但在用人方面，宠信竖刁、易牙、开方等人，结果遭到他们的暗害。好内：喜欢女色。 ⑤竖刁：齐桓公的内侍。官：把睾丸阉割掉。治内：治理宫内之事。 ⑥味：指美味的食物。 ⑦易牙：齐桓公宠信的近臣，善调味，被齐桓公用为厨师。 ⑧子哙（kuài快）：指燕王哙，战国中期燕国君主。他主张选拔人才，为了让贤，前318年把王位让给燕相子之。 ⑨子之：燕王哙的相，善于用“术”，执政期间曾推行了一些法治措施，受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并引起齐国的武装干涉，遭杀害。明：表面。 ⑩见（xián现）：表现。这一意义后写作“现”。 ⑪匿端：把事情隐藏起来，不露一点苗头。端，事情的开端、苗头。 ⑫诬：用假话骗人。 ⑬资：凭借，依据。

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①。其卒②，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③。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④。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⑤，群臣见素⑥。”群臣见素，则大君不蔽矣⑦。

英明的君主用来控制他的臣下的，不过是两个权柄罢了。两个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做刑和德呢？我以为：杀戮就叫作刑，奖赏就叫作德。做臣子的畏惧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独自施行他的刑罚和奖赏，那么群臣就会畏惧君主的威势而向往君主的奖赏了。但是世上的奸臣却不是这样，对

①因：依靠，顺着。 ②卒：结果。 ③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前643年，齐桓公患重病，竖刁、易牙、开方等人乘机作乱，堵塞宫门，饿死桓公。桓公的尸体停在床上六十七天，没人棺敛，尸体生出蛆虫，爬出门外。流，形容蛆虫蠕动。 ④借：交给。 ⑤去：除掉，这里指不表现出来。 ⑥素：没有染过色的丝，这里指本来面目。 ⑦大君：君主。

他所憎恶的人，就能从君主那里窃取惩罚的权力对他们加以惩罚；对他所喜欢的人，就能从君主那里窃取赏赐的权力对他们加以奖赏。假如君主不使赏罚的威势和利禄由自己主宰，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么全国的人就都害怕权臣而轻视君主，投靠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就是君主失去刑罚和奖赏两个权柄造成的祸患啊。老虎所以能制服狗，是因为有锐利的爪和牙，如果老虎舍弃它的爪牙不用而让狗来用它，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制服。君主，是靠刑赏二柄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君主舍弃他的刑赏不用而让臣下用它，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制服了。齐国的大臣田常从君主那里请来官爵和俸禄赏给群臣，对下用加大斗斛的办法施舍粮食给百姓，这是齐简公失去了奖赏的权柄而叫田常把它窃用了，所以齐简公被杀害。子罕对宋桓侯说：“奖励、赏赐，是百姓所喜欢的请君主自己去施行；杀戮、刑罚，是百姓所憎恶的，请允许我来掌管。”于是宋桓侯失去了惩罚的权柄而叫子罕把它窃用了，所以宋桓侯被劫杀。田常只用奖赏，简公就被杀死，子罕只用刑罚，宋君就被劫杀。当代做臣子的兼用刑罚和奖赏两种权力，那么君主的危险就比齐简公、宋桓侯还要大了。因此被劫杀被蒙蔽的君主，同时失去了奖赏和刑罚两个权柄而让臣下窃

用，这样做而不身危国亡的，还从来没有过。

君主想要禁止奸邪，就要审察形和名是否相合；形和名，就是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做臣子的陈述他的主张，君主就根据他的言论交给他应做的事情，又专就他的事情要求相应的功效。功效和他所做的事情相当，所做的事情和他的言论相符，就奖赏；功效和他所做的事情不相当，所做的事情和他的言论不相符，就责罚。所以群臣说大话而功效小的要罚，不是罚功效小，而是罚功效与他的言论不相符；群臣说的小而功效大的也要罚，不是对功效大不喜欢，而是国君认为功效跟言论不相符的危害比有大功还厉害，所以要罚。从前韩昭侯醉酒以后睡着了，典冠官看到君主冷了，特意在君主的身上盖了衣服，韩昭侯醒来以后很高兴，问左右侍奉的人说：“给我盖衣服的是谁？”左右侍奉的人回答说：“是典冠。”韩昭侯就同时处罚了典衣和典冠。君主处罚典衣，是认为他疏忽了自己的事情；君主处罚典冠，是认为他超越了自己的职权。韩昭侯不是不怕冷，而是认为超越职权的危害比挨冻还厉害。所以英明的君主拿禄位蓄养臣下，使臣下不得超越职权去立功，不得陈述不适当的意见。超越职权的就处死，陈述意见不当的就惩罚。臣下坚守并管好职份以内的事情，所说的话都跟所做的事相

符，那么群臣就不能结党营私狼狈为奸了。

君主有两种祸患：如果任用贤人，臣下就会假借贤名来胁迫君主；如果随意乱用人才，事情就会败坏而不能办成。所以君主爱好贤才，群臣就会粉饰自己的行为去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样群臣的真情本意就不会表露出来；群臣的真情本意不表露，那么君主就无法来分辨臣下的好坏了。从前越王勾践喜爱勇士，就有许多人把死看得很轻；楚灵王喜欢细腰，楚国便有许多宁可挨饿的人；齐桓公性情嫉妒而喜好女色，竖刁就自行割掉睾丸去治理宫内妇女的事情；桓公爱好美味的食品，易牙便把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桓公；燕王哙爱好贤才想要让贤，子之就表面上装做不接受王位。所以君主表现出厌恶什么，群臣就把要做那件事的苗头遮掩起来；国君表现出爱好什么，群臣就吹嘘有这方面的才能。君主的意愿表现出来，群臣就会借此表现他们的情态。子之是假托于贤名夺取燕王哙的君位的，竖刁、易牙是顺从国君的欲望而侵害他的国君的。结果，燕王哙因为战乱丧生，齐桓公死后尸体腐烂，蛆虫爬到门外，还没有人安葬。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君主把真意露给了群臣所造成的祸患啊。臣下的真意不一定是爱他的君主，而是看重利益的缘故。假如君主不掩盖他的真意，不隐藏他要做某件事的苗

头，而让臣下有缘由来侵害他的君主，那么臣下成为子之、田常一类的人就不难了。所以说：“君主不表现自己的爱好和憎恶，群臣就会露出本来面目。”群臣露出本来面目，君主就不会受蒙蔽了。

六 反

六种“奸伪无益之民”，世人却称赞他们，君主随之礼遇他们；六种“耕战有益之民”，世人却诋毁他们，君主随之贱视他们。这就是韩非所说的“六反”。

全文论述有三层意思：一是说世人的毁誉，多根据一己的私利，因而造成六种颠倒的认识。君主随着世俗的毁誉而加以赏罚，就无法使国家富强；二是反复论述赏罚轻重的利弊得失，反对“轻刑”，主张用威严而废慈爱；三是提出君主听言观行的方法，以减少赏罚的错误。全文的主旨，是用法家的重刑说驳斥儒家的仁爱说，这反映了当时地主阶级要求加强专政的一面，也暴露了他们残酷镇压人民的一面。

文章以家喻国，以小喻大，以浅近的事物，去阐明道理。论述的三层意思，以赏罚为中心，环环相扣，浑然一体

畏死远难^①，降北之民也^②，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③。学道立方^④，离法之民也^⑤，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⑥。游居厚养^⑦，牟食之民也^⑧，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⑨。语曲牟知^⑩，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⑪，暴傲之民也^⑫，而世尊之曰“礲勇之士”^⑬。活贼匿奸^⑭，当

①远难（nǎn南去声）：远离危难，这里指逃避战争。

②北：败逃。③世：社会上，这里指世俗舆论。贵生：把生命看得极珍贵，即珍惜生命。战国时代有贵生说，为杨朱学派所提倡。④道：指仁义之道。方：方术，学说。⑤离：通“罹”（lí梨），触犯。⑥文学之士：通晓经典文献的人，指儒墨学派。韩非认为儒墨不耕战，违背法制。

⑦游居：等于说“逸居”，安闲地住着，指游手好闲。⑧牟（móu谋）食之民：侵夺他人食物的人。牟，取之于人，侵夺。⑨有能之士：《韩非子·五蠹》有“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能”的话。⑩语曲：谈论歪理。曲，不正。牟知：从事于玩弄智巧。牟，通“务”，努力从事。知，智巧。这一意义后写作“智”。⑪行剑：用剑。⑫傲：通“侥”，冒险求侥幸。⑬礲（lián连）：磨刀石，引申为有锋芒，有棱角。⑭活贼：使贼活命，即包庇坏人。贼，危害社会的坏人。匿奸：隐藏坏事。指不告人之恶。

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①。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②。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③，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④，整谷之民也⑤，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⑥。重命畏事⑦，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⑧。挫贼遏奸⑨，明上之民也⑩，而世少之曰“谄谀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⑪，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⑫，世

①任：以诚交友。这里有虽干犯风险，仍以友情为重的意思。誉：称人之美。这里有替朋友隐恶扬善、求情说项的意思。②少：贬低。失计：失算，不会打算。③全：保全，这里指遵守。④嘉：美好。⑤整：端正，指正派。谷：善。⑥戇（zhuàng壮）：呆板。⑦畏事：谨慎地对待国事。畏，敬畏，严肃对待而怕出差错。⑧慑（shè社）：胆小怕事。⑨挫：打击。遏：通“谒”，报告。⑩明上：使君主明察。⑪循：根据。⑫訾（zǐ子）：诋毁。

主壅于俗而贱之①，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②，不知权者也③。夫弹痤者痛④，饮药者苦，为苦急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⑤。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⑥，而欲以行义禁下⑦，则交必有郗矣⑧。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⑨。此俱出父母之怀妊⑩，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⑪，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

①壅(yōng拥)，蒙蔽。②爱：吝惜，舍不得。费：损耗。③权：权衡。④弹(tān谈)，用石针割刺。痤(cuó磋)，痼。⑤已：停止，这里指治愈。⑥泽：恩德。⑦行义：通“行谊”，品行道义。⑧郗(xì戏)：通“隙”，裂痕。⑨杀：致人于死命叫杀。古代有溺女的陋俗，这里“杀”指投到水里溺死。⑩怀妊(rèn认)，怀抱。妊，衣襟。⑪出：拿出，这里有“采用”、“推行”的意思。

论恩①，诈而诬也②，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③，则官治④；必于赏罚⑤，赏罚不阿⑥，则民用。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⑦，故其任官者当能⑧，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⑨，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⑩，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⑪，其力尽而不望⑫。此谓君不仁⑬，臣不忠⑭，则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⑮，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⑯，虽曾、史可

①熟：熟悉，精通。论：衡量。②诬：欺骗。③明著：明白清楚，指法禁为人所熟知。④官治：官吏尽心治理。

⑤必：坚决实行。⑥阿（ē）：偏私。⑦挟：怀着。⑧当：相当，相称。⑨致死：等于说“拚命”。⑩功伐：功劳。“功”与“伐”同义。⑪行危：做危险的事，即冒险的意思。⑫望：怨恨。⑬君不仁：指君主对臣下不一定施仁爱，而应以能授官，赏罚无私。⑭臣不忠：指臣下对君主不一定尽私忠，而应以力致富，以功受赏。⑮知：知道，察觉。这里“知”与下文“诛”都是被动用法。备：戒备。⑯轻货：份量轻的宝物，便于怀藏携带。幽隐：指僻静无人的地方。

疑也①；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②，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④；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⑤，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⑥，行身则欲其远罪也⑦。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⑧，君以无爱求民之死力而令行⑨。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⑩，子多败，推爱也⑪；父薄爱教笞⑫，子多善，用严也。

①曾、史：指曾参、史鳅（qiū丘）。曾参是春秋时鲁国人，孔子的弟子。史鳅是春秋时卫灵公的大夫。二人在古代都被认为是有道德的人。②众其守：使他的监守增多。指多设监守以察奸。③禁：约束。④十母：十倍于母。⑤积爱：等于说“厚爱”。积，多。⑥动作：行动，指做事。⑦行身：立身，指做人。⑧关：限制。⑨“爱”后原有“利”字，疑为衍文，今删。⑩处：对待，安排。⑪推：行。⑫笞（chī吃）：用竹板抽打。

今家人之治产也①，相忍以饥寒②，相强以劳苦③，虽犯军旅之难④，饥馑之患⑤，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⑥，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⑦，前苦而后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⑧。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⑨。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⑩；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⑪。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⑫，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⑬，又乃无行⑭。

①家人：平民之家。②忍：克制，强制。③强（qiǎng 抢）：强迫，督促。④犯：遭受。军旅：军队，指战争。⑤饥馑（jīn 仅）：年成不好。⑥惠：施恩惠，这里指关照。佚（yì 义）：通“逸”。安逸。⑦道：原则。⑧偷：苟且，暂顾一时。⑨劝：鼓励。⑩疾：快，迅速。⑪恶（wù 务）：厌恶。⑫治：太平，安定。⑬非特：不只，不仅。术：策略。⑭无行：无道。“术”是就方法而言的；“道”是就理论而言的。

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策①，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②。治贼，非治所治也；治所治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③。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④，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若夫厚赏者⑤，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⑥，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⑦，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⑧，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⑨。民不以小利加大罪，

①不肖：不贤。知：聪明。②揆（kuí魁），衡量行为的准则。③胥靡：古代服劳役的刑徒。④悼惧：害怕。“悼”与“惧”同义。⑤若夫：至于。用在句首，表示提出另一话题。⑥甘利：以得利为快乐。甘，甜美，快乐。⑦报：酬劳。⑧细：微小。⑨加焉者：加给他的惩罚。

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①，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蹶于山^②，而蹶于垤^③。”山者大，故人顺之^④；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⑤，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怨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⑥。夫当家之爱子^⑦，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⑧。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

①傲：轻视。 ②蹶（zhì治）：绊倒。 ③垤（dié迭），小土堆。 ④顺：通“慎”，谨慎对待。 ⑤道：称说。颂语：歌颂古代帝王的话。 ⑥犹之：仍然。 ⑦当家：主持家务的人，这里指母亲。 ⑧侈泰：奢侈无度。泰，过分。

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刑之患也。凡人之生也①，财用足则隳于用力②，上懦则肆于为非③。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④；上治懦而行修者⑤，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⑦。”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也。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⑧，不能足使为天子，而桀未必以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务⑨，论其税赋以均贫富⑩，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

①生：通“性”。 ②隳(huī灰)，通“惰”。 ③懦：软弱，指管治不严。 ④神农：传说中发明农耕的人，又称炎帝。 ⑤行修：整饬品行。 ⑥老聃(dān丹)，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末期楚国人，道家学说的创始人。 ⑦殆(dài待)：危险。 ⑧君人者：统治百姓的人，即君主。 ⑨适其时事：适应天时人事。 ⑩论：评议。均：公平。

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①，則盲者不知^②；皆嘿^③，則暗者不知^④。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⑤。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与烏獲不可別也^⑥；授之以鼎俎^⑦，則罢健效矣^⑧。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于不用^⑨，不肖者得于不任^⑩。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⑪，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⑫，是不須視

①寐：睡着。 ②知：被知，被识别。 ③嘿（mò末）：“默”的另一种写法，不说话。 ④暗（yīn音）：哑。 ⑤穷：尽头，这里是没有办法的意思。 ⑥乌获：战国时秦武王的力士，据说能举千钧重物。 ⑦鼎：古代的一种金属器具。一般是圆腹三足，也有方腹四足的，用作食器、炊器、祭祀时的礼器，传国的重器等。古代力士常以举鼎试力。俎（zǔ祖）：古代盛肉的长方形盘，下有腿。有用青铜制成的。 ⑧罢：通“疲”，疲弱无力。效：验证，这里有分明的意思。 ⑨得：得到好处。这里指得以蒙混过去。不用：指言论未经检验而不被采用。 ⑩不任：指办事未经考察而不被任用。 ⑪文（wén问）：修饰。 ⑫濫：过分而超过实际。这里指盲目地看重。

而定明也^①，不待对而定辩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贪生怕死，逃避战争，是投敌败逃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珍惜生命的人。学习仁义之道，建立学说，是触犯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通晓经典文献的人。游手好闲，享受丰厚的俸养，是侵夺他人食物不劳而获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才能的人。谈论歪理，从事于玩弄智巧，是虚伪诡诈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机智善辩的人。用剑行刺，杀害仇人，是凶暴而求侥幸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有锋芒而勇敢的人。包庇坏人隐藏坏事是应当处死刑的人，而社会上却尊称他们为以友情为重并肯于为朋友隐恶扬善的人。这六种人，是世俗所称赞的。奔赴国家危难，为忠诚而献身，是能为节操而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不会算计的人。见闻虽少，服从法令，是遵守法制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浅陋无知的人。努力耕作，自食其力，是创造财富的人，而社会上却

^①须：等待。明：视力好。

贬斥他们为缺少才能的人。品德美好敦厚，单纯朴实，是正派善良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愚笨呆板的人。重视命令，谨慎地对待国事，是尊崇君主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胆小怕事的人。打击坏人，告发坏事，是使君主明察奸情的人，而社会上却贬斥他们为阿谀奉承，说人坏话的人。这六种人，是世俗所诋毁的。奸诈虚伪无益于国的人有六种，社会舆论是那样地称赞他们；努力耕战有益于国家的人有六种，社会舆论又是这样地诋毁他们；这就叫做“六反”。平民根据对个人有利而称赞前六种人，君主听信虚名而礼遇他们，礼遇的对象，必然给予奖赏。百姓根据对个人有害而诋毁后六种人，君主被世俗舆论蒙蔽而鄙薄他们，蔽薄对象，必然给予惩罚。所以美名和奖赏就落到为私作恶应当治罪的人的头上，而诋毁和惩罚却加到为公行善应当受赏的人的身上，这样想求得国家富强，是不可能的。

古代有句俗语说：“治理政事就象洗头一样，虽然要脱落一些头发，也一定要洗头。”吝惜脱落头发的损耗，而忽略生长新发的好处，这是不懂得权衡利害啊。用石针割刺痈疮是很疼的，吃药是很苦的，因为痛苦的缘故而不割刺痈疮和吃药，生命就不复存在，疾病当然不会治癒了。现在君主和臣

下的关系，没有父母和儿女那样深的恩情，可是君主却想用品德和道义来约束臣下，君臣之间就必然会有裂痕了。况且父母对于儿女，生了男孩就互相庆贺，生了女孩就把她溺死。儿女都是从父母的怀抱中出来的，但男孩受贺，女孩溺死，是因为父母考虑他们以后的好处，计算长久的利益啊。所以父母对于子女，尚且用计算的心理对待，何况是没有父子般恩情的人呢？现在学者游说君主，都让君主抛开求利的思想，而采用相爱的原则，这是要求君主超过父母对子女的爱，这是对君臣父子之间的恩德关系缺乏研究，是诈谗和欺骗，所以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圣人治理国家，对于法律禁令要精细考察研究，法律禁令明了清楚，官吏就会依法尽心治理，坚决地实行赏罚，赏罚公正无偏，百姓就听从使唤。百姓听从使唤，官吏尽心治理，国家就富足；国家富足，军队就会强大，这样成为天下霸主的事业也就成功了。成为天下霸主，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怀着获大利的愿望去治国，所以他任命为官吏的人要同他的才能相称，他的赏罚没有偏私。要使臣民懂得，尽力耕作，拚命作战，就可以建立功劳，获得爵位和俸禄，获得爵禄就可以成就富贵的家业。获得富贵，是臣下最大的利益。臣下怀着获大利的愿望去办事，所以肯冒险牺牲，用尽

自己的力量也不怨恨。这就是说，君主对臣下不一定施仁爱，臣下对君主不一定尽私忠，就可以完成霸主的事业了。

奸人如果一定会被察觉，他才能有所戒备；如果一定会被惩治，他才能停止作恶。不会被察觉，他就会放肆；不会被惩治，他便会横行。如果把便于怀藏携带的宝物放在僻静无人的地方，即使象曾参、史鳅那样有道德的人是否会偷也值得怀疑；而把百金悬放在闹市上，即使大盗也不敢去窃取。由于不会被察觉，在僻静无人的地方曾参、史鳅是否偷也值得怀疑；由于一定会被察觉，在闹市上大盗也不敢窃取悬放的百金。所以英明的君主治理国家要多设监守，加重惩罚，使百姓用法令来约束自己，而不靠廉洁自爱来遏止作恶。母亲爱孩子的感情比父亲深一倍，可是父亲的命令在子女那里得以施行是母亲的十倍；官吏对于百姓没有慈爱，可是他的命令在百姓那里得以施行是父亲的万倍。母亲对子女厚爱，命令却行不通，官吏使用威严，而百姓却能听从，那么究竟是用威严还是用慈爱的策略，就可以断定了。况且父母对子女所希望的，是要求他们一举一动都能安全有利，要求他们立身于世能够避免犯罪。而君主对于百姓，国家有了危难就用他们拼死作战，国家太平无事就让他们竭尽全

力生产。父母因为厚爱子女，把子女限制在安全有利的环境中，但是子女不听从；君主因为没有慈爱，要求百姓出力效死，但是命令却能得以施行。英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不助长仁爱的心理而加强威严的权势。母亲怀着深厚的爱来对待子女，子女多半变坏，这是滥用慈爱的毛病；父亲怀着比母亲微薄一些的爱，用竹板子抽打管教，子女多半变好，这是使用威严的结果啊。

现在平民之家治理产业，用忍饥受寒来相互强制，用吃苦耐劳来相互督促，这样的人家，即使遭受战争的灾难，欠收的祸患，也能穿暖吃饱；用丰衣美食来相互疼爱，用安逸享乐来相互关照，这样的人家，遇到天灾荒年，就得卖妻卖子。所以按照法的原则，开始虽然艰苦，却能得长远的利益；按照仁的原则，虽有一时的欢乐，以后却会处于困境。英明的君主权衡法与仁的轻重，选择其中最有利的，所以应当采用法的相互强制，而抛弃仁的相互怜爱。一些学者都主张“轻刑”，这是乱世亡国的办法啊。大凡赏罚坚决，都是为了鼓励立功和禁止作恶。赏赐厚，所希望的事就能很快实现；惩罚重，所厌恶的事就能很快制止。希望得到功利的人必然厌恶祸害，祸害，是功利的反面。同他所希望的相反，怎能不厌恶呢？希望安定的人一定厌恶混

乱，混乱，是安定的反面。所以非常希望安定的人，他的赏赐一定丰厚；非常厌恶混乱的人，他的惩罚一定严重。现在主张轻刑的人，他们厌恶混乱的心情不急切，他们希望安定的心情也不迫切。这不仅仅是没有治国的办法，也是没有治国的理论。所以判断国君的贤能或不贤、愚昧或明智的方法，就在于赏罚的轻重。采用重刑，不是为了惩罚某个人。英明君主之法，是供每个人衡量行为的准则。惩治坏人，并不是仅仅惩治这个所惩治的人；如果只惩治所惩治的人，就只是惩治一个死人。处罚强盗，也不是仅仅处罚这个所处罚的人；如果只处罚所处罚的人，就只是处罚一个刑徒。所以说：加重对一个坏人的惩罚而制止全国的奸邪，这才是惩罚的目的。受到重罚的，是盗贼；而感到恐惧的，是良民。这样，渴求实现太平局面的，对于重刑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至于说到厚赏，也不仅仅是奖励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勉励一国之人。受赏的人得到好处感到快乐，没受赏的人羡慕受赏者的功业，这是酬报了一人的功劳而勉励了一国的百姓，这样，渴求实现太平的局面的，对于厚赏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现在不懂治国的人都说：“采用重刑会伤害百姓，采用轻刑可以防止作恶，何必一定要用重刑呢？”这种说法是对治国之道没有仔细研究啊。用

重刑能制止犯罪行为，未必能用轻刑制止；用轻刑能制止的犯罪行为，一定能用重刑制止。因此君主设置重刑，所有坏事都能被制止，所有坏事都被制止了，这对于百姓有什么伤害呢？所谓用重刑，必然是坏人所得的利益小，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大。百姓不会因为贪图小利而接受大的惩罚，所以坏事必定能被制止。所谓轻刑，必然是坏人所得利益大，而君主所加给坏人的惩罚小。百姓羡慕作坏事的好处而轻视做坏事应得的惩罚，所以坏事就不能被制止。所以古代的圣人有句谚语说：“人不会被山岳绊倒，却可能被小土堆绊倒。”山岳很大，所以人们能谨慎对待；土堆微小所以人们轻视它。现在如果采用轻刑，百姓必定轻视刑罚。百姓犯了罪而不惩罚，就等于驱使全国的百姓犯罪而抛弃他们；等到百姓犯了罪再惩罚他们，就等于给百姓设下了陷阱。因此轻刑对于百姓，就象小土堆一样。所以把轻刑作为治理百姓的原则，不是乱国就是给百姓设置陷阱，这才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伤民啊！

现在学者都称引典籍中歌颂古代帝王的言辞，不考察当今社会的实际情况，他们说“君主不爱百姓，赋税一直很重，百姓财用不足因而怨恨君主，所以天下大乱。”这种看法是认为君主满足了百姓的财用，并且对他们施加仁爱，即使用轻刑，也可以

治理好国家。这种论调是不对的。大凡一个人受到重刑，本来是在已经满足了财用之后；即使财用满足以后君主加以厚爱，然而用轻刑，还是会混乱的。母亲厚爱子女，子女的财物足够使用，财物足够使用就轻易滥用，轻易滥用就奢侈无度。对子女慈爱就不忍心严加管教，不忍心严加管教就使子女变得骄横放纵。奢侈无度家里就要受穷，骄横放纵品行就会暴戾。这就是财用充足过分慈爱，采用轻刑所造成的恶果啊。人的本性，都是财用充足以后就懒于用力，统治者管治不严就放肆胡为。财物充足尚能努力耕作的，是神农一类的人；统治者管制不严尚能整饬品行的，是曾参、史鳅一类的人。普通百姓比不上神农、曾参、史鳅，是不言而喻的。老聃有句话说：“知道满足就不会招致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因为可能遇到危险和屈辱的缘故，在已经满足之外不再需求什么的，只有老聃。现在以为满足百姓的财用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是把百姓看得都象老聃一样了。夏桀贵为天子还不满足于地位的尊贵，富有天下的一切还不满足于他的珍宝。君主纵然能满足百姓的财用，但不能满足到使他们成为天子，而夏桀未必以当上天子为满足，那么即使满足了百姓的财用，又怎么能以此作为治国的办法呢？所以英明的君主

治理国家，要让人民适应天时人事以获得财物，评定赋税的多少使贫富公平负担，增加立功的爵禄以使人们竭尽才能，加重犯罪的刑罚来禁止奸邪；让百姓凭自己的气力得到富裕，靠为国办事获得尊贵，因犯罪而受到惩罚，因立功而得到奖赏，而不考虑仁慈恩惠的赏赐，这才是成就帝王大业的治国之政啊。

人都睡着了，就分不清谁是瞎子；人都不说话，就分不清谁是哑巴。睡醒了让他们看东西，提问题让他们回答，那么哑巴瞎子就无法应付了。不听他们讲话，就辨识不出谁是无术的人；不任用他们作事，就辨识不出谁是无才的人。听他们讲话而要求他们言行相符，任用他们作事责求他办事的功绩，那么无术和无才的人就无法应付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如果听他们自吹自擂，即使是庸人和乌获那样的大力士也无法分别出来。但是如果把鼎和俎交给他们举一挙，那么谁疲弱无力谁健壮有力就可以分明了。所以官职就是有才能之士的鼎和俎，把事情交给他们做，愚蠢和聪明就可以区分开了。那些无术的人由于言论未经检验而不被采纳得以蒙混，那些无才的人由于办事未经考察而不被任用暂得好处。言论不被采纳，就自我粉饰，认为自己雄辩；自身不被任用，便自我夸饰，认为自己高明。君主

迷惑于他们的善辩，盲目地看重他们的高明，而使
他们尊贵，这就象不等待观看就确定他们视力好，不
等待回答就确定他们口才好，这样，谁是哑巴谁是瞎
子就不能区分了。英明的君主听取言论一定要责求
它的作用，考察行动一定要责求它的功效，这样，那
些虚假陈腐的学说就没有人谈了，矜夸蒙骗的行为
就无法掩饰了。

觀 行

觀行，指考察人的行為。

韓非認為人的智慧、才能、勇力都有其局限性，但是君主努力提高知人觀行的本領，就不致舉措失當。本文先說君主要知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應“以道正己”，“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才算得上英明；後說對於臣下也不能超越客觀而過分苛求，須因可能之勢，走易成之路，也就是說凭借法術，才能做到“用力寡而功名立。”

文章短小精悍，層次清晰，說理透徹，比喻恰當，富於哲理性。

古之人目短于自见^①，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②。故镜无见疵之罪^③，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④，故佩韦以缓己^⑤；董安于之心缓^⑥，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余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

天下有信数三^⑦：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举，三曰强有所不能胜。故虽有尧之智而无众人之助，大功不立；有乌获之劲而不得人助^⑧，不能自举；有贲、育之强而无法术^⑨，不得长胜。故势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乌获轻千钧而重其身^⑩，非其身重于千钧也，势不便也。离朱易百步

①短：短少，不足。 ②道：自然或社会的法则。 ③疵(cǐ刺阴平)：小毛病。 ④西门豹：战国初期魏国人，魏文侯时任邺县令时，曾引河水灌田，革除河伯娶妇的陋习。

⑤韦：熟皮子。这里指熟皮带子。 ⑥董安于：又作“董阏(yān烟)于”，春秋时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以计谋出名。 ⑦信数：必然的道理。 ⑧乌获：见本书《六反》篇注。 ⑨贲(bēn奔阴平)育：指孟贲和夏育，两人都是卫国人，战国时著名勇士。 ⑩钧：古代重量单位，三十斤为一钧。

而难眉睫①，非百步近而眉睫远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穷乌获以其不能自举②，不困离朱以其不能自见。因可势，求易道③，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时有满虚④，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为三者发喜怒之色，则金石之士离心焉⑤。圣贤之朴深矣⑥。故明主观人，不使人观己。明于尧不能独成，乌获不能自举，责、育之不能自胜⑦，以法术则观行之道毕矣⑧。

古代的人因为眼睛缺少自见的能力，所以用镜子来观察面容；因为智慧缺少自知的能力，所以用道来端正自己。所以镜子没有显现瑕疵的罪责，道没有招来显露过失的怨恨。眼睛失去镜子，就没有

①离朱：又作“离娄”，传说他是黄帝时人，视力极好，能看清百步以外毫毛的尖端。②穷：困迫，处境艰难。③易道：指容易成功的法则。这里的“道”虽为“法则”，但实指韩非提倡的“法术”，韩非以法术作为富国强兵之道。④时：时机，时运。满虚：等于说“盛衰”。

⑤金石：比喻忠贞。⑥圣贤：指理想中实行法制的君主。朴：道术，此指法术。⑦自胜：联系前文“有责、育之强而无法术，不得长胜”，“自胜”当指离开法术而自己取胜。⑧毕：完备，包罗无遗。

办法用来整饰胡须和眉毛；人离开道，就没有办法用来辨别是非。西门豹的性情急，所以他佩带柔韧的熟皮带子，以便提醒自己应该从容沉着；董安于的性情慢，所以他佩带绷紧的弓弦，以便提醒自己应该明快敏捷。所以能够以有余来补不足、以长来补短，这才能称作明主。

天下有三种必然的道理：一是智慧虽高，也有办不成的事情；二是力气虽大，也有举不起的东西；三是实力虽强，也有打不赢的对手。所以即使有尧那样的智慧，如果没有众人的辅助，也不能建立大功；有乌获那样大的力气，如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也不能自己举起自己；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猛，如果没有法术作指导，也不能永远取胜。所以客观条件总有不能得到的时候，各种事情总有不能办成的时候。乌获以千钧的东西为轻，而以自身的重量为重，并不是他的身体比千钧还重，而是客观条件不够方便。离朱以看清百步之远的毫毛末端为易，以看清自己的眉睫为难，并不是百步近了而眉睫反倒远了，而是客观法则不能允许。所以英明的君主不因为不能举起自己而使乌获一类的人受窘，不因为不能看清自己的眉睫而使离朱一类的人难堪。只要凭借可能成功的条件，寻求容易成功的法术，就会用力很少而成就功名。时运有盛有衰，

事情有利有害，万物有生有死，如果君主因为这三种客观情况流露出主观上喜怒的脸色苛求臣下，那么坚如金石的忠贞之士就会离心离德了。圣贤的法术是很深邃的。所以英明的君主“观行”的原则是考察臣下，而不是让人观察自己。如果懂得了尧不能独建大功，禹不能举起自身，孟贲、夏育不能离开法术而自己取胜的道理，用法术考察臣下，那么观行之道就尽在其中了。

亡 征

亡征，指国家可能灭亡的征兆。

本文开篇列举了可能导至亡国的四十七种征兆，对春秋战国时统治者的荒淫奢侈、昏昧无能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作了概括而具体的反映，这是一段研究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参考文字。篇末分析了亡国的内因和外因，意在说明只有用术行法，才可以消除本国的“亡征”，并能去摧毁那些已经出现了“亡征”的国家。

文章前部，极意铺陈，一气呵成，为后面议论做铺垫。篇末议论，言简意赅，比喻贴切，颇具画龙点睛之妙。全文精心剪裁，详略得当。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①，權輕而臣重者，可亡也。簡法禁而務謀慮^②，荒封內而恃交援者^③，可亡也。群臣為學^④，門子好辯^⑤，商賈外積^⑥，小民右仗者^⑦，可亡也。好宮室台榭陂池^⑧，事車服器玩^⑨，好罢露百姓^⑩，煎靡貨財者^⑪，可亡也。用時日^⑫，事鬼神，信卜筮^⑬，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听以爵不待參驗^⑭，用一人為門戶者^⑮，可亡也。官職可以重求^⑯，爵祿可以貨得者，

①國：諸侯的封國。家：卿大夫的封地。 ②簡：忽視。務：專心從事。 ③封內：境內。封，疆界。 ④為學：研治私學。韓非主張政教合一，除政治以外無教育，除官學以外無學術，所以他說群臣研治私學可亡。 ⑤門子：指門生、門客。 ⑥商賈（gǔ古）：商人。外積：把財物儲存在國外。 ⑦右仗：指注重仰仗仁義的賞賜。右，崇尚，注重。仗，仰仗，依賴。 ⑧台：一種高而平的建築物，可供望遠和游觀用。榭（xiè謝）：建在台上的敞屋。陂（bēi悲）池：池塘。陂是池岸，池是水池。 ⑨玩：供玩賞的東西。 ⑩罢：通“疲”。露：疲勞困頓。這一意義又常寫作“路”、“潞”。 ⑪煎靡：消耗揮霍。煎，使汁熬干，有消耗漸盡的意思。 ⑫用時日：指辦事選擇吉日良辰。 ⑬卜筮（shì市）：用龜甲獸骨預測吉凶叫“卜”，用蓍（shì詩）草預測吉凶叫“筮”。 ⑭參驗：用事實比較檢驗。 ⑮用一人為門戶：指用一人作為上傳下達的通道。門戶：門，比喻進言出言都由此經過。 ⑯以：凭借，依靠。重：權勢。

可亡也。缓心而无成①，柔茹而寡断②，好恶无决而无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贪而无餍③，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辞而不周于法④，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浅薄而易见⑤，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⑥，可亡也。很刚而不和⑦，愎谏而好胜⑧，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者⑨，可亡也。恃交援而简近邻，怙强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国者⑩，可亡也。羁旅侨士⑪，重帑在外⑫，上间谋计⑬，下与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⑭，下不能其上⑮，主爱信之而弗能废者，可亡也。境

①缓心：虑事迟缓。②柔茹：软弱。也可写作“柔弱”、“柔懦”。③饕（tāo涛）贪：贪婪。餍（yàn厌）：满足。④周：符合。⑤见（xiàn现）：显露。这一意义后写作“现”。⑥通：串通。⑦很刚：乘戾而倔强。很，违逆，不听从。刚，强劲，坚硬。⑧愎（bì毕）谏：任性而拒绝劝谏。⑨社稷：社为土地神，稷为谷神。古代国家必立社稷以祭祀，所以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⑩怙（hù户）：依仗，凭恃。⑪羁（jī基）旅侨士：指寄居在国内的外籍旅客与游士。⑫帑（tǎng倘）：钱财。⑬间：刺探。⑭相：官名，辅助君主执掌国政官位最高的大臣。⑮能：亲善。

内之杰不事①，而求封外之士，不以功伐课试②，而好以名问举错③，羈旅起贵以陵故常者④，可亡也。轻其适正⑤，庶子称衡⑥，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⑦，可亡也。大心而无悔⑧，国乱而自多⑨，不料境内之资而易其邻敌者，可亡也。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娶于强敌以为后妻⑩，则太子危，如是则群臣易虑⑪；群臣易虑者，可亡也。怯慑而弱守⑫，蚤见而心柔懦⑬，知有谓可⑭，断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国更置⑮，质太子未反而君易

①不事：不被任用。 ②功伐：功绩。课试：考核。

③名问：声誉。问，通“闻”，闻名。举错：安置。指任免官吏。错，通“措”。 ④起贵：起用到尊贵的位置上。陵：超过。故常：常例，指论功定爵的常规。 ⑤适正：嫡长子，君主正妻的长子。适，通“嫡”。 ⑥庶子：除嫡长子以外的国君的其他儿子。 ⑦即世：去世。 ⑧大心：疏忽大意。与“小心”相反。 ⑨多：赞美。 ⑩后妻：君主的正妻。 ⑪易虑：改变想法。指不再拥戴太子。 ⑫慑（shè社）：害怕。弱守：不能坚守己见。 ⑬蚤：通“早”。 ⑭知：智慧。有：通“又”。谓：认为。 ⑮出君：出国在外的君主。更置：改立。指另立新君。

子^①，如是则国携^②；国携者，可亡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③，刑戮小民而逆其使^④，怀怒思耻而专习则贼生^⑤；贼生者，可亡也。大臣两重^⑥，父兄众强^⑦，内党外援以争事势者^⑧，可亡也。婢妾之言听，爱玩之智用^⑨，外内悲惋而数行不法者，可亡也。简侮大臣，无礼父兄，劳苦百姓，杀戮不辜者，可亡也。好以智矫法^⑩，时以行杂公^⑪，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无地固，城郭恶^⑫，无畜积^⑬，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种类不寿^⑭，主数即世，婴儿为君，大臣专制，树羁旅以为党，数割地以待交者，可亡也。太子尊显，徒属

①质太子：抵押在别国的太子。当时各诸侯国为了表示信任与友善，常把国君的儿子送到别的国家抵押去做人质。
易子：改立太子。②携：离心。指怀有二心。③狎（xiá 匣）：亲近而不庄重。④逆其使：指违逆他们的心情去役使。⑤习：亲近。贼：劫杀。⑥两重：两位大臣双方权势都很大。⑦父兄：对君主的同姓重臣的敬称，指君主的叔伯、兄弟。⑧事：职务。⑨爱玩：指讨君主的喜欢、供玩乐的近臣。⑩矫：改变。⑪行：私行。杂：扰乱。⑫城郭：内城叫“城”，外城叫“郭”。⑬畜：蓄积。⑭种类：族类，此指君主的家族。

众强，多大国之交，而威势蚤具者，可亡也。变褊而心急①，轻疾而易动发②，心悁忿而不訾前后者③，可亡也。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④，可亡也。贵臣相妒，大臣隆盛，外借敌国，内困百姓，以攻怨仇，而人主弗诛者，可亡也。君不肖而侧室贤⑤，太子轻而庶子伉⑥，官吏弱而人民桀⑦，如此则国躁⑧，国躁者，可亡也。藏怨而弗发，悬罪而弗诛⑨，使群臣阴憎而愈忧惧，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军命将太重，边地任守太尊⑩，专制擅命，径为而无所请者，可亡也。后妻淫乱，主母畜秽⑪，外内混通，男女无别，是为两主⑫；两主者，可

①变褊(biǎn贬)：度量狭小。变，通“辨”，不容事而性急。褊，原为衣服狭小，引申为狭隘。②轻疾：轻率浮躁。③悁(yān冤)：积怒。訾(zī资)：考虑。④本教：指农业和练兵。⑤侧室：指君主的叔伯，兄弟。古代嫡长子继位，其它庶出者叫“侧室”。⑥伉(kàng抗)：强。⑦桀：不驯服，指不服从管教。⑧躁：动荡不安。⑨悬罪：搁置犯罪的案件不作处理。⑩守：郡守，郡的最高长官。⑪主母：君主的母亲，即太后。畜秽，指私养姘夫。⑫两主：两个主子。指后妻与太后的权势同君主的权势相抗衡，形成两个权力中心。

亡也。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①，如此则内外乖^②；内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贵，偏党众强，壅塞主断而重擅国者^③，可亡也。私门之官用，马府之世绌^④，乡曲之善举^⑤，官职之劳废，贵私行而贼公功者，可亡也。公家虚而大臣实，正户贫而寄寓富^⑥，耕战之士困，末作之民利者^⑦，可亡也。见大利而不趋^⑧，闻祸端而不备，浅薄于争守之事，而务以仁义自饰者，可亡也。不為人主之孝^⑨，而慕匹夫之孝，不顾社稷之利，而听主母之令，女子用国^⑩，刑余用事者^⑪，可亡也。辞辩而不法，心智而无术，主多能而不以法度从

①相室：执政大臣。典谒：主管通报传达的内廷小官。
②乖：背离，违反。③重：甚，极。擅国：独揽国家大权。
私门：指权臣之家。④马府：掌管军功册的官府。这里指军功册上有记录的人，即立过军功的人。世：子孙后代。绌（chù触）：通“黜”，废弃，不用。⑤乡曲：指穷乡僻壤的地方。⑥正户：有固定户籍的人。寄寓：没有户籍而客居的人。⑦末作之民：指从事工商的人。⑧趋：快步走，这里指追求。⑨人主之孝：君主的孝。《孝经》认为，君主的孝能“保其社稷而和其人民”。而庶人之孝只能“谨身节用以养父母”。⑩用国：执掌国政。与下文“用事”同。⑪刑余：指受过官刑的宦官。

事者，可亡也。亲臣进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贤良伏，无功贵而劳苦贱，如是则下怨；下怨者，可亡也。父兄大臣禄秩过功^①，章服侵等^②，宫室供养太侈，而人主弗禁，则臣心无穷；臣心无穷者，可亡也。公婿公孙与民同门^③，暴傲其邻者^④，可亡也。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⑤。木之折也必通蠹^⑥，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⑦，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⑧，其兼天下不难矣！

①禄秩，俸禄的等级。 ②章服：古代以日月、星辰、龙、蟒、鸟、兽等图文作为标明等级的礼服。 ③公婿 公孙：古代称诸侯的女婿叫公婿，子孙叫公子、公孙。这里泛指王亲国戚。同门：在同一里门出入。④暴傲（ào傲）：暴虐而骄横。 ⑤踦（qī欺）：偏重。 ⑥通：经由。蠹（dù杜）：蛀虫。 ⑦万乘之主：拥有万辆兵车的君主，指大国的君主。 ⑧服：用。风雨：即前文所说的“疾风”、“大雨”，这里比喻摧毁那些已有灭亡征兆国家的条件。

凡是君主的封国弱小而卿大夫的封地强大，君主的权势小而臣下的权势大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忽视法制、禁令而专用计谋，荒废境内的治理而依赖外国救援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官吏们研治私学，门客喜欢空言善辩，商人把财物储存在国外，百姓注重依赖仁义施舍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爱好宫室、台榭、池塘，追求车马、服饰、器皿、珍玩，喜欢过度疲弊百姓，消耗挥霍财物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办事选择吉日良辰，事奉鬼神，迷信卜筮，喜欢祭祀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听取意见只根据爵位的高低而定，不去用事实检验，只用一个人作为上传下达的通道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禄可以靠钱财买到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虑事迟缓而没有成效，性情懦弱而不果断，好坏不分没有定见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贪婪而不知满足，追求财利而喜欢占便宜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喜欢浮夸的言辞而不合于法制，爱好巧辩的说词而不讲求实用，滥用华丽的词藻而不考虑它的功效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不持重而轻易表现好恶，泄漏秘密而没有隐藏，不够周到细密而将臣下的进言互相串通透露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乖戾倔强而不随和，拒绝劝谏而好胜，不顾国家的利益而轻易表现出自信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依

仗友好国家的援助而怠慢近处的邻国，凭恃强大国家的救助而轻侮邻近国家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寄居在国内的外籍旅客与游士，把大量的钱财存放国外，在上面刺探国家的机密，在下面干预百姓事务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百姓信任他们的相国，不亲近他们的君主，君主又宠爱信任相国而不肯废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内的杰出人才不被任用，却寻求国外的游士，不按功绩进行考核，却喜欢根据虚名任免官吏，把寄居在国内的外籍游士起用到尊贵的位置上，而超过论功定爵的常规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轻视嫡长子，庶子跟嫡长子抗衡，太子没有确定而君主就去世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粗心误事而不悔悟，国家混乱还自以为不错，不估量国内的实力而轻视邻近敌国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家很小而不甘心处于卑下地位，力量很弱而不畏惧强国，不讲礼仪而侮慢强大的邻国，贪得无厌一意孤行而不善于办理外交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已经立了太子，又娶强敌的女子做为正室夫人，太子的地位就危险了，这样，群臣就会改变想法不再拥戴太子；群臣改变想法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性情怯懦而不能坚守己见，早已发现祸端，但是内心软弱犹豫不决，虽然认识上又认为可以去解决，但是决定了又不敢去实行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出国的君

主还在外边而国内另立了君主，抵押在别国的太子还没回来而国君改立了太子，这样百姓就会产生二心；百姓产生二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侮辱了大臣而又亲近戏弄他，惩罚了小民而又违逆他们的意愿役使他，这些人心怀怨忿不忘耻辱，而国君还亲近他们，那么就会发生劫杀的事情；发生劫杀事情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两位大臣双方权势都很大，君主的同姓重臣既多又强，他们内结党羽、外借交援而争权夺势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听信婢妾的言语，采用供玩乐的近臣的奸谋，朝廷内外都在悲痛叹息，而婢妾和近臣仍然屡屡做出违法事情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轻视侮辱大臣，对于同姓重臣无礼，使百姓劳苦，杀害无辜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喜欢用个人的智谋改变法制，经常用自己的私行扰乱国家，法律和禁令随意改变，命令频频发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没有险要的地势，城墙修筑得不好，国家没有积蓄，财物很少，没有防守和进攻的准备而轻易打仗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族人寿命不长，君主接连死去，婴儿做了君主，大臣专断行事，扶植外来的游士结为党羽，常常割地以求跟大国结交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太子的地位过于尊贵显赫，党徒既多又强，跟许多大国结交，声威和权势过早就已形成的，国家就可能灭

亡。度量狭小而急躁，处事轻率而容易激动发作，心怀积忿而不思前虑后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常常动怒而爱好使用武力，忽视农业和练兵而轻易打仗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权贵互相嫉妒，大臣权势很大，他们在外借助敌国的势力，在内困扰百姓，攻击和自己有私怨私仇的人，君主却不加以诛除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缺德少才，他的叔伯、兄弟有才干，太子的权势小而庶子的势力大，官吏软弱而百姓难以驯服，这样，国家就会动荡不安，动荡不安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怀恨而不发作，搁置犯罪的案件对犯人不加惩罚，使群臣暗中憎恨君主而更加担忧害怕，长期不能知道自己命运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派遣出的军队任命的大将权力很大，边境任命的郡守地位太高，他们独断专行，直接行事而不请示国君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正室夫人淫乱，君主的母亲私养姘夫，宫里宫外混乱私通，男女分别疏于限制，这就容易形成妻后与太后两个权力中心。妻后和太后两个权力中心与君主相对抗，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正妻遭到贱视而婢妾受到尊宠，太子遭到贬抑而庶子受到尊重，相国的权势小而内廷小官的权势大，这样就会造成朝廷内外违反尊卑的情况；朝廷内外违反尊卑，国家就可能灭亡。大臣非常显贵，私党既多又强，封锁君

主的决断而极力独揽国家大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权臣豪门的属吏被任用，立过军功的子孙后代却被贬黜，穷乡僻壤有善名的人被选拔，服官任职有劳绩的人却被废弃，看重谋私利的行为而贱视为国立功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国家的府库空虚而大臣的家财充实，有固定户籍的人贫穷而客居的人富裕，农民和士兵困苦，而从事工商的人捞到好处的，国家就可能灭亡。看到国家的大利不去努力追求，听到祸乱的苗头不加戒备，对于攻战和守备的事情浅薄无知，却致力于用仁义来自我粉饰的，国家就可能灭亡。不致力于君主保国安民的大孝，却羡慕平民奉养父母的小孝，不顾国家的利益，却听太后的命令，太后执政，宦官掌权的，国家就可能灭亡。能说会道而不守法度，头脑机智而不善于用术，君主多才多艺却不能按照法度行事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宠信的臣子被任用而故臣旧僚被黜退，庸才当权而贤良埋没，没有功绩的人显贵，劳苦功高的人却很卑贱，这样，臣民就会怨恨，臣民怨恨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的同姓大臣俸禄的等级超过了他们的功劳，他们的服饰侵越了规定的等级，宫室的供养太奢侈，而君主不加制止，臣下的贪欲就会没有止境，臣下的贪欲没有止境，国家就可能灭亡。王亲国戚与百姓在同一里门进进出出，对

于邻里暴虐而骄横的，国家就可能灭亡。

出现了灭亡的征兆，不是说国家一定要灭亡，是说它可能灭亡。两个唐尧那样的好君主，谁也不能统治谁；两个夏桀那样的坏君主，谁也不能灭亡谁。灭亡或称王的关键，必定取决于两国的安定与混乱、强盛与衰弱的不相平衡的状况。树木折断一定由于生了蛀虫，土墙倒塌一定由于有了裂缝。但是树木虽然生了蛀虫，没有强风也不会折断；土墙虽然有了裂缝，没有大雨也不会倒塌。大国的君主，如能用术行法，并以法术作为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家的风雨去摧枯拉朽，那么他兼并天下就不难了。



显 学

显学，指当时名声最高、影响最大的儒、墨两家学派。韩非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这两家的政治主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

文中尖锐地指出显赫的儒、墨两家学说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进而说明君主兼听完全相反的儒、墨两家学说，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提出了“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的主张；阐述了治国要靠法而不靠德和法家治国的四项基本政策——耕田垦草（重农）、修刑重罚（任法）、征赋钱粟（征赋）、境内必知介（力战）。

“民知（智）之不足师用”表现了韩非轻视民众智慧和力量的思想，这是他思想上局限性的反映。

文中论辩逻辑严谨，步步深入，用对比的手

法，将儒、墨两家学派对富国强兵的危害揭示得淋漓尽致；比喻贴切灵活，通俗明白，使文章即生动又有说服力。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①。墨之所至，墨翟也^②。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③，有子思之儒^④，有颜氏之儒^⑤，有孟氏之儒^⑥，有漆雕氏之儒^⑦，有仲良氏之儒^⑧，有孙氏之儒^⑨，有乐正氏之儒^⑩。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⑪，有相夫氏之墨^⑫，有邓陵氏之墨^⑬。故孔、墨之后，儒分为

①孔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始祖。②墨翟：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始祖。③子张：姓颛（zhuān专）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时期陈国人。孔丘弟子。④子思：孔丘之孙，名伋，字子思。相传《中庸》一书是他作的。⑤颜氏：在孔丘的弟子中，姓颜的很多，如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等，这里不知指何人。⑥孟氏：即孟轲，战国时期邹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孔丘的思想，是继孔丘之后儒家学派的著名代表者。⑦漆雕氏：指孔丘弟子漆雕开。⑧仲良氏：即仲梁子，战国时期鲁国人。⑨孙氏：可能指公孙龙，字子石。孔丘弟子。⑩乐正氏：姓乐正，字子春，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弟子曾参的学生。⑪相里氏：指相里勤，是南方墨家学派的代表。⑫相夫氏：一作伯夫氏，墨家学派代表。⑬邓陵氏：即邓陵子，也是南方墨家学派的代表。

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①，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②，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③。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氏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

①桐棺：桐木做的棺材。桐木木质粗劣，很容易腐烂。②大毁扶杖：居丧时悲痛得形体憔悴，靠拄拐杖才能行走。③戾（lì立）：违背。这里指违背人的常情，即不孝。

违于臧获^①，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②，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图圉，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③。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繆行同异之辞^④，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⑤。”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⑥，非侈则堕也^⑦。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

①臧获：奴仆。 ②宋荣子：即宋钐（jiān间），战国时期宋国人。议：通“仪”，标准。③议：与上文之“议”同义。 ④繆：通“谬”，荒谬。 ⑤实：充满，装满。 ⑥饥馑（jīn紧）：泛指荒年。疚：久病。 ⑦堕：通“惰”，懒惰。下文“堕”与此同。

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①，不可得也。藏书策^②，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③，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④，执操不侵，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而无私斗^⑤，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则用

①重：认为重要。殉上事：为君主的事业而牺牲。②书策：由竹简、木简编连而成的书籍。这里指儒家典籍。③服：从事。这里是讲习、传授的意思。④参明：高明。这里用作动词，自以为高明。⑤距：通“拒”，抵抗。

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①，君子之容也，仲尼几而取之^②，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③，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④。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今之新辩滥乎宰予^⑤，而世主之听眩乎仲尼^⑥，为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⑦，而有华下之患^⑧；赵任马服之辩^⑨，而有长

①澹（tán谈）台子羽：姓澹台，字子羽，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弟子。②几：近于。这里是认为差不多的意思。③宰予：名予，字子我，春秋时期鲁国人，孔丘弟子。④充：满足。这里是相符合的意思。⑤滥（làn烂）：超过。⑥眩（xuàn渲）：迷惑，不清醒。⑦孟卯：即芒卯，战国时魏国的将军。⑧华下之患：指魏国在华阳的失败。公元前273年，赵、魏联合攻打韩国的华阳（今河南新郑北），秦国大将白起率兵援助韩国，打败魏将孟卯，斩首十三万，魏被迫割地讲和。⑨马服：即马服君，赵国大将赵奢的封号。赵奢死后，他的儿子赵括继承了他的封号。此指赵括。

平之祸^①。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而察青黄^②，区冶不能以必剑^③；水击鹄雁，陆断驹马^④，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⑤，伯乐不能以必马^⑥；授车就驾，而视其末涂^⑦，则臧获不疑弩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⑧，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⑨，猛将必发于卒伍^⑩。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⑪，则官职大而愈治。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①长平之祸：指赵国在长平的失败。公元前261年，赵国大将廉颇与秦国大将白起、王龁在长平相持。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命令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取代大将廉颇，出兵攻打秦军，大败被围。赵括战死，损兵四十五万。
②锻锡：古代炼铜铸剑时要掺加锡。青黄：指冶炼时的火色。
③区（ōu欧）冶：即区冶子，春秋时期越国人，善于造剑。
④驹：小马。
⑤齿：马的牙齿，从牙齿的多少可以断定马的年龄。吻：嘴唇。
⑥伯乐：春秋时人，传说是善于鉴别各种马的专家。
⑦涂：通“途”。
⑧课：考核。功伐：功绩。
⑨州部：古代地方行政单位。
⑩卒伍：古代军队基层编制，百人为卒，五人为伍。
⑪迁官：升官。袭：逐层上加。

磐石千里^①，不可谓富；象人百万^②，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③。今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④，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⑤，显而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知祸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者也。

故敌国之君王虽说吾义^⑥，吾弗入贡而臣^⑦；关内之侯虽非吾行^⑧，吾必使执禽而朝^⑨。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①磐(pán盘)石：大石头。这里指布满大石头的土地。 ②象人：木偶、陶俑，古代用作殉葬品。 ③距：通“拒”。 ④商官：用钱买得官爵的商人。技艺之士：指手工业者。 ⑤毋：无，没有。 ⑥说(yuè月)：高兴，喜欢。这个字后代写作“悦”。 ⑦臣：臣服，即使别人向自己称臣。 ⑧关内之侯：即关内侯，战国时设置的一种爵位，秦制爵第十九级为关内侯。 ⑨执禽：古代臣下朝见天子或诸侯时，拿着作为进见礼物的禽鸟，表示臣服。

夫圣人之治国①，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②，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括之道用也③。虽有不恃隐括而自直之箭、自圜之木④，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自善之民⑤，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⑥。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

①圣人：古代理想中的具有最高道德和智慧的人。这里指能实行法治的英明君主。 ②圜：通“圆”。 ③隐括（guā瓜）：见本书《难势》篇注⑤。 ④“而”字之后《韩非子校注》本原有“有”字，今据文意删去。 ⑤“而”字之后《韩非子校注》本原有“恃”字，今据文意删去。 ⑥狂：通“诳”，说谎，欺骗。这里指谎言。

人①，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谀也②，夫谀性也③。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西施之美④，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⑤，则倍其初。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之祝人曰⑥：“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⑦，而一日之寿无征于人，此人所以简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⑧，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

①说(yuè月)：喜欢。后来写作“悦”。 ②谀：通“谀”，奉承。下文“谀”同此。 ③性：疑是“狂”字之误，译文按“诋”义处理。 ④毛嫱、西施：古代越国的两个美女。 ⑤脂泽，化妆用的脂膏。黛(dài代)：黛墨，古代女子画眉用的青黑色颜料。 ⑥巫祝：古代从事通鬼神迷信活动的人。 ⑦括：通“聒”(guō郭)，声音嘈杂。 ⑧善：疑是“言”字之误。

仁义者故①，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②，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擗瘞则寝益③。剔首、擗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④。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⑤，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⑥，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⑦，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之士者，为民知之不足师用⑧。

①者：同“之”。故：事。 ②伊尹：商朝初年的执政大臣，辅佐汤灭夏。管仲：姓管，名夷吾，春秋初期法家代表人物，曾辅佐齐恒公实行改革，使齐国强盛起来，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③擗（pī僻）：割开。瘞（cuō磋）：疖子。寝（jiù进）：通“浸”，逐渐扩大。④犯：触犯。这里有遭受的意思。 ⑤军旅：军队。这里指军队给养。 ⑥介：铠甲，这里借指军事。 ⑦禽：通“擒”。 ⑧知：通“智”，智谋。

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①，郑人谤訾②。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③，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

当今世上最显赫的学派是儒家和墨家。儒家学说达到最高峰的人是孔丘。墨家学说达到最高峰的人是墨翟。自从孔丘死后，儒家有子张、子思、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各派。自从墨翟死后，墨家有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各派。所以孔丘之后，儒家分为八个流派，墨翟之后，墨家分为三个流派。他们对儒家和墨家学说的择取和舍弃不同，甚至相反。可都自己认为是孔、墨的真传。孔丘和墨翟不能复活，让谁来鉴定当世这些学派的真假呢？孔子、墨子都赞颂尧、舜，但他们对尧、舜择取和舍弃的内容不一样，可都自己认为是尧、舜的真传。尧、舜不能复活，让谁来鉴定儒、墨两家学说哪一家是尧、舜之道的真传呢？

①子产：春秋时郑国的大夫，有名的政治家。 ②谤訾（zǐ紫）：毁谤。 ③贤智：指儒家推崇的贤智之士。

殷末周初距离现在有七百多年，虞末夏初距离现在有二千多年，尚且不能审定儒、墨两家学派哪个真，哪个伪，何况现在却要审定三千年以前的尧、舜之道，想来更是不能确定的吧！对事物的实际效果没有经过验证就肯定它，那是愚蠢；把不能肯定的东西作为判定事物的根据，那是欺骗。所以，公开地把先王之道作为依据，一定要肯定尧、舜的一切，这不是愚蠢，就是欺骗。愚蠢和欺骗的学说，杂乱矛盾的行为，英明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

墨家的葬礼是冬天死了人就用冬天随身穿的衣服作寿衣，夏天死了人就用夏天随身穿的衣服作寿衣，用三寸厚的桐木板做棺材，守孝三个月。当世的君主认为这是节俭，因而敬重他们。儒家提倡倾家荡产办丧事，守孝三年，要悲痛到形体憔悴的程度，靠拄拐杖才能行走。当世的君主认为这是孝心，因而敬重他们。那么肯定墨子的节俭，就应当否定孔子的奢侈；肯定孔子的孝心，就应当否定墨子的不孝。现在孝和不孝、奢侈和节俭全都包括在儒墨两家的学说中，君主却同等地以礼优待他们。漆雕氏主张跟别人争斗时脸上不露出屈服懦弱的神情，眼睛不露出胆怯逃避的神色，自己做错了事，就是对奴仆也要避让，行为诚实正直，就是对诸侯当面也敢斥责。当世君主认为这是诚实正直，因而敬重他。宋荣子的主张是提倡不和别人争斗，倡

导不报复仇恨，坐监牢也不感到羞耻，被人欺侮也不觉得耻辱。当世君主认为这是宽容，因而敬重他。那么若是肯定漆雕氏的诚实正直，就应当否定宋荣子的宽恕；若是肯定宋荣子的宽宏，就应当否定漆雕氏的凶暴，现在，宽宏、正直、宽恕、凶暴全都包括在这两个人的学说之中，君主却同等地以礼优待他们。从愚蠢欺骗的学说到杂乱矛盾的言词争论不休，君主都听信了，所以天下的学者，言论没有统一的思想，行为没有固定的准则。冰和炭不能相容，寒冷的天气和炎热的天气不能同时到来，杂乱矛盾的学说不能兼收并蓄地用来治理国家。现在，对君主杂乱的学说、荒诞的行为、互相矛盾的言词都同时听信，那国家怎能不混乱呢？既然君主听话和行事是这样，那么对于治理百姓也一定是这样了。

当今社会上的学者谈论起治理国家的事情，多数的人都说：“分给贫穷的人土地，使没有财物的人有财物。”而今有的人跟别人的情况相类似，并没有丰收年景和其他收入的好条件，唯独他能够完全自给自足，那不是辛勤劳作，就是省吃俭用的缘故。还有的人跟别人的情况也相类似，没有遇到荒年、久病、祸害、判罪的灾殃，唯独他贫穷困苦，那不是奢侈，就是懒惰的缘故。奢侈、懒惰的人贫穷，勤劳、省俭的人富裕。现在君主向富裕的人

征收财物，把这些财物分给贫穷的人家，这无疑是强取勤劳省俭人家的财物给予奢侈懒惰的人家。这样，要想要求人民努力种田、俭省资财，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假如这里有一人，他认为：不进入危险的城里、不到军队里当兵、不肯为天下民众的利益而拔下他小腿上的一根汗毛都是合理的行为。当世君主一定听从并敬重他，推崇他的见识，崇尚他的行为，认为这是轻视财物而重视自己生命的人。君主所以拿出肥美的田地、宽敞的住宅，设置官爵和俸禄，那是要用它来换取人民为官职爵位卖命的。现在君主敬重那些轻视财物而重视自己生命的人，这样要想要求人民把冒死为君主的事业献身看作头等大事，那是不可能的。有的人收藏书册，演习辩论，聚集门徒，讲习文献经典并且高谈阔论，当世的君主一定很听信他，敬重他，并且说：“尊敬有德有才的人是先王治国的原则”。官吏收缴赋税的对象是种田的人；君主供养的人却是不劳而食的学士。种田的人负担着沉重的赋税，不劳而食的学士却得到丰厚赏赐，这样，要想要求人民辛勤劳作，少说空话，那是不可能办到的。还有的人树立气节，炫耀自己高明，坚守自己的节操，不容许别人侵害，只要一听到仇恨自己的话，一定拔剑追赶上去。当世

君主一定会听从他，敬重他，认为他是重视自己名誉的人。士兵在战场上杀敌的功劳不加赏赐，可那些为私利争斗的“勇士”却受到敬重，得到荣誉和地位。这样，要想要求人民努力作战抗击敌兵，不去为私利而斗争，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国家太平的时候，供养着儒生和侠客，战祸到来的时候，却要使用兵士抗击敌人。平时供养的不是要使用的人，要使用的又不是平时供养的人，这就是国家发生祸乱的原因。再说，君主在听取学者言论的时候，倘若认为他的学说正确，就应当在官府中实施他的学说，并且任用他；倘若认为他的学说荒谬，就应当驱除他，并且他的学说一露头就要加以禁止。现在，认为正确的没有在官府中实施；认为荒谬的也没有在那种学说露头时加以禁止。正确的不运用，荒谬的不禁止，这是使国家发生祸乱以至走向灭亡的道路。

澹台子羽有君子的仪表，孔子认为他和君子差不多，就收他作弟子。跟他相处久了，就觉察到他的品行跟仪表不相称。宰予的言词高雅而华丽，孔子认为他和学者差不多，就收他作弟子，跟他相处时间长了，就发现他的智慧跟口才不相符。所以孔子说：“凭外貌来判断人的优劣么，我在子羽身上出现了错误；凭言谈来判断人的优劣么，我在宰予身

上出现了过失。”因此，凭着孔子的智慧，还有那样违背事实的名声。现在新起的辩论之辞比宰予的言词更加动听，而当世君主听辩论之辞比孔子还糊涂，因为喜欢他的言词，就任用他这个人，那怎么能够没有错误呢？所以魏国听信了孟卯的夸夸其谈，就铸成华阳兵败的灾难；赵国听信了赵括的纸上谈兵，就酿成了长平兵败的祸患。这两件事情，都是听信辩论之辞造成的错误。单看冶炼时掺锡多少和火色，就是铸剑能手欧冶子也不能据此断定剑的好坏；到水上能击杀鹄、雁，在陆上能砍断驹马，那么就是奴仆也不能怀疑这剑是锋利还是不锋利。只是扒开马的嘴看牙齿和审视外表状况，那么就是伯乐也不能据此断定马的优劣。把马套上车让他驾着车奔跑，一直看着它跑到路途的终点，那么就是奴仆也不会怀疑这马好与不好。只看容貌和服饰，只听言辞，就是孔子也不能据此断定一个人的能力高低；通过担任的官职试用他，考查他的功绩，那么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对他的愚笨还是聪明也不会怀疑了。所以，英明君主任用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地方低级官吏中提升起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中涌现出来的。有功劳的人一定要给予奖赏，那么奖赏的爵位俸禄越多，就越能使人们受到鼓励；要逐级提升官职，那么提升的官位越高职责越

大，就越能把政事管理得好。用优厚的爵禄鼓励官吏，尽职尽责，这是实现统一天下大业的有效措施。

不能种庄稼的石头地，纵然有一千里，也不能说是富饶；用木头或泥土作成的俑人，即使有百万个，也不能说是强盛。石头地不是不广大，俑人不是数量不多，所以不能说是富裕和强盛，是因为石头地不出产粮食，俑人不能用来抗击敌人。而今商官和手工业者也是不靠耕田吃饭的人，这样，有土地不去开垦，就跟石头地一样了。儒生和侠客没有战功，却能得到显贵的地位和荣誉，那么民众就不会听从使唤，跟俑人没有什么不同了。只知道把石头地和俑人看作祸害，却不知道商官、儒生和侠客就象不能耕种的石头地和不听使唤的俑人一样是祸害，那是不懂得事物之间同类相推的道理。

所以国力相当的君主虽然称赞我们的道义，我们却无法叫他们进贡称臣；关内侯虽说反对我们的行为，我们却一定能使他们拿着礼物来朝拜。由此可见，力量强大就有人来朝拜，力量弱小就要向别人朝拜，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致力积蓄自己的力量。严厉的家不会有凶悍的奴仆，可慈善的母亲却会有败坏门风的子女。我由此知道威严的权势可以禁止暴行，厚道的德行却不能制止祸乱。

圣人治理国家，不是依靠人们主动地替自己做

好事，而是要使他们不可做坏事。依靠人们主动地替自己做好事，全国也数不到十个做好事的人；使人们不能做坏事，那就可以使全国人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要采用多数人能做得到的措施，要摒弃少数人才能做得到的措施，所以不应该致力于德治，而应该致力于法治。一定要靠自然生长得直的箭竹做箭杆，那就一百代也不会有箭了；靠自然生长得圆的木材做车轮，那就一千代也不会有车轮了。自然生长得直的箭竹，自然生长得圆的木材，一百代没有一棵，可是为什么世上的人们都有车子可坐和有箭射鸟呢？那是因为用工具矫正竹木的方法已被人们采用。即使有不依靠隐括的矫正就自然直的箭竹、自然圆的木材，但技术高的木匠并不会重视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坐车的并不是一个人，射箭的也不是发一支箭。虽然也有不依靠奖赏的鼓励和刑罚的管制就自行做好事的人，但英明的君主并不会重视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国家的法律不可以抛弃，所要统治的也不只是一个人。所以有韬略的君主并不追求少数人偶然做得出的善行，而要推行多数人必然做得到的法治措施。

现在有人对别人说：“我能使你一定聪明，并且长寿”，那么世上人一定认为这是骗人的话。聪明是先天生成的，长寿是命里注定的。天生的和命定

的不是能从别人那里学得的。用人们做不到的事去讨人喜欢，这便是世上人说他是欺骗的原因。对别人说“能使你一定聪明并且长寿”而又办不到，这就是讨好。讨好也是一种欺骗。儒家学派主张用仁义教导人，这就等于用“使你一定聪明和长寿”一类骗人的话去讨人喜欢，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会接受这种说教的。所以称赞毛嫱、西施的美貌，对自己的容貌并没有益处；只有使用脂膏、花粉、黛墨化妆一番，就会比原来的容颜加倍美丽。同样的道理，谈论先王的仁义，对治理国家并没有益处；只要明确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坚决实行赏罚措施，这也就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脂泽粉黛”啊！所以英明的君主认为有助于治国的法律制度是急需的，认为颂扬先王的仁义道德是可以延缓从事的，因此不讲儒家学派的仁义。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说：“让你长生千年万年。”只听长生千年万年的声音在耳边嘈杂不休，可是连给人延长一天寿命的效验都没有，这就是人们怠慢巫祝的原因。如今社会上儒生游说君主，不谈现在用来治理好国家的方法，反而大谈先王治国的功业；不审察官府法令的执行情况，不考察邪恶之臣犯法的真情，却都去讲述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佳话和古代帝王如何建功立业。儒生言过其实地

说：“听信我的话，就可以称霸称王。”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祝，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所以英明的君主选取对治国有实效的事情，抛弃对治国无用的东西，不谈论仁义道德，不听信儒生的花言巧语。

现在，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顺应民心。”假如需要顺应民心才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象伊尹、管仲这样的人才也没有用场了，只要听凭民众的意愿就可以了。民众的智谋不可以采用，它就象婴儿的心理一样。婴儿不剃头发会肚子痛，生了疖子，不挑破挤出脓水就会逐渐加重。剃头发或挤疖子脓水时，一定需要一个人抱住他，由慈爱的母亲去处理，可是婴儿还是会啼哭呼喊不停，因为婴儿不懂得遭受一点小痛苦会得到解除痛苦的大利。现在君主急切地督促开荒种田，用来增加民众的财产，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严酷了；修订刑法，加重处罚，本是为了禁止邪恶的活动，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严厉了；征收钱粮，用来充实国家仓库，以备救济灾荒、准备军队给养，而民众却认为君主太贪婪；要全国的人都必须懂得军事，不许私自逃脱兵役，同心协力积极作战，虏获敌人，民众却认为君主暴虐。以上这四种措施，都是为了使民众生活安定，而民众却不知道高兴。

君主要寻找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智谋不值得效法、采用。从前，洪水泛滥时，大禹疏通江河，民众却堆积瓦石，筑堤截流；子产提倡开垦荒地，种桑养蚕，郑国人却说他的坏话。大禹为天下人谋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却都因此遭毁谤，民众的智谋不值得采用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因此，选拔人才时要寻求贤智的人，制订政策时希望迎合民心，这都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是不可以用它来治国的。

忠 孝

忠孝，指的是“忠顺孝悌之道”。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忠顺孝悌之道的议论，否定贤治阐扬法治。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所称道的尧、舜、汤、武并不是明君贤臣，而是弑君夺国的贼子，从而提出治国要“上法而不尚贤”；通过批驳尧、舜、汤、武、古今烈士违背忠孝的行径，阐述了法家的忠孝准则——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强调当今治国要靠刑赏，不能因为有许多和跖的特殊情况就废弃赏罚而听信虚言妄说。

文章单刀直入，有破有立，观点鲜明。言词辛辣，层层推论，步步深入，逻辑性强。

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①，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②，有曲于父③。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尧为人君而君其臣④，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⑤，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谓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⑥；所谓贤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职以戴其君者也⑦。今尧自以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为贤而不能以戴尧，汤、武自以为义而弑其君长，此明君且常与而贤臣且常取也。故至今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⑧，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国者矣。

①悌：敬爱兄长。顺：顺从丈夫。 ②弑：杀。古时把臣杀君、子杀父叫“弑”。 ③曲：弯曲，这里有背逆的意思。 ④君其臣：让他的臣子做君主。传说尧在年老时把他的君位让给舜。 ⑤弑其主：传说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荒淫无道，被商汤打败，死于鸣条（今河南长垣西南，一说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刑其尸：传说商代最后一个君主纣残暴无道，周武王率兵讨伐，商败，纣投火自焚，武王割下他的头示众。 ⑥畜：饲养，这里有驾驭、驯服的意思。 ⑦辟（bì必）：法。戴：拥护。 ⑧家：春秋战国时期指大夫管辖的区域。

父而让子，君而让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①。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②，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③，戴氏夺子氏于宋^④。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记曰^⑤：“舜见瞽瞍^⑥，其容造焉^⑦。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⑧！有

①定位一教：确定名位统一政教。 ②上贤：崇尚贤人。上，通“尚”，尊崇。常：常道，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 ③田氏夺吕氏于齐：齐国是周初功臣吕望的封地，公元前481年齐国的执政大臣田常杀死齐简公，立简公弟为平公，到前386年周王室承认田氏为诸侯，从此田氏取代了吕氏为齐国君主。 ④戴氏夺子氏于宋：此事指约于公元前255年司城子罕杀死奢侈无道的齐桓侯自立为国君。戴氏，司城子罕姓戴，故称戴氏。子氏，宋国是商王纣的庶兄微子启的封地，商王是子姓，故称宋君为子氏。 ⑤记：记载。这里指记载历史的书籍。 ⑥瞽瞍(gū sōu 古叟)：传说是舜的父亲。 ⑦造：通“蹙”(cù 促)：局促不安的样子。 ⑧岌岌(jí及)：山高得象要倒塌的样子，这里形容危险。

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
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为主臣，退不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今舜以贤取君之国，而汤、武以义放弑其君①，此皆以贤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贤之。古之烈士②，进不臣君③，退不为家，是进则非其君，退则非其亲者也。且夫进不臣君，退不为家，乱世绝嗣之道也④。是故贤尧、舜、汤、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乱术也。瞽瞍为舜父而舜放之，象为舜弟而杀之⑤。放父杀弟，不可谓仁；妻帝二女而取天

①放：放逐。 ②烈士：这里指只追求声誉而不愿出任官职的人。 ③进：到朝廷做官。下文“退”，指退朝回家。 ④绝嗣（sì四）断绝子孙。嗣，子孙。 ⑤象：相传是舜的同父异母弟。

下^①，不可谓义。仁义无有，不可谓明。《诗》云^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③，莫非王臣。”信若《诗》之言也，是舜出则臣其君，入则臣其父，妾其母^④，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内不为家，乱世绝嗣；而外矫于君^⑤，朽骨烂肉，施于土地，流于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从而效之，是天下遍死而愿夭也^⑥。此皆释世而不治是也^⑦。世之所为烈士者^⑧，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⑨。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言出于无法，教出于无用者，天下谓之察。臣以为人生必事君

①妻帝二女：传说帝尧有两个女儿——娥皇、女英，都嫁给了舜为妻。②《诗》：指《诗经》，下引诗文见《诗经·小雅·北山》。③率土之滨：环绕土地的四周，等于说“四海之内”。率，沿着。滨，海边。④妾：奴婢。⑤矫：矫正。此是违抗的意思。⑥夭（yāo 妖），早死。⑦释：放弃，脱离。是，正，正道，指“臣君”、“为家”。⑧世：指韩非所处的时代。为：同“谓”。⑨恬（tián 田）淡之学：清静闲适、无所作为的学说。所谓烈士有轻视生命、爵禄的主张，所以称他们的学说为“恬淡之学”。恍惚（huānghu 谎忽）之言：故弄玄虚、难以捉摸的言论。

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治人必以言论，忠信法术，言论忠信法术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竞取父之家也^①；忠臣之事君也，非竞取君之国也。夫为人子而常誉他人之亲曰：“某子之亲，夜寝早起，强力生财以养子孙臣妾^②。”是诽谤其亲者也。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而愿之^③，是诽谤其君者也。非其亲者知谓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皆贤之，此所以乱也。故人臣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④，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

古者黔首悛密蠢愚^⑤，故可以虚名取也。今民僇调智慧^⑥，欲自用，不听上。上必且劝之以赏^⑦，然后可进；又且畏之以罚，然后不敢退。而世皆曰：“许由让天下^⑧，赏不足以

①竞：争夺。 ②臣妾：指男女奴婢。 ③愿：羡慕。 ④伐：功劳。 ⑤黔（qián 前）首：指民众。悛（mèn 闷）密：无动于衷，安静。这里是纯朴的意思。 ⑥僇调（xuān xiòng 宣凶去声）：聪明轻薄。这里是机灵狡诈的意思。 ⑦劝：鼓励。 ⑧许由：传说是尧时的高士，尧要把天下让给他，他不接受，逃避到箕山之下耕田。

効；盜跖狙刑赴難^①，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②，犯刑趨利^③，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④，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⑤；道也者，道常者也^⑥。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上之士^⑦，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下之士^⑧，不可以刑禁也。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⑨。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⑩之

①盜跖（zhì直）：相傳為春秋末期柳下屯（今山東西部）人，名跖。《荀子·不苟》說他與舜、禹齊名。而《史記·伯夷列傳》卻說他每天殺害無辜的人，吃人肝肉，凶暴殘忍，聚集黨徒，橫行天下。②毀廉：敗壞廉潔。③趨：快步行走，這裡是追逐的意思。④此二者：指許由輕視權位和跖不畏危難的行為。⑤常：普通。這裡指普通的人。⑥道：通“導”。妙言：指“恬淡之學”、“恍惚之言”。⑦太上：最高，最上等。⑧太下：最低、最下等。⑨從橫：合縱連橫。從，通“縱”。見本書《五蠹》篇注。⑩山東：指崤山以東地區。戰國時期的齊、楚、燕、韓、趙、魏六國處在這個地區。

言从横未尝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虚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正^①，五霸不待从横而察^②，治内以裁外而已矣。

天下的人们都认为孝悌忠顺之道是对的，却没有人知道考察孝悌忠顺之道的内容并且慎重地实行它，因此造成天下混乱。天下的人们都认为尧舜之道是对的而效法它，因此出现臣子杀死君主、儿子背逆父亲的情况。尧、舜、汤、武也有违反君臣之间的道德原则，扰乱后代政教的。尧本是君主却把君位推让给他的臣子，舜本是臣子却把他的君主当做臣子，商汤本来是夏桀的臣子却杀了他的君主，周武王本来是商纣的臣子却割下了自己君主的脑袋示众，天下的人们却称赞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从古到今天下不安定的原因。所谓英明的君主，是指能使自己的臣下驯服的人；所谓贤能的臣子，是指能阐扬法度、尽心职守、拥戴自己君主的人。尧自以

①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武王。离合，纵横。

②五霸，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这五个诸侯王在春秋时期先后称霸。

为英明却不能驯服舜，舜自以为贤能却不能拥戴尧，商汤和周武王自以为行为合理却杀了自己的君主，这就是所谓的英明君主还常常失去权位，所谓的贤能臣子还常常篡夺权位的情况。所以直到今天还存在作为儿子的夺取父亲之家，作为臣子的夺取君主之国的事情。父亲让权给儿子，君主让位给臣下，这并非是用以确定名位统一政教的做法。我听说：“臣子事奉君主，儿子事奉父亲，妻子事奉丈夫。遵循这三条原则天下就会安定，背离这三条原则天下就会混乱，这是天下世代沿袭不变的法则。”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只要不改变这个法则，那么君主即使不太英明，臣下也不敢侵夺他的权位。而今，崇尚贤人、任用智者，没有固定的法则，都是违背孝悌忠顺之道的，可是天下的人们却常常认为是天下太平。因此，在齐国田氏夺了吕氏的君位，在宋国戴氏夺了子氏的君位。这些都是贤能而且聪明的人，难道是愚笨而且不贤的人么？这些事实说明丢开固定的法则、崇尚贤人天下就混乱，舍弃法度任用智者，君主的权位就要受到危害。所以说：“治国应当崇尚法度而不应当崇尚贤人。”

史书上说：“舜见到他的父亲瞽瞍以臣礼朝见他，很局促不安。孔子说：‘在这个时刻天下可危

险极了，象舜这样道德高尚的人，父亲当然不能把他看做儿子，君主当然不能把他看作臣子。’”我认为孔子根本不懂得孝悌忠顺之道。既然这样，那么道德高尚的人在朝中就不能给君主做臣子，在家里就不能给父亲作儿子吗？父亲所以希望有孝子，是因为家境贫穷时他能使家业富裕起来，父亲精神痛苦时他能使父亲高兴起来；君主所以希望有贤能的臣子，是因为国家混乱时他能把国家治理好，君主的地位下降时他能把君主的地位提高。假如有孝子却不孝敬父亲，那么父亲在家里就会痛苦；假如有贤能的臣子却不效忠君主，那么君主在位上就要危险。这样，父亲有孝子、君主有贤臣恰恰成了祸害，哪里还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所谓忠臣，应当是不危害他的君主的人，所谓孝子，应当是不非议他的父母的人。舜靠着贤能夺取了君主的国家，商汤、周武王靠着道义放逐和杀死了他们的君主，这都是靠着贤明危害君主的人，可是天下的人们却称颂他们的行为。古代的烈士，在朝中不以臣礼侍奉君主，在家中不尽儿子的义务，这是一些在朝廷反对君主，在家中非议父母的人。况且在朝廷不以臣礼侍奉君主，在家中不尽儿子义务也是扰乱国家、断子绝孙的行为。因此，把尧、舜、汤、武尊为贤人，肯定烈士的行为，是造成天下混乱的做法。警

瞽瞍做为舜的父亲而舜放逐了他，象是舜的弟弟而舜杀害了他。放逐父亲而杀害弟弟，不能叫做仁，娶尧的两个女儿为妻并且夺了权位，不能叫做义。不具备仁和义，不能算做英明。《诗经》上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真象《诗经》中说的那样，这样舜在朝中就把他的君主当臣，在家里就把他的父亲当臣，把他母亲当奴婢，把他的君主的女儿当妻子。所以烈士在家不尽孝道、扰乱国家，断绝后嗣；在外敢于违抗君命，视自己的生命如朽骨烂肉，即使抛置荒野之上，流到山川河谷之中，也不怕赴汤蹈火。如果天下的人们都跟着他们学，这将会使天下到处有死人，并且愿意早死。这些都是脱离社会现实不肯臣服他的君主、不做家中的孝子的人。当今人们所说的烈士，脱离众人独往独来，采取与人不同的主张，倡导清静闲适无所作为的学说，研究故弄玄虚难以捉摸的言论。我认为“恬淡之学”是对治国毫无用处的说教；“恍惚之言”是取消法治的谬论。然而，对于出自主张取消法治者的言论，对于出自主张清静无为者的说教，天下的人们却认为是对事物看得清楚。我认为人生在世上一定要侍奉君主赡养父母，而侍奉君主赡养父母就不能清静无为。治理民众必须用忠实笃信法术的言论，而忠实笃信法术

的言论是不能故弄玄虚难以捉摸的。恍惚之言和恬淡之学都是迷乱天下的学说。孝子孝敬父亲，不是为了夺取父亲的家；忠臣效忠君主，不是为了夺取君主的国。倘若做儿子的常常称赞别人的父亲说：

“某人的父亲晚睡早起，竭力聚积财富，用来供养子孙及奴婢。”这样是背地里指责自己父母的行径。做臣子的常常称颂先王的德行高尚并表示敬慕，这就是背后指责自己君主的行径。对于非议父母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不孝顺，可是对于非议君主的人，天下的人们都认为德行好，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所以，做臣子的不去称颂尧、舜的贤德，不去赞扬商汤、周武王的功劳、不去赞赏烈士的清高言行，拿出全部力量奉行法度，一心一意侍奉君主的人才是忠君之臣。

古时的民众纯朴愚笨，所以可以用虚假的名声骗取他们。当今的民众机灵狡诈有智谋，想要以自己的意愿行事，不肯服从君主的旨意。对这样的人君主一定要用赏赐来鼓励他们，然后才能上进；又要用刑罚来威胁他们，然后才不敢后退。然而世上的人都说：“许由辞让天下，说明赏赐对他不起鼓励作用；跖不怕犯刑法，不避危难，说明刑罚对他不起禁止作用”。我认为：本来没有统治天下而又不把天下放在眼里，许由就是这样的人；已经统治

天下而又不把天下放在眼里，尧、舜就是这样的人。败坏廉洁去求取财物，触犯刑法去追求私利，不顾自身生死，跖就是这样的人。许由和跖这两种人的行为是危险的。治理国家役使民众的措施，不能用这两种人的行为作标准。所谓治，是指治理普通民众说的；所谓道，是指引导普通民众说的。那些危险的行为玄妙的言论，是治理国家的祸害。世上最上等的人不能用赏赐鼓励，最下等的人不能用刑罚禁止。如果因为有最上等的人就不设置赏赐制度，因为有最下等的人就不设置刑罚制度，那就等于取消了治国用民的措施。因此，当今的人们大都不讲治国的法度而大谈合纵连横。诸侯中讲合纵的人说：“合纵成功了，就一定可以称霸”；而讲连横的人说：“连横成功了，就一定可以称王”。崤山以东六国大讲合纵连横从未停止过一天，可是既没成功成名，又没建立霸王之业，这就说明不切实际的言谈是不能用来治理国家的。做为君主，做事有主见不受外力左右才称得上王。因此三王不致力纵横就把天下治理好了，五霸不靠纵横就能明察天下形势，他们不过是首先治理好内政，然后用强盛的国力控制天下罢了。



问 辩

问辩，是假托有人就争辩一事发问，而韩非予以答复。

这篇文章的主旨，不在于说明争辩如何发生，而重在禁止儒家等不合法令、不符功用的辩说。韩非认为，君主的命令和官府的法令是衡量臣民言行是非的标准，明主应以这个标准听言观行。这是法家要求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一种主张。

本文属问答体论说文，以答复设问的形式发表议论，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对后代论说文有一定影响。

或问曰：“辩安生乎？”

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

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

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①，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②；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③。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而民以私行矫之④。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⑤，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⑥。夫砥砺杀矢而以妄发⑦，

①无法令：指没有法令根据。接诈：对付欺诈。揣（chuāi 揣上声），推断。②大利：指厚赏。③讼：争辩。④矫：违背。⑤顾：反而。渐：通“潜”，隐藏，引申为放弃。⑥的彀（gòu 够）：目标。的，箭靶的中心。彀，拉满弓弦。⑦砥砺（dǐ lì 底利）：磨。细的磨刀石叫砥，粗的叫砺。这里都作动词用。杀矢，打猎所用的箭。

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①，然而不可谓善射者，无常仪的也^②。设五寸之的^③，引十步之远^④，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⑤，有常仪的也。故有常，则羿、逢蒙以中五寸的为巧；无常，则以妄发之中秋毫为拙。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轂，言虽至察^⑥，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⑦，以犯上为抗^⑧。人主者说辩察之言^⑨，尊贤抗之行，故夫作法术之人，立取舍之行，别辞争之论，而莫为之正。是以儒服、带剑者众^⑩，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

①端：指矢的尖端。秋毫：鸟兽在秋天新长出来的细毛。比喻极细小的东西。②仪的：供瞄准儿的靶子。仪，度，引申为观察。③五寸：指箭靶直径为五寸，是说目标大。引：拉弓。④十步：是说距离短。步，古代衡量距离的长度单位，六尺为一步。⑤羿（yì义），夏朝有穷氏部落的首领，古代善射者。逢（páng旁）蒙，传说他曾向羿学射，艺成之后，暗想天下著名射手只有羿超过自己，便杀死羿。⑥至：极。⑦离群：不同流俗，指标新立异，自命清高。⑧抗：高尚。⑨说：喜欢。⑩儒服：穿儒家服装的人，指儒生。带剑：佩带刺剑的人，指游侠。

厚之辞章^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
明，则辩生焉。”

有人问我：“争辩是怎么发生的？”

我回答说：“由于君主不明智而发生的。”

提问的又说：“君主不明智就发生争辩，是什么道理呢？”

我回答说：“英明君主统治的国家，君主的命令，是最尊贵的言辞；官府的法令，是最适宜的行事的准则。命令以外，不能有第二种尊贵的言辞，法令以外，不能有第二种适于行事的准则，所以言论和行动凡是不符合法令的都必须禁止。至于有些言论虽然没有法令根据，但是可以用来对付欺诈、适应事变、谋得利益、推断事理的，君主采纳这种言论时就必须责求它的实效。言论和实际效果相符的，就

①坚白：战国时名家公孙龙所提出的哲学命题。它的大意是，一块坚硬的白石头，用手摸只能感觉到它的坚硬，而感觉不到白色；用眼睛看，只能感觉到白色，却感觉不到它的坚硬。因此石头的坚和白两种属性是分离的，可以离开石头而独立存在。无厚：战国时名家惠施所提出的哲学命题。惠施提出了“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认为平面没有体积，因而它本身没有厚度，但它仍然可以有千里之大。章：通“彰”，显扬。

给予重赏；言论与实际效果不符的，就给予重罚。这样智慧低的由于害怕惩罚就不敢胡言乱语，智慧高的也没有办法来争辩。这便是君主明智而没有争辩的缘故啊。混乱的社会却不是这样：君主有命令，百姓就用古代的典籍予以非难；官府有法令，百姓就凭个人的利害加以违背。君主反而放弃自己的法令而尊重学者的智慧和私行，这就是社会上研治古代经典的人愈来愈多的缘故啊。言论和行动，要以功用作为它的目的。把打猎用的箭磨锋利，用它毫无目标地乱射，箭头未尝不能射中极微小的东西，但是不能称为好射手，因为他射箭时没有固定的靶子。设置直径为五寸的箭靶子圆心，在十步之远的地方拉弓射箭，羿和逢蒙那样的射手必定射中，是因为有固定的目标。所以有固定的目标，羿和逢蒙能射中五寸的靶子，就算射技高超；没有固定的目标，胡乱地射箭，即使射中了极微小的东西，仍算拙笨低下。现在听取言论考察行为，不以功用作为目标，言论即使极其精审，行动即使极其坚定，也只能象无的放矢之类的情形一样。所以乱世听取言论，以深奥难明为精审，以博学多文为雄辩；考察行为，以标新立异为贤能，以冒犯上司为清高。君主喜欢所谓雄辩精审的言辞，尊重所谓贤能清高的行为，所以那些制订法术的，虽订立了行为取舍的

标准，分清了争辩的是非，但是没有人对此加以肯定。因此穿着儒服的儒生、佩带宝剑的游侠愈来愈多，而耕田作战的士民愈来愈少，‘坚白’、‘无厚’的辩说得到显扬风行，而法律宪令却遭到破坏而消亡。所以我说：‘君主不明智，争辩就会发生。’”



孤 愤

孤，指法家在同当权贵族斗争中孤立无援的处境；愤，指法家面对大臣专权，惑主败法，致使国家危亡的现实而产生的愤慨心情。

全文围绕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利害关系，以及君主对待当权重臣与法术之士的态度，抒发了作者的孤独之感，愤懑之情，表现了法术之士勇于变法图强的精神。

韩非清醒看到法术之士与当权重臣是势不两立的仇敌，指出了任用法术之士的重要性。无情地揭露了当权重臣独断专行，破坏法令，结党营私，曲意逢迎，欺君惑主，杀害无辜，渔肉百姓，致使国家危亡的种种罪恶；深刻地分析了君主不能明察，法术之士不得进言的主要原因，是大臣专权，左右

侍从过于受宠。

文章言词犀利，逻辑严密，析理清晰、透彻，说服力强，排比句式的运用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感染力。

智术之士^①，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②；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③。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④，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为重人也^⑤。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⑥。是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⑦，不可两存之仇也。

当涂之人擅要事，则外内为之用矣^⑧。

①智：通“知”，知晓。 ②烛：照，这里是察见，识破的意思。 ③矫：纠正。 ④案：通“按”，依照。治官：尽职。 ⑤为：同“谓”，说。 ⑥贵重之臣：同“重人”。在绳之外：在法律容许之外，即受法律制裁。绳，木工用以取直的墨线，这里指法则。 ⑦当涂之人：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即“重人”。涂，通“途”，道路。 ⑧外内：指国外国内的势力。

是以诸侯不因^①，则事不应^②，故敌国为之讼^③；百官不因，则业不进，故群臣为之用；郎中不因^④，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学士不因^⑤，则养禄薄礼卑，故学士为之谈。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饰也。重人不能忠主而进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烛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⑥。

凡当涂者之于人主也，希不信爱也^⑦，又且习故。若夫即主心^⑧，同乎好恶，固其所自进也^⑨。官爵贵重，朋党又众，而一国为之讼。则法术之士欲干上者^⑩，非有所信爱之亲，习故之泽也^⑪，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⑫，是与人主相反也。处势卑贱，无党孤特。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⑬；以新旅与习故争^⑭，其数不胜也。以

①因：依靠。②应：答应。③讼，通“颂”，颂扬。④郎中：官名，战国时开始设置，在宫廷内担任君主侍卫，战时跟随君主征伐。⑤学士：即“文学之士”，指儒生。⑥弊：通“蔽”，蒙骗。⑦希：少。这个意义后代写作“稀”。⑧即：靠近。这里有迎合，投合的意思。⑨自：由。这里指途径。⑩干：求。⑪泽：恩德。⑫阿辟（ē pì 恶平声僻），迎合邪恶。⑬数：常理。⑭新旅：新来的客人，指法术之士。

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①；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②。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③。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④，必死于私剑矣。朋党比周以弊主^⑤，言曲以便私者，必信于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贵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权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趋于私门者，不显于官爵，必重于外权矣。今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⑥，不待见功而爵禄^⑦，故法术之士安能蒙死亡而进其说？奸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

①以岁数，用年来计算。表示时间长。 ②说（shuì税）说服，劝说。 ③私剑：私人豢养的刺客。这里借指暗杀。穷：尽头。这里指结束生命。 ④僇（lù路）：通“戮”，杀。 ⑤弊：通“蔽”，蒙蔽。 ⑥合参验：考核，验证是否符合实际。 ⑦见（xiàn现）：出现，露出。

身？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

夫越虽国富兵强^①，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②，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智不类越^③，而不智不类其国，不察其类者也。人之所以谓齐亡者，非地与城亡也，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④；所以谓晋亡者，亦非地与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专之也^⑤。今大臣执柄独断，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袭迹于齐、晋，欲国安存，不可得也。

凡法术之难行也，不独万乘^⑥，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

①越：指越国。见本书《二柄》篇注。②壅(yōng)：隔绝，阻塞。③智：同“知”。下文“智”同此。④吕氏弗制而田氏用之：见本书《忠孝》篇注。

⑤姬氏：这里指晋国晋本是周武王之子叔虞的封地。所以晋与周王室同姓。六卿：指晋国六家执政大臣范氏、中行氏、知氏、赵氏、魏氏、韩氏。⑥万乘(shèng)：万辆兵车，指强盛的大国。下文“千乘”指弱小国家。

听之，因与左右论其言，是与愚人论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贤也，人主于人有所贤而礼之，因与左右论其行，是与不肖论贤也。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则贤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论悖矣①。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洁固身②，其智士且以治辩进业③。其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④，恃其精洁而更不能以枉法为治⑤，则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听请谒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⑥，求索不得，货赂不至，则精辩之功息，而毁诬之言起矣。治辩之功制于近习，精洁之行决于毁誉，则修智之吏废，则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决智行，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

①悖(bèi倍)：荒谬。②修士：修身之士。指品德高尚又能严于律己的人。与下文的“智士”(有智谋有才能的人)都指主张法治的人。③治辩：指政事处理得好。辩，通“辨”。④其修士，此三字疑是衍文。货赂：财物。⑤精洁：据文意疑是“精辩”之误，即应是“精洁治辩”的简说。⑥伯夷：商朝所封孤竹国君主的大儿子，他与弟弟叔齐互相推让君位，自己逃到周地，反对周武王伐纣，商灭亡后，不吃周的粮食而饿死在首阳山。古代把他奉为德行高尚的典型。

处官矣。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相与异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无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劳而爵禄，臣利在无功而富贵；主利在豪杰使能^①，臣利在朋党用私。是以国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势而臣得国，主更称蕃臣^②，而相室剖符^③。此人臣之所以谄主便私也。故当世之重臣，主变势而得固宠者^④，十无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当死亡也。智士者远见而畏于死亡，必不从重人矣，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必不从重臣矣。是当涂者之徒属，

①豪杰：智谋、见识超群的人。 ②更：变更，改变。蕃（fān翻）臣：附属大臣。 ③剖符：符是古代君臣间的信物，有的是用铜、金、玉制作的，有的是用竹、木制作的，君主把它剖分为二，一半保存在朝廷，一半在大臣手中，朝廷传达命令，调兵遣将时，合符检验真假。相室剖符，是说君主的权力落到大臣手中。 ④变势：改变形势。指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

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奸者也。大臣挟愚污之人，上与之欺主，下与之收利侵渔，朋党比周，相与一口，惑主败法，以乱士民，使国家危削，主上劳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索国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通晓法治策略的人，一定要有远大的见识，并且有敏锐的洞察力，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能识破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一定要坚决果断，并且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的行为。一般的官吏要遵循君主的命令办理政事，依照法律尽职尽责，这不是我所说的重人。所说的重人，是无视君主的命令而独断专行，破坏法律而使自己得利，损害国家而使私家受益，他们的势力足以操纵君主，这才是所说的重人。通晓法治策略的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识破重人的阴谋诡计；能够执行法令的人，刚强正直，如果听信并任用他们，就将矫正重人的邪恶行为。所以，通晓法治策略的人和能够执行法令的

人一旦被君主任用，那么地位显耀的重人就必定会受到法律的惩治。因此，通晓法治策略和执行法令的人同重人是势不两立的仇敌。

重人控制着国家关键部门的权力，国内国外就都听凭他们使用了。因此其他诸侯不借助他们，事情就办不成，所以即使是敌对国家也得颂扬他们；各级官吏要不依附他们，官职就得不到提升，所以群臣都得听从他们支使；郎中要不依靠他们，就不能上朝见君，所以君主身边的侍从都替他们隐瞒罪行；儒生们要不仰承他们，供给的薪水就微薄，地位就低下，所以那些儒生都替他们吹捧。以上这四种辅助势力，是邪恶的官吏用以掩饰自己罪行的工具。重人不能出于对君主负责去推荐他们的仇人，君主也不可能超越那四种势力的包围圈来洞察臣下的违法行为，所以，君主受蒙蔽越来越深，而重人的势力越来越大。

对于君主来说，大凡重人，很少不受信任和宠爱的，又况且是亲信和老友。至于逢迎君主的心意，投合君主的好恶，这本来是他们得以进身的途径。重人爵位高，权力大，私党多，因而一国之内依附他们的官吏无不为他们歌功颂德。可是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的任用，那就很难了。君主跟法术之士既没有象对重人那种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又没

有象对亲信和老友那种深恩重惠，相反却又要用法治的主张纠正君主迎合邪恶行为的心理，这与君主的心意是相违背的。法术之士所处的社会地位低贱，势单力薄。凭着与君主疏远的关系跟君主所亲近、宠爱、信任的人相争，按常理说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着新客的身份跟君主的亲信和老友相争，按常理说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违背君主心意的行动跟投合君主好恶的人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低贱的地位跟地位高贵的人相争，按常理说也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凭一个人的力量跟全国的官吏相争，按常理说同样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法术之士被五不胜的情势所限制，又常年不能面见君主；而重人仗恃着五胜的条件，又能从早到晚单独到君主面前进谗言。所以法术之士通过什么门径能得到君主的任用，君主到何时才能醒悟过来呢？因此，凭借的条件必然不能取胜，而又与重人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其中能够捏造罪名陷害的，就借国家的法令来公开杀害他们，其中不能强加罪名的，就指使刺客暗杀他们。这样，阐扬法治主张而违背君主心意的法术之士，不是被官吏公开杀害，就必定死在刺客的手里。那些互相勾结来蒙蔽君主、用颠倒是非的言论谋取私利的人，必定被重人信任。所以其中能用有

功为借口的，就封官加爵，使他们地位更高，其中没有什么好名义能用来作为借口的，就依靠其他诸侯的势力，使他们在国内的地位重要起来。因此那些蒙骗君主而投靠重人的人，不是在官职爵位上显赫，就必定靠国外势力取得重要地位。如今君主不等将情况弄清就处人死刑，没等做出功绩就授给爵位、俸禄，所以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生命危险去进献他们的治国学说？重人怎么肯正当得利的时候而自动辞去官职呢？因此，必然使得君主的地位越来越下降，豪门贵族的地位逐渐上升。

越国虽然国富兵强，但是中原地带各诸侯国的君主都知道它的强盛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说：

“越国不是我能控制的国家。”现在，一国的统治者虽然有广大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但是由于君主受蒙蔽，重人独揽大权，这就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同样不能控制的越国了。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国家跟越国不相同，却不了解他们的国家已经跟以前能够控制时的国家不同了，这是不懂得不能控制的越国，与不能控制自己的国家是同类情况的道理啊！人们评论齐国灭亡的根据，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吕氏失去了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田氏取代了。评论晋国灭亡的根据，也不是说土地和城镇不存在了，而是指姬氏失去统治国家的权力而被六

卿独揽。现在，重人执掌大权，独断专行，可是君主却不知道把权力收回，集中在自己手里，这说明君主太不英明了。跟病死的人患同样的疾病，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活下去的；跟灭亡了的国家有同样情况，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存在下去的。假如沿着齐国、晋国的老路走下去，想要使国家安然存在，那是不可能的。

大凡法术的难以推行，不只是大国，就是小国也一样。君主身边的侍从不一定有什么智慧，君主听了被人们认为有智慧人的意见，继而便跟身边的侍从评论他们的意见，这是跟愚蠢的人评论有智慧的人；君主身边的侍从不一定品德高尚，君主尊重被人们认为品德高尚的人，继而便与品德不好的人评论他们的行为，这是跟不贤者评论贤者。有智慧的人提出的策略要由愚蠢的人来决定取舍，品德高尚的人的行为要由品德不好的人来评定高低，那么有智慧的人和品德高尚的人就会因此感到耻辱，君主做出的结论也就必然荒谬绝伦了。想要得到官职的人中，那些修身之士将要用纯正廉洁坚守自身的品节，那些智谋之士将要靠尽职尽责来推进政业。他们不能拿财物奉承人，凭着他们纯正廉洁的品德和尽职尽责的精神更不可能用歪曲法律的手段治理国家，那么修身之士和智谋之士就不会去为君主身

边的侍从效力，不会接受别人私下的请求。君主身边的侍从，品行不象伯夷那样高尚，一旦寻找不到替他们效力的人，财物又弄不到手，那么，不但修身之士和智谋之士靠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建立起来的功业就会被他们扼杀，而且还会制造出诽谤和诬陷的言论来。法术之士尽职尽责取得功绩被君主的亲信抹杀，纯正廉洁的品行根据他们是否诋毁或赞誉来决定，这样，纯正廉洁和尽职尽责的官吏就会失去作用，君主的圣明就会被阻塞了。不按照功绩评定人的智谋和品德，不经过验证核实就定人的罪行，只听身边的侍从和亲信的谗言，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中任职，是非不分、欺诈贪贿的官吏就占满职位了。

大国的祸患，是执政大臣过于受重用；小国的祸患，是身边侍从过于受宠信：这是诸侯国君主共同招致祸患的原因。况且臣下犯有大罪过，就是君主有大的过失，因为臣下和君主之间的利害是相互对立的。根据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君主的利益在于让有真实才能的人担任官职，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才能还想要得到职位；君主的利益在于把爵禄授给有功劳的人，而臣下的利益在于本来没有功劳还想要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让豪杰之士发挥出才能，而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

国家土地被削减而权臣贵族却富裕起来了，君主的地位下降而执政大臣的地位却高起来了。所以说，君主如果丧失了权力和地位，臣下就会窃夺国家政权，如果君主变到属臣的地位，丞相就会取代君主。这就是权臣靠欺诈君主图谋私利的原因。所以当代的执政大臣，一旦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改变了，他们能够仍然受宠信的，十个当中连两三个都不会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权臣的罪过太大啊。权臣中犯有重罪的，他们的行为是欺骗君主，依据他们的罪恶应当处以死刑。聪明的人见识远大，恐怕受牵连被判死罪，一定不能跟随重人去干欺骗君主的勾当；有道德的人品行高尚廉洁，认为跟邪恶官吏欺骗君主是耻辱，也一定不会追随重人去干欺骗君主的勾当。由此可知，重人的党羽不是愚蠢到不知道欺骗君主会招致祸患的人，就是卑污到冒死作恶的亡命徒。重人控制着这些人，同他们一道，对上欺蒙君主，对下搜掠民财，相互勾结，串通一气，迷惑君主破坏法令，扰乱百姓，致使国家危难，国土被削减，君主遭受劳苦和屈辱，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啊！臣下犯大罪的时候，君主不加禁止，这是做君主的最大的过失啊！假使在上的君主有重大的过失，在下的臣子有重大的罪过，要想求得国家不亡是不可能的。

和 氏

和氏，即楚人卞和。因为文章借用和氏献璞的故事，申论法术之士处境的艰难，因而用“和氏”作篇名。

本文谴责了旧贵族对法术之士的残酷迫害，高度评价了吴起、商鞅的历史作用，反映了新旧势力斗争的激烈性，抒发了韩非对法术之士不被重用反遭迫害的悲愤之情。

文章开端即叙述和氏献璞被刖的故事比喻，做为议论的根据。下文即以法术之士与和氏献璞作比较，申论法术之士不被重用。最后以吴起、商鞅惨遭杀害的事实，进一步证明法术之士处境的艰难。结构谨严，层次清楚。夹叙夹议中，感情深沉悲重，很有感染力。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①，奉而献之厉王②。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③，而刖其左足④。及厉王薨⑤，武王即位⑥。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⑦。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⑧，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

①和氏：卞和，春秋时期楚国人。玉璞（pú 葡）：含玉的石头，即未经加工修治的玉石。②奉（pěng 捧）：两手捧着。这一意义后写作“捧”。厉王：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武王之前的君主是蚡（fén 坟）冒，不是厉王。或疑蚡冒死后被追谥为厉王。据东方朔《七谏》、刘向《新序·杂事》、王充《论衡·变动》记载，卞和在厉王、武王时献过玉，与本文说法一致。但《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此文作“武王、文王、成王”。各家说法不同，姑妄存之，不必拘泥。③诳（kuáng 狂）：欺骗。这里指骗子。④刖（yuè 月）：古代一种砍脚的酷刑。⑤薨（hōng 轰）：古代称诸侯死叫薨。⑥武王：即楚武王熊通。⑦文王：即楚文王熊贲（zī 资）。⑧题：评定。

璞而得宝焉^①，遂命曰“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②，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③，未必和璧之急也；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④。然则有道者之不僂也^⑤，特帝王之璞未献耳^⑥。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⑦；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⑧，而游士危于战陈^⑨；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⑩，越民萌之诽^⑪，独周乎道言也^⑫，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

①理：治玉。指顺着玉石的纹理从中剖出玉来。 ②论：论定，认可。 ③法：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术：君主驾驭臣下的策略和手段。 ④群臣士民：指下文所说的大臣、近习、浮萌和游士。按：这句话文意不足，怀疑这句话之后可能有脱文。 ⑤有道者：指实行法治的人物。僂：通“戮”，杀。 ⑥特：只是。帝王之璞：比喻能完成帝王大业的法术。这句意思是说，如果献上真正的法术，也会象卞和之璞一样，不被人赏识。法术之士可能被杀掉。 ⑦近习：君主左右受宠幸的近臣。卖重：弄权。即凭借权势谋取私利。 ⑧浮萌：游民。萌，通“氓”，百姓。 ⑨陈（zhèn 阵）：军队的行列。这一意义后写作“阵”。 ⑩倍：违背。 ⑪越：超越，这里指不加理睬。 ⑫周：相合。乎：跟，介词。道言：指法术之言。

不论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①：“大臣太重，封君太众^②。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绝减百吏之禄秩^③，损不急之枝官^④，以奉选练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⑤，吴起枝解于楚^⑥。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⑦，设告坐之过^⑧，燔诗书而明法

①吴起：战国时期卫国人，著名的法家人物和军事家。他先在鲁国为将，立有战功。后到魏国，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太守，作出了贡献。魏文侯死后，因受谗害离魏去楚，被楚悼王任为掌管军政大权的令尹，实行变法。楚悼王死后，旧贵族乘机作乱，于公元前381年杀害吴起。楚悼王：名熊疑，战国时楚国国君，公元前401年至前381年在位。

②封君：有封邑的贵族，如信陵君、平原君等。

③禄秩：“禄”与“秩”同义。

④枝官：多余的行政机构。枝，旁枝，这里指多余的，非必要的。

⑤期（jī）年：一年。

⑥枝解：古代分解肢体的一种酷刑。枝，通“肢”。

⑦商君：姓公孙名鞅，战国时期卫国人，所以又叫卫鞅。是著名法家人物，曾辅佐秦孝公变法，秦国因而富强。被封于於（wū乌）商，所以又称商君。孝公死后，受到车裂的酷刑。秦孝公：见本书《定法》篇注。连什伍：组织居民五家编成一伍，十家编成一什。连，连结，组织。什伍，古代户籍的编制，五家为伍，二伍为什。

⑧告坐：指告密和连坐的制度。据《商君书》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规定什伍中的民户要互相监督，一家有奸，九家告发，如不告发，十家连坐（牵连受罚）。过：责罚。

令^①，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②，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③。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④，商君车裂于秦^⑤。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⑥。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

楚国人卞和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就双手捧着把它献给楚厉王。厉王让玉匠鉴别这块玉璞。玉匠说：“这是块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是个骗子，

① 燔（fán凡）：烧。特书：《诗经》和《尚书》，这里泛指儒家尊奉的典籍。 ② 遂：通达顺畅，与“塞”相对，引申为“提倡”。劳：功劳。 ③ 宦（huàn患）：作官。 ④ 八年而薨：这句记叙可能有错。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三年（前359年），任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至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孝公死，当为二十一年。 ⑤ 车裂：将头和四肢分别拴于五辆车上予以分裂身体的酷刑。 ⑥ 细民：小民。这里指浮萌和游士。

就叫人砍掉他的左脚。楚厉王去世之后，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双手捧着他的玉璞把它献给武王。武王让玉匠鉴别它。玉匠又说：“是块石头。”武王也认为卞和是个骗子，又叫人砍掉他的右脚。楚武王去世之后，楚文王即位。卞和便抱着他的玉璞在楚山下痛哭，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了，接着流出血来。文王听到这个消息，就派人询问他痛哭的缘由，说：“天下被砍掉脚的人够多了，你为什么哭得这样悲伤呢？”卞和说：“我不是为砍断了脚而悲伤啊，我痛心的是那块宝玉却被认定为石头，真诚的人却被说成骗子，这才是我悲伤的原因啊。”文王就派玉匠修治那块玉璞，从而得到一块宝玉，就命名为“和氏璧”。

珍珠宝玉，是君主所迫切需要的。卞和献的玉璞即使不好，也不会成为君主的祸害，然而还要到两脚被砍断以后宝玉才被认定，识别珍宝是如此的困难啊。现在君主对于法术，不一定象需求和氏璧那样急迫；而法术又是用来禁止群臣士民自私邪恶的，它的学说就更不容易被人赏识。由此看来，法术之士之所以没被杀掉，只不过是能完成帝业的法律还没有献出罢了。君主运用术，大臣就不能专权独断，左右近侍就不敢卖弄权势，官府执行法，游民就都从事于农耕，游说之士也要在阵前冒着危险

打仗。这样看来，那法术就成为群臣士民的祸害了。君主如果不能摒弃大臣的议论，不理睬游民的诽谤，而使自己的主张跟法治学说相契合，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死，他们的学说也一定不会被认可。

从前吴起根据楚国的社会情况劝导楚悼王说：

“现在大臣的权势太大，有封邑的贵族太多。这样，就会对上威胁君主，对下凌虐百姓，这是导致国家贫穷军队疲弱的做法啊。不如规定有封邑的贵族子孙，承袭到第三代就收回他们的爵禄，取消或减少官吏的俸禄，裁减多余的行政机构，把节约下来的开支用来供养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兵士。”楚悼王施行吴起的建议一年就死了，结果吴起在楚国被肢解而死。商鞅建议秦孝公组织民户结成什伍，设立有罪必须告发，否则与犯罪者同罚的制度，焚烧儒家的典籍而彰明法令，堵塞私门的请托而提倡为国建立功劳，禁绝游说求官的人而表彰从事耕战的人。秦孝公实行了商鞅的新法，君主因此位尊身安，国家因此富足强盛，但过了八年秦孝公就死了，结果商鞅在秦国被车裂而死。楚国不用吴起因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了商鞅的法治因而富足强盛。他们二位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大臣苦于法治而小民憎恶法治的缘故啊。当今这个时

代，大臣贪图权势，小民安于动乱，比秦、楚那时的社会情况更为严重，而君主又没有楚悼王、秦孝公那样的明察，那么法术之士，怎么能冒着吴起、商鞅那样的危险去阐明自己的法术主张呢？这就是当今社会所以混乱而没有出现统一天下的君主的原因。

问 田

本文选取“徐渠问田鸠曰”中的“问田”二字做篇名。

文章前一部分，通过徐渠和田鸠的对话，阐述了法家选拔官吏必须经过基层的试用和考验的主张；后一部分，通过堂谿公与韩非的对话，反映了法家坚持法治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

本文思想，虽然与法家思想相合，但文中直称韩非为“韩子”，说明此文非出于韩非本人之手，可能是韩非门徒所作。

本文用问答体，但不是假托有人发问而答复，与《问辩》篇稍有不同。

徐渠问田鸠曰①：“臣闻智士不袭下而遇君②，圣人不见功而接上③。今阳城义渠④，明将也，而措于屯伯⑤；公孙亶回⑥，圣相也，而关于州部⑦，何哉？”田鸠曰：“此无他故异物⑧，主有度、上有术之故也。且足下独不闻楚将宋觚而失其政⑨，魏相冯离而亡其国⑩？二君者驱于声词，眩乎辩说，不试于屯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由是观之，夫无屯伯之试，州部之关，岂明主之备哉⑪！”

堂谿公谓韩子曰⑫：“臣闻服礼辞让，

①徐渠：人名，生平不详。田鸠：即田俅（qiú求）子，战国时齐国人，曾在秦惠文王时到过秦国。墨家人物，文中他的言论，反映了法家观点。②袭下：指从下级官吏逐级提升职务。袭，层层累迭。遇君：遇到君主。指得到君主的赏识。③接上：接近君主。指得到君主的重用。④阳城义渠：人名，生平不详。⑤屯伯：屯长，军队中的小头目。⑥公孙亶（dān担）回：人名，生平不详。⑦关：安排。州部：当时地方上的一种基层行政机构。⑧他故：其他的缘故。异物：别的事情。物，事。⑨宋觚（gū姑）：人名，生平不详。⑩冯离：人名，生平不详。⑪备：措施。此指任官的办法。⑫堂谿公：《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昭王封夫概于堂谿，号为堂溪氏。堂谿公应是这个贵族的后代。《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堂谿公曾拜见韩昭侯，并劝韩昭侯用术。堂谿公是韩昭侯时人，比韩非早百年之久，况且劝昭侯用术也与本文思想不合。本文的堂谿公与昭侯时的堂谿公可能并非一人，或疑本文所记属后人附会。韩子：对韩非的尊称。

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①。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②，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③。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④：‘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⑤，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⑥，而行贱臣之所取者⑦，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⑧，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⑨，贪鄙之为也。臣

①遂：顺遂，通达。②度数：指法度的标准。③殆（dài 代）：危险。④术：通“述”，说。⑤齐：整治。民萌：民众。萌，通“氓”，与“民”意义相同。⑥先王之教：古代君主的遗教，指礼治。⑦贱臣：韩非对自己的谦称。⑧惮（dàn 但）：害怕。暗上：糊涂君主。暗，昏暗不明。⑨明夫身：看清楚那自身危害。夫，那。资利：利益。

不忍向贪鄙之为^①，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②，然有大伤臣之实。”

徐渠问田鸠说：“我听说有智之士不必从下层官吏逐级提升就能得到君主的赏识，圣贤之人不等功绩显现出来就能得到君主的重用。当今的阳城义渠，是位英明的将领，起初却安排在屯长这样的位置上；公孙亶回，是位贤明的相国，起初却安排在地方基层的行政机构中，这是什么原因呢？”田鸠说：“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君主运用法和术的缘故。您难道没听说楚国任用宋觚为将而使国事败坏，魏国任用冯离为相而使国家危亡的事情吗？楚、魏两国的君主被动听的言辞所驱使，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不在屯长这样的低级职务中去试用他们，不安排在州部这样的基层机构中去考验他们，所以才有国事败坏和国家危亡的祸患。由此看来，那种不经过低级职务的试用，不经过基层机构的安排考验，难道是英明君主任用官吏的办法么！”

堂谿公对韩子说：“我听说遵循礼治，讲求谦

^①向：向往，追求，这里有“选择”的意思。 ^②幸：爱。

让，是保全自身的办法；修养品德，收敛才智，是办事顺遂的途径。现在先生设立法术，规定法度的标准，我个人认为将会危及您的终身前途，并将危害您的生命。这用什么来证明呢？我听到先生说过：‘楚国不用吴起因而削弱混乱，秦国实行了商鞅的法治因而富足强盛。他们两人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这是由于没有碰上好时代、遇上好君主所造成的祸患啊。’好时代、好君主是未必能遇上的，而灾祸是不可避免的。放弃保全自己和办事顺遂的道路，毫无顾及地去做危及自身前途和生命的事情，我为先生着想不应采取这种做法。”韩子说：“我听懂了先生的话了。统治天下的权柄，治理百姓的法度，的确是很不容易掌握施行的。然而我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实行我所采用的法治，是由于我认为设立法术，规定法度的标准，这是使百姓得到好处的办法。不怕昏乱糊涂的君主加给的灾难，而始终考虑治理百姓所带来的利益的作法，是仁爱智慧的行为。害怕昏乱糊涂的君主加给的灾难，对于死亡的危害回避，只知看清自身危害而看不见百姓利益的做法，是贪生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卑鄙的做法，不敢损伤仁爱智慧的行为。先生有爱我_レ的美意，然而实际上却严重的伤害了我。”

难 一 （节选）

难（màn南去声），辩驳。韩非在《难》中选取近三十则历史故事和思想家言论就这些故事和言论提出问题，逐一加以分析对照辩驳，用以阐述法家治国主张。辩驳中逻辑严谨，破立结合，很有说服力。作者所辩驳的内容异常广泛。由于篇幅过长，分为《难一》至《难四》四篇。这种通过对具体的事例和言论进行辩驳来阐明思想观点的写作手法，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为后代所沿用。

《难一》原文为九段，辩驳九个问题。这里选取的是其中的第二段。作者用极富哲理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寓言故事，阐明当世君主要乘势以法治国，驳斥了儒家的“德治”主张。

历山之农者侵畔^①，舜往耕焉，期年畊亩正^②。河滨之渔者争坻^③，舜往渔焉，期年而让长。东夷之陶者器苦窳^④，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叹曰：“耕、渔与陶，非舜官也，而舜往为之者，所以救败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藉处苦而民从之^⑤。故曰：圣人之德化乎！”

或问儒者曰：“方此时也，尧安在？”其人曰：“尧为天子。”“然则仲尼之圣尧奈何？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也。今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⑥；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楚人有鬻盾与矛者^⑦，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

①历山：古代山名，传说舜曾在这里耕田。②期(jī基)年：一周年。畊(quān犬)：田间的水沟。亩：田垄。
③坻(chí池)：水中高地。这里指捕鱼场所。④东夷：指东方的部族。苦窳(yǔǔ)：器物粗造，不坚实。⑤躬藉(jī吉)：亲身实践。藉，实践。⑥去：离开，抛弃。这里有否定的意思。⑦鬻(yù育)：卖。

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尧、舜之不可两誉，矛盾之说也。且舜救败，期年已一过，三年已三过。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①，所止者寡矣。赏罚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赏^②，弗中程者诛。’令朝至暮变，暮至朝变，十日而海内毕矣^③，奚待期年？舜犹不以此说尧令从己，乃躬亲，不亦无术乎？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处势而矫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④，未可与为政也^⑤。”

历山之下的农夫常越过自己的田界侵占别人的田地，舜就去那里耕田，经过一年的时间互相侵占田地的问题就被纠正了。黄河边上的渔夫争夺捕鱼场所，舜就去那里捕鱼，经过一年的时间就使那里

①逐：驱逐。这里有消除的意思。②中（zhòng重）程：符合法度。中，符合。程，规矩，法则。③毕：完毕。这里指完成社会风气的改变。④道：称道，提倡。⑤与：和……一起。

的渔夫把好的场所让给年长者。东方部落中制陶器的人烧制的陶器粗劣不坚实，舜就去那里烧制陶器，经过一年的时间烧制出的陶器就坚固耐用了。孔子感叹地说：“耕田、捕鱼和制陶，本不是舜的职责，舜去干这些事，是为了挽救败坏的社会风气。舜的确是有仁德的人啊！居然亲身去做那些劳苦的工作，因此，民众都依顺他。所以说：圣人的德行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家的弟子说：“当舜去亲自耕田、打鱼、制陶的时候，尧在哪里呢？”那个弟子回答说：“尧是天子啊。”“那么孔子把尧称作圣人又当怎么说？圣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又处在帝王的位置上，会使天下不出现邪恶。假如农夫和渔夫没有争夺现象发生，烧制的陶器不是粗劣不坚，舜又哪里用得着用德行教化他们呢？舜去挽救败坏的社会风气，这就说明尧治天下有过失。承认舜贤明，就否定了尧的敏锐洞察力；承认尧是圣人，就否定了舜的德行感化：这两方不能同时成立。楚国有一个卖盾和矛的人，称赞他的盾说：‘我的盾无比坚硬，没有什么东西能穿透它。’接着又称赞他的矛说：‘我的矛无比锋利，对任何东西没有穿不透的。’有人问：‘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怎么样，那个人无法回答。什么都不能穿透的盾和什么都能

穿透的矛，是不能在同一个世间存在的。现在，对尧和舜不能两个人都称赞，这就跟楚人对矛和盾的说法是同样的道理。况且舜去挽救败坏的社会风气，一年只消除一种过错，三年才消除三种过错。舜只有一个，而且他的寿命也有限，可天下的过错没有停止的时候；用有限的寿命消除没有止境的过错，这样能够制止得了的过错也就太少了。如果天下坚决地实行赏功罚过的措施，下令说：‘合乎法度的就赏赐，违背法度的就杀头。’命令早上传达到某个地方，当天晚上这个地方的情况就会改变，晚上传达到某个地方，第二天早上这个地方的情况就会有改变，只需十天的时间普天下的社会风气就会得到改变了，为什么要等上一年呢？然而舜并没有用这个道理去劝说尧，使尧听从自己的意见，居然亲自去耕田、打鱼、制陶，不是太没有办法了吗？而且靠自身受苦去感化民众的办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权势，用法令纠正臣民过错的办法，是平庸的君主也容易做得到的。想要治理好天下，却放弃平庸的君主容易做得到的办法，而提倡尧、舜也难做得到的办法，是不能和这样的人一起治理国家的。”

难 二 (节选)

此篇原文为七段，辩驳了七个问题。这里选取的是其中的第二段。作者通过对“齐桓公雪耻”故事的辩驳，阐明无功受赏、有过不诛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文章虽短，但对“齐桓公雪耻”得失的分析辩驳淋漓尽致，很有说服力。

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①，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国之耻也②，公胡其不雪之以政③？”公曰：“胡其善！”因发

①耻之：以之为耻，认为这是耻辱。耻，用作动词。

②有国：即有国者，指国君。③其：语气词。无义。雪：洗刷。

仓囷赐贫穷①，论圜圜出薄罪②。处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复遗其冠！”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于小人③，而生桓公之耻于君子矣④。使桓公发仓囷而赐贫穷，论圜圜而出薄罪，非义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义也，桓公宿义⑤，须遗冠而后行之，则是桓公行义非为遗冠也？是虽雪遗冠之耻于小人，而亦生遗义之耻于君子矣。且夫发囷仓而赐贫穷者，是赏无功也；论圜圜而出薄罪者，是不诛过也。夫赏无功，则民偷幸而望于上⑥；不诛过，则民不惩而易为非。此乱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齐桓公喝醉了酒，丢失了自己的帽子，认为这是耻辱，三天不去上朝理政。管仲说：“这是一国之君的耻辱，您为什么不用政令去洗刷它呢？”桓公高兴地说：“你的建议怎么这样好啊！”于是桓

①囷(pān群阴平)，圆形的米囤。 ②圜圜(língyǔ零语)：监狱。 ③小人：指地位卑贱的人。 ④君子：指地位高贵的人。 ⑤宿义：对应该做的事而不及时去做。宿，停留，停止不行。 ⑥偷幸：苟且和侥幸。

公下令打开粮仓，把粮食赏赐给贫困的人，重新审理狱中的囚犯，释放犯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歌唱道：“桓公怎么不再丢掉他的帽子啊！”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生出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下令打开粮仓，把粮食赏赐给贫困的人，重新审理狱中囚犯，释放犯有轻罪的人，这都不是应该做的事，就不能用来洗刷耻辱，假使这是应该做的事，他却不及时去做，必等丢失了帽子才去做这件事，那么这难道不是桓公做合乎道理的事是因为丢失了帽子吗？这种做法虽然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失帽子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生出了丢失义的耻辱。再说桓公下令打开粮仓，把粮食赏赐给贫困的人，这是赏赐没有功劳的人；重新审理狱中囚犯，释放犯有轻罪的人，这是不诛杀有罪过的人。赏赐没有功劳的人，民众就要怀有苟且和侥幸的心理，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的赏赐上；不诛杀有罪过的人，民众就不会警惕自己的行为而容易做犯法的事情。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么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难 三 (节选)

此篇原文为八段，辩驳了八个问题。这里选取的是其中的第五段。作者通过对“郑子产知奸”故事的辩驳，阐明君主治国要利用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众人的智慧才能察奸、防奸。

此篇故事只用九十个字，便生动地描绘出细心而又极富经验的郑子产的形象，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郑子产晨出①，过东匠之闾②，闻妇人之哭，抚其御之手而听之。有间，遣吏执而

①子产：即公孙侨，春秋时郑国人，有名的政治家，郑昭公时作国相。 ②东匠：闾名。闾：里巷，古时二十五家为闾。

问之，则手绞其夫者也①。异日，其御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子产曰：“其声惧。凡人于其亲爱也，始病而忧，临死而惧，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惧，是以知其有奸也。”

或曰：子产之治，不亦多事乎？奸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后知之，则郑国之得奸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②，不察参伍之政③，不明度量④，恃尽聪明劳智虑而以知奸，不亦无术乎？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众而上寡，寡不胜众者，言君不足以遍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体不劳而事治⑤，智虑不用而奸得。故宋人语曰⑥：“一雀过羿⑦，羿必得之，则羿诬矣。以天下为之罗，则雀不失矣。”夫知奸亦有大罗，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

①手绞：亲手绞杀。②典成之吏：主管讼事的官吏。③参伍之政：错综复杂的政事。④度量：计量长短和容积的标准。这里指法度。⑤形体：身体。⑥下面引文见《庄子·庚桑楚》。⑦羿(yì)：见本书《问辨》篇注。

理^①，而以已之胸察为之弓矢^②，则子产诬矣。老子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也^③。”其子产之谓矣。

郑国的国相子产早晨外出，路过东匠里时，听到妇人的哭声，他按住驾车人的手，示意把车停下来，仔细地听那哭声。过了一会，派官吏抓来那个妇人审问，原来就是亲手勒死她的丈夫的人。后来有一天给他驾车的人问子产说：“先生根据什么知道她就是亲手勒死丈夫的人？”子产告诉他：“她的哭声惶恐不安。所有的人对于他们亲爱的人，刚病的时候发愁，临死的时候惶恐不安，死了以后悲伤。现在那个妇人哭已经死了的丈夫，哭声不是悲伤而是惶恐不安，所以知道她心中有邪恶之情。”

有人说：郑子产这样管理国政，不是太多事了么？所有的邪恶事情一定要等待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以后才知道它，那么郑国查到奸邪的事情就太少了。

①理：法度。②弓矢：比喻用以察奸的办法。③以智治国，国之贼也：这两句出自《老子》。老子认为民众难以治理，是因为民众的智谋多，智谋多就要有奸邪、欺诈的事出现。所以他认为用智谋治国，是国家的祸害，因此主张使民众愚昧无智。

不利用狱吏，不考察错综纷杂的政事，不明确法度，而依靠用尽个人的聪明费尽个人的心思来了解邪恶的事情，不是缺乏治国的方法么？况且世上的事物不可胜数，可一个人的智力是有限的。有限的智力胜不过不可胜数的事物。一个人的智力不能够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在下位的人数多，在上位的人数少，少数人智力胜不过多数人的智力，君主不能够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去了解人。因此，身体不受劳苦政事就可以办好，不用费心思就可以了解到邪恶之情。所以宋国人有谚语说：“天下每一个麻雀飞过羿的面前，羿一定能射掉它们，那是羿在撒谎。把天下作为捕雀的罗网，那就一个麻雀也漏不掉。”如果了解邪恶之情也有大罗网，任何一个作恶的人都不会漏掉了。不整治法度，却用自己主观推断作为了解邪恶之情的手段，那也是子产在欺骗。老子说：“以智治国，国之贼也。”大概说的就是子产吧！

内储说上七术（节选）

储说，是储存传说故事的意思。

韩非子为了生动、深刻地阐述法治思想，搜集了大量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按所说明的问题，分类汇编成《内储说》上下、《外储说》左右；因篇幅过长，又把左右分为左上、左下、右上、右下。文中的“经”是作者在每篇之前提出的论点，“说”是说明论点的事例。“经”文论断精辟、深刻，哲理性强；“说”文故事形象、生动，寓意丰富。“经”、“说”配合，议论和叙述相间，说服力很强，是一种独特论说文体，对后代论说文的形成影响很大，汉代出现的“连珠体”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内储说上》附有标题——七术，阐明君主驾

取臣下的七种方法。这里节选的“众端参观”和“一听责下”两部分，说明君主如何了解情况，要求君主全面地观察、考核臣下的言行。

经 一 参 观^①

观听不参则诚不闻，听有门户则臣壅塞^②。其说在侏儒之梦见灶^③，哀公之称“莫众而迷”^④。故齐人见河伯^⑤，与惠子之言“亡其半”也^⑥。其患在竖牛之饿叔孙^⑦，而江乙之说荆俗也^⑧。嗣公欲治不知^⑨，故使有敌，是以明主推积铁之类，而察一市之患。

①参观：“众端参观”的省语，意思是从多方面观察、考核。参，验证。②听有门户：只听信一个人的话，就象出入必经过一个门户一样。壅（yōng）塞：蒙蔽。

③其说：指上述论点的说明。这里只提出每个说明论点的故事提纲，故事见“说”中。侏儒：身材矮小的人。

④哀公：指鲁哀公。⑤河伯：传说中的黄河之神。⑥惠子：即惠施，宋国人，与子仪当时都是魏国的臣。⑦竖牛：年轻的奴仆。牛，是其名。叔孙：指叔孙豹，春秋后期鲁国三大执政贵族之一。⑧江乙：战国时魏国人，有智谋，曾在楚国作官。⑨嗣公：即卫嗣公，卫国君主。

君主考察和听取臣下的言行，如果不实地加以验证，真实情况就无法了解，只听信一个人的话就会被臣下蒙蔽。上述道理的说明在：侏儒梦见灶和鲁哀公称引“莫众而迷”两则故事中。所以才有齐人见河伯和惠施说“亡其半”的故事。它的严重后果在：竖牛饿死叔孙、江乙说荆俗两则故事中。“嗣君之壅”这则故事说明君主不懂得治国方法，扶植另外的臣妾与得宠的臣妾相抗衡，结果却更受蒙蔽。因此，英明的君主应从积铁筑屋防箭事例中推论防奸之道，要明察一市之人都说有虎这种虚假情况所带来的祸患。

说 一

卫灵公之时，弥子瑕有宠^①，专于卫国。侏儒有见公者曰：“臣之梦践矣^②。”公曰：“何梦？”对曰：“梦见灶，为见公也。”公怒曰：“吾闻见人主者梦见日，奚为见寡人而梦见灶？”对曰：“夫日兼烛天下^③，一物不能当也；人君兼烛一国人，一人不能拥也^④。”

①弥（mí迷）子瑕（xiá霞），春秋时卫灵公的近臣。

②践：证实。 ③烛：照。 ④拥：遮蔽。

故将见人主者梦见日。夫灶，一人 炆 焉^①，
则人无从见矣。今或者一人有 炆 君者乎？则
臣虽梦见灶，不亦可乎！”

卫灵公当政的时候，弥子瑕很受宠幸，在卫国独揽大权。有个侏儒拜见卫灵公说：“我昨夜的梦应验了啊！”卫灵公问道：“你梦见了什么？”侏儒回答说：“我梦见一口灶，预兆我将要见到君主了。”卫灵公勃然大怒，说：“我听说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见我却梦见灶呢？”侏儒回答说：“太阳普照整个天下，任何东西都遮挡不住它；君主光照全国，任何人不能遮蔽它。所以说将要见到君主的人能梦见太阳。而灶，只要一个人站在门口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到火光了。现在在您的身边大概有一个人挡住了您的光亮吧？那么，我即使梦见灶，不是也可以吗！”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鄙 谚 曰^②：‘莫

①炆（yang样），烘干，这里指烤火取暖。②鄙谚，民间谚语。

众而迷。今寡人举事，与群臣虑之，而国愈乱，其故何也？”孔子对曰：“明主之问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议于下。今群臣无不一辞同轨乎季孙者^①，举鲁国尽化为一，君虽问境内之人^②，犹不免于乱也。”

鲁哀公向孔子询问说：“民间谚语说：‘做事如果不同众人研究，就要迷惑。’现在我办事跟群臣一同研究，可是国家却更加混乱，那是什么原因呢？”孔子回答说：“英明的君主向臣下询问政事，或许有的人了解，或许有的人不了解，象这样，英明的君主在上位，群臣就可以在下边直率地议论得失。现在，群臣没有一个不按照季孙的口径说话的，全国都变成了象一个人一样，君主即使把全国的人都询问到，仍然不会避免混乱。”

齐人有谓齐王曰：“河伯，大神也。”

①季孙：指季桓子、季康子、鲁哀公时执政大臣。

②境内：等于说国内，这里指全国。

王何不试与之遇乎①？臣请使王遇之。”乃为坛场大水之上②，而与王立之焉。有间③，大鱼动，因曰：“此河伯。”

齐国有个人对齐王说：“河伯，是黄河中的大神，君王何不设法同他会会面呢？我愿意想办法使您同他会面。”齐王信以为真，便在黄河边上修筑了祭坛，那个人同齐王一同站在祭坛上，等候河伯的出现。过了一会儿，有条大鱼在水中游动，那个人便说：“这就是河伯啊。”

张仪欲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荆，而惠施欲以齐、荆偃兵④。二人争之。群臣左右皆为张子言，而以攻齐、荆为利，而莫为惠子言。王果听张子，而以惠子言为不可。攻齐、荆事已定，惠子入见。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齐、荆之事果利矣，一国尽以为然。”

①遇：会面。 ②坛场：祭神的场所， ③有间（jian建）：过了一会。 ④偃（yan眼）兵：停止干戈。

惠子因说①：“不可不察也。夫齐、荆之事也诚利，一国尽以为利，是何智者之众也？攻齐、荆之事诚不可利，一国尽以为利，何愚者之众也？凡谋者，疑也。疑也者，诚疑：以为可者半，以为不可者半。今一国尽以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②”

张仪打算利用秦国、韩国同魏国结好的有利形势攻打齐国和楚国，而惠施想要和齐、楚两国结交来罢兵修好。两个人在这个事上争论不休。魏王的大臣和身边的侍从都帮张仪说话，认为攻打齐国、楚国对魏国有利，没有人帮惠施说话。魏王到底还是听信了张仪的建议，而认为惠施的意见是行不通的。攻打齐国、楚国的事情决定以后，惠施去进见魏王。魏王对惠施说：“先生不要说了。攻打齐、楚两国果真对魏国有利，全国人都认为这是对的。”接着惠施向魏王进言说：“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认真加以考察。如果攻打齐国、楚国确实对

①说(shuì税)：进说言。 ②劫主：控制君主。

魏国有利，全国人都认为有利，为什么聪明人这样多呢？如果攻打齐国、楚国对魏国确实不利，而全国人都认为有利，为什么愚蠢的人这样多呢？凡是需要商量的事情，都是难以断定的事情。难以断定的事情，确实使人犹豫不定：有一半人认为是可行的，有一半人认为是不可行的。现在，全国人都认为攻打齐国、楚国是可行的，这说明君王失去了认为攻打齐、楚两国是不可行的那一半人。那些控制君王的人就是使您失去那一半持有不同意见者的人。”

叔孙相鲁，贵而主断。其所爱者曰竖牛，亦擅用叔孙之令。叔孙有子曰壬^①，竖牛妒而欲杀之，因与壬游于鲁君所。鲁君赐之玉环，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佩之。”壬因佩之。竖牛因谓叔孙：“何不见壬于君乎？”叔孙曰：“孺子何足见也^②。”竖牛曰：“壬固已数见于君矣。君赐之玉

①壬：叔孙仲壬，叔孙豹的次子。 ②孺子：孩子。

环，壬已佩之矣。”叔孙召壬见之，而果佩之，叔孙怒而杀壬。壬兄曰丙^①，竖牛又妒而欲杀之。叔孙为丙铸钟，钟成，丙不敢击，使竖牛请之叔孙。竖牛不为请，又欺之曰：“吾已为尔请之矣，使尔击之。”丙因击之。叔孙闻之曰：“丙不请而擅击钟。”怒而逐之。丙出走齐。居一年，竖牛为谢叔孙^②，叔孙使竖牛召之，又不召而报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来。”叔孙大怒，使人杀之。二子已死，叔孙有病，竖牛因独养之而去左右，不内人^③，曰：“叔孙不欲闻人声。”不食而饿杀^④。叔孙已死，竖牛因不发丧也，徙其府库重宝空之而奔齐。夫听所信之言而子父为人僂^⑤，此不参之患也。

①丙，叔孙孟丙，叔孙豹的长子。 ②为谢叔孙，“为之谢于叔孙”的省略，即替孟丙向叔孙豹谢罪。 ③

内（nà那）：让……进去。这个意义后代写作“纳”。

④食（sì四）：给东西吃。 ⑤僂：通“戮”杀。

叔孙豹在鲁国作宰相，禄位高而又专权独断。他最爱的一个侍仆叫竖牛，这个人也常常擅自盗用叔孙的名义发号施令，叔孙有个儿子叫仲壬，竖牛嫉妒他，并且想要杀害他，于是故意同仲壬到国君那里去游玩。国君送给仲壬一个玉环，仲壬拜谢国君接受了玉环，但不敢佩带，便让竖牛向叔孙豹请求允许他佩带玉环。竖牛欺骗仲壬说：“我已经替你请求老人家，他允许你佩带玉环。”仲壬便把玉环佩带在身上。接着竖牛就对叔孙豹说：“您为什么不¹让仲壬去拜见君主呢？”叔孙豹说：“小孩子有什么值得引见呢？”竖牛说：“仲壬原来已经多次拜见过君主了。君主送给他一个玉环，仲壬已经佩带在身上了。”叔孙豹派人把仲壬唤来，看见仲壬果然佩着玉环。叔孙豹勃然大怒，立即杀了仲壬。仲壬的哥哥叫孟丙，竖牛也嫉妒他，并且想要杀害他。叔孙豹为孟丙铸了一口大钟，大钟铸成后，孟丙不敢敲击，让竖牛向叔孙豹请允许他敲击，竖牛没有替他请求，又欺骗他说：“我已经替你请求老人家，他允许你敲击大钟。”孟丙便敲击起大钟。叔孙豹听到钟声，说：“孟丙不经请求就擅自敲钟。”叔孙豹又勃然大怒，把孟丙从家里驱逐出去。孟丙离家逃奔齐国，过了一年，竖牛假装替孟丙向叔孙豹谢罪，叔孙豹派竖牛召孟丙回国。竖牛又没有去

召孟丙，却报告叔孙说：“我已经去召他了，孟丙很生气，不愿意回来。”叔孙豹一听大发雷霆，就派人杀了孟丙。两个儿子死了以后，叔孙豹生了病，竖牛就独自一人侍奉他，使叔孙豹身边的其他侍从都离开叔孙豹，不让任何人进去见叔孙豹，并说：“叔孙豹不想听到人声。”竖牛不给叔孙豹东西吃，活活饿死了他。叔孙豹死后，竖牛则不发讣告，偷偷地转移叔孙府库里的珍宝，直把府库劫掠一空，便逃亡到齐国去了。听信自己信任的人的话，致使父子被人杀害，这就是对事实不加以验证造成的祸患。

经 四 一 听^①

一听则愚智不纷^②，责下则人臣不参^③。其说在“索郑”与“吹竽”。其患在申子之以赵绍、韩沓为尝试^④。故公子汜议割河东^⑤，而应侯谋弛上党^⑥。

①一听：“一听武下”的省略。②纷：杂乱。③参：参与。这里是混杂的意思。④申子：即申不害，见本书《定法》篇注。赵绍、韩沓：二人生平不详。⑤公子汜（sì寺）：秦国公子，生平不详。河东：指秦国在黄河以东占领的土地。⑥弛：舍弃。上党：郡名。原属韩国土地，后被秦占领。

君主逐一地听取臣下的意见，是愚蠢还是聪明就会分得清楚，善于使用臣下，群臣中有能还是无能就无法混杂在一起。这个论点的说明在“魏王谋取郑国”和“齐宣王使人吹竽”的故事中。说明这种弊害的故事是申不害利用赵绍和韩沆试探韩昭侯的态度。所以公子汜主张割让河东，应侯打算暂时舍弃上党。

说 四

魏王谓郑王曰^①：“始郑、梁一国也^②，已而别，今愿复得郑而合之梁。”郑君患之，召群臣而与之谋所以对魏。公子谓郑君曰^③：“此甚易应也。君对魏曰：‘以郑为故魏而可合也，则弊邑亦愿得梁而合之郑^④。’”魏王乃止。

①郑王：指韩王。②郑：这里指韩国，郑原是春秋时诸侯国，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国攻灭，韩灭郑后迁都到郑（今河南新郑县），所以韩又称郑。梁：即魏国。魏国都城原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所以又称魏为梁。③公子：古代对诸侯之子的称呼。④弊邑：对自己国家的谦称。

魏王对韩王说：“起先韩、魏本是一个国家，后来才分开，现在我希望重新得到韩国的土地，把韩国合并到魏国来。”韩王对这件事很忧虑，于是召集群臣共同商量对付魏国的办法。韩国公子对君主说：“这件事很容易答复。您对魏王说：‘如果把韩看作原来的魏国的一部分而可以合并，那么弊国也希望得到魏国的土地，把魏国合并到韩国来。’”从此，魏王就不再提这件事了。

齐宣王使人吹竽^①，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②，宣王说之^③，廩食以数百人^④。宣王死，湣王立^⑤，好一一听之，处士逃。

齐宣王让人给他吹竽听，每次必得三百人合吹。有个姓南郭的先生请求给齐王吹竽，齐宣王很

①竽：古代乐器，形状象笙。 ②南郭处士：南郭，复姓；处士，古代指有才能但隐居不作官的人。 ③说(yuè月)：喜欢。这个意义后代写作“悦”。 ④廩(lǐn凛)食：由官府供给的粮食，这里指薪俸。 ⑤湣(mǐn闵)王：齐湣王，齐宣王之子，姓田，名地。

喜欢他，便答应他的请求，发给他的薪水跟那几百人的一样。齐宣王死了，湣王即位，他喜欢吹竽者一个一个地为他吹奏，本来不会吹竽的南郭先生便逃掉了。



内储说下六微（节选）

标题——六微，指危害君主利益的六种隐蔽的情况。这里只选取了“说”中的两则传说故事。

“魏王遗荆王美人”是“六微”中“经三”“托于类似”的说明。这个故事说明在君主身边有奸邪之臣假借似是而非的事情来蒙蔽君主，以谋取私利，告诫君主要明察是非曲直。“宰臣上炙”是“六微”中“经四”“利害有反”的说明。这个故事说明人们利害是相反的，因此君主处理问题时要慎重考察，不要偏听诬陷之词。

说 三

魏王遗荆王美人^①，荆王甚悦之。夫人郑袖知王悦爱之也，亦悦爱之，甚于王。衣服玩好^②，择其所欲为之。王曰：“夫人知我爱新人也，其悦爱之甚于寡人，此孝子所以养亲，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以己为妒也，因为新人曰^③：“王甚悦爱子，然恶子之鼻，子见王，常掩鼻，则王长幸子矣。”于是新人从之，每见王，常掩鼻。王谓夫人曰：“新人见寡人常掩鼻，何也？”对曰：“不知也。”王强问之，对曰：“顷尝言恶闻王臭^④。”王怒曰：“劓之^⑤！”夫人先诫御者曰：“王适有言，必可从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⑥。

①遗（wèi 未）：赠送。 ②玩好（hào 号）：玩赏喜好的东西。 ③为：同“谓”。 ④臭（xiù 嗅）：气味。 ⑤劓（yì 义）：割鼻的一种刑罚。 ⑥揄（yú 鱼）：摆动。

魏王送给楚王一个美女，楚王很喜欢她。楚王的夫人郑袖知道君王喜欢她，她也佯装喜欢这个美人，看起来好像比楚王喜欢得更厉害。华丽的服饰，珍奇的玩物，只要是美人喜欢的，她都挑选给美人。楚王感慨地说：“夫人知道我喜爱这位新来的美人，她对美人比我爱得更深，这是孝顺的儿女供养双亲、忠诚的臣子侍俸君主的美德啊！”夫人郑袖看出楚王不认为自己是嫉妒，就对新来的美人说：“君王非常喜欢你，但不喜欢你的鼻子，你见到君王时，要常掩住鼻子，君王就会长久地宠爱你了。”从此美人以言而行，每次见到君主时，总是遮掩着鼻子。楚王疑惑不解地问郑袖：“美人见到我总是掩着鼻子，不知是什么缘故？”郑袖回答说：“不知道。”楚王一再追问，郑袖才说：“前不久，我尝听她说讨厌闻到君王身上发出的气味。”楚王立刻大怒说：“割掉她的鼻子！”由于郑袖事先就告诫过君主的侍从说：“君王如果有什么吩咐，一定要听从他的命令。”所以君主的侍从一听到命令便挥刀割掉了美人的鼻子。

说 四

文公之时，宰臣上炙而发绕之^①。文公召宰人而谯之曰^②：“女欲寡人之哽耶^③，奚为以发绕炙？”宰人顿首再拜请曰^④：“臣有死罪三：援砺砥刀，利犹干将也^⑤，切肉肉断而发不断，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贯膋而未见发^⑥，臣之罪二也；奉炽炉^⑦，炭火尽赤红，而炙熟而发不烧，臣之罪三也。堂下得无微有疾臣者乎^⑧？”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谯之，果然，乃诛之。

晋文公在位的时候，膳食官让人给文公献上烤

①宰臣：古代掌管膳食的官。下文“宰人”与此同义。炙（zhì志）：烤。这里指烤肉。②谯（qiào俏）：责备，斥责。③女（rǔ乳）：代词，你。这个意义后代写“汝”。④顿首再拜，叩头至地，然后拜两拜。⑤干将：古代善于铸剑的人。这里指宝剑。⑥膋（luàn峦）：切成小块的肉。⑦奉：两手捧着。这个意义后代写作“捧”。炽（chì赤）：火旺盛。⑧堂上：指侍从。微：隐蔽，暗地里。疾：妒忌。这个意义也写作“嫉”。

肉块，肉块上缠有毛发。晋文公唤来膳食官，怒气冲冲地斥责道：“你想让我噎死呀？为什么把毛发缠在烤肉块上？”膳食官对着文公叩头至地，拜了两拜，然后请罪说：“我有三条死罪：我拿起磨刀石磨刀，磨得比宝剑还锋利，切肉肉断，可唯有毛不断，这是我的第一条罪状；拿木棍儿来穿烤肉块，却没有看到毛发，这是我的第二条罪状；双手捧着烧得很旺的火炉，炉中的炭火烧得红通通，肉块烤熟了而毛发却没有烧着，这是我的第三条罪状。侍从中难道没有暗中嫉恨我的人吗？”文公说：“对。”于是唤来侍从斥问，果真如此，文公就杀了嫉恨膳食官的人。

外储说左上 (节选)

此篇原有六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这里选取的是“经一”和“说一”、“经六”和“说六”两段。

“经一”和“说一”说明君主听言观行要注重实际功效，不应该赞赏华而不实的言辞和脱离实际的行为。“经六”和“说六”说明君主推行法治时，用赏必须讲信用，用罚必须坚决。

经 一

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密子也^①。人主之

^①有若：字子有，孔子弟子。春秋时期鲁国人。密子，即宓(mi密)子贱，名不齐，孔子弟子，春秋时期鲁国人。

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①。故墨子为木鸢，讴癸筑武宫②。夫药酒忠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英明君主的治国原则，就象有若回答宓子贱的话一样。普通的君主听取人们的言论，把巧言善辩当作好话；他观察人们的行为，认为好高骛远是有才德。所以官吏民众说话都不切实际，他们的行为都远离现实。这个论点的说明在田鸠对答楚王的故事中。因此墨子制作木鸢，并不算奇巧；讴癸用歌唱鼓舞建筑的人修筑武宫，并不见大效。那药酒和忠言的作用，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了解。

说 一

楚王谓田鸠曰：“墨子者，显学也。其身体则可，其言多而不辩，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③，令晋为之饰装，从

①田鸠：见本书《问田》篇注。②讴癸：战国时的歌手，名癸。武宫：练武的场所。③秦伯：指秦穆公，秦国君主。晋公子：指晋献公之子重耳。

衣文之媵七十人^①。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此可谓善嫁妾，而未可谓善嫁女也。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楮^②，薰以桂椒^③，缀以珠玉，饰以玫瑰^④，辑以翡翠^⑤。郑人买其楮而还其珠。此可谓善卖楮矣，未可谓善鬻珠也^⑥。今世之谈也，皆道辩说文辞之言，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⑦。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忘其直^⑧，以文害用也。此与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类，故其言多不辩。

楚王对田鸠说：“墨子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学者。他的亲身实践还算可以，他的话讲得很好，但是不动听，这是什么原因呢？”田鸠回答说：“从前，秦穆公把他的女儿嫁给晋国公子重耳，让晋国为他的女儿办置装饰，跟随陪嫁的女子有七十人，

①媵(yìng)：陪嫁的妾。②楮(dù)：匣子。③薰：“熏”的异体字。④玫瑰：粉红色的玉石。⑤翡翠：绿色的玉石。⑥鬻(yù)：卖。⑦览：看。⑧直：价值。这一意义后来写作“值”。

他们的衣着都很华丽。到了晋国，晋国人反而喜欢陪嫁的妾，而看不起秦穆公的女儿。这可以说是善于嫁妾，却不能说是善于嫁女啊！有个楚国人到郑国去卖他的宝珠。他用名贵的木兰香木做了一个精美的匣子，用桂、椒一类香料熏烤它，用珠玉点缀它，用玫瑰装饰它，用翡翠衬托它。郑国人只买了他的匣子，却退还了宝珠。这可以说是善于卖匣子，却不能说是善于卖宝珠啊！当今世人的言谈，说的尽些些华丽动听的辞令，君主往往只欣赏他的言辞的华美，却忽视了它的实用价值。墨子的学说，是传授先王治国的办法，阐述圣人的言论，并把它宣布告知给天下人。假如只想使言辞动听，那恐怕人们就会只追求言辞华美而忽视它的实用价值，因为言辞而损害了实用。这跟楚人卖珠和秦伯嫁女是同一个道理，所以墨子讲的话虽然很多，但是不动听。”

墨子为木鸢^①，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②。
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墨

①鸢(yuān鸢)：鹰。 ②蜚：同“飞”。

子曰：“吾不如为车輓者巧也^①。用咫尺之木，不费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②，致远力多，久于岁数。今我为鸢，三年成，蜚一日而败。”惠子闻之曰：“墨子大巧，巧为輓，拙为鸢。”

墨子用木头制作鹰，三年时间才制成，飞了一天就坏了。墨子的学生说：“先生的技巧，达到了能使木鹰飞起来的地步。”墨子说：“我赶不上制作车輓的人手艺巧。他能用很短的一块木料，不费一天的功夫，却能牵引三千六百斤的重量，达到很远的地方，力量很大，并且使用的时间很长。现在我制作木鹰，三年才制成，飞一天就坏了。”惠施听到了这件事，说：“墨子算是很灵巧的了，但他认为做车輓是灵巧的，做木鹰是拙笨的。”

经 六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

①輓（ni泥）：车轳前端与车衡相连的关键部件。

②石（dan且旧读shi实）：古代重量单位，一石为一百二十斤。

不信则禁令不行，说在文公之攻原与箕郑救饿也^①。是以吴起须故人而食^②，文侯会虞人而猎^③。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杀彘也^④。患在厉王击警鼓与李悝谩两和也^⑤。

小的信用具备了，大的信用就会树立起来。所以英明的君主总是要在信用上不断地积累声誉。赏罚上不讲信用，禁令就没法推行。这个论点的说明，在晋文公攻打原城和箕郑解救饥荒等故事中。因此吴起饿着肚子等候老朋友一起吃饭，魏文侯冒大风会合虞人如期行猎。所以英明的君主在官吏、民众面前表明信用，就象曾参言而守信为儿子杀猪那样。不讲信用造成的灾祸在厉王醉酒误击警鼓和李悝欺骗两翼的官兵以致全军被秦人击败的事例中。

①文公：指晋文公。原：古国名，姬姓，故地在今山西省沁水县，后东迁到河南省济原西北。箕郑：人名，晋国大夫。②吴起：见本书《和氏》篇注。③文侯：魏文侯。④曾子：见本书《六反》篇注。彘（zhì志）：猪。⑤厉王：楚厉王。李悝（kuī亏）：战国时期魏国人，魏文侯时任相。谩（mǎn蛮）：欺骗、蒙蔽。和：军队的营门。两和，指左右两边营垒里的军队。

说 六

文公问箕政曰：“救饿奈何？”对曰：“信。”公曰：“安信①？”曰：“信名，信事，信义。信名，则群臣守职，善恶不逾②，百事不怠③；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而远者归之矣④。”

晋文公询问箕郑说：“怎么样救济饥荒呢？”箕郑回答说：“要讲信用。”晋文公说：“怎么讲信用呢？”箕郑说：“在官爵上讲信用，在政事上讲信用，在道义上讲信用。在官爵上讲信用，官吏们就会安守职务，好人坏人都不敢超越法律界限，各种事情都能办理得好；在政事上讲信用，就不会违背天时，民众就会按时耕作；在道义上讲信用，亲近的人就会互相勉励，疏远的人就会归附于您。”

①安：怎样。 ②逾：超越。 ③怠：懒散。 ④劝：鼓励。归：归附。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①，顾反为女杀彘。”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也^②。

曾子的妻子要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跟着她哭闹。她便哄孩子说：“你回去吧，等我回来后给你杀猪。”她从集市上刚一回来，曾子就要抓猪杀，妻子阻止他说：“只不过是同孩子说着玩罢了。”曾子说：“小孩子可不是开玩笑的对象。小孩子不懂事理，是依靠父母学得一些事情，听信父母的教诲。今天你欺骗他，这是教儿子欺骗。做母亲的欺骗儿子，做儿子的就会不相信他的母亲，这不是教育孩子的方法。”于是杀了猪，煮了肉给孩子吃。

①女（rǔ乳）：代词，你。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汝”，下文“女”与此同。 ②烹（pēng评），烧煮食物。

外储说左下（节选）

此篇原有六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这里只选取了“经四”和“说四”。在这段“经”文和“说”文中也有删减。

这段“经”文和“说”文说明君主要敏锐地洞察臣下的言行，辩明是非，不被身边的亲信蒙蔽，才能杜绝私人请托，正确使用赏罚。

经 四

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誉所罪，毁所赏，虽尧不治。夫为门而不使入，委利而不使进，乱之所以产也。齐侯不听左右，

魏主不听誉者，而明察照群臣，则钜不费金钱①，孱不用璧②。西门豹请复治邺③，足以知之。……

法令禁止的，反让其从中获利；于国有利的，反被禁止，即使是特别高明的人，也不能办好事；犯罪的反而被称赞，该赏的反而被诋毁，即使是圣明的尧也无法治理好国家。安置了门却不让人进去，聚积财物却不让人索取，这就是国家祸乱产生的原因。如果齐侯不听信亲信的谗言，魏君不听信恭维者媚语，敏锐地洞察大小官吏的言行，那么钜就不会拿金钱、孱就不会拿玉璧去谋求官职了。由西门豹请求再一次去治邺这件事，便完全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①钜(jù)：作者假设的人名。 ②孱(cān)：作者假设的人名。 ③西门豹：见本书《观行》篇注。邺(yè)：古地名，在今河北省临漳县一带，战国时属魏地。

说 四

西门豹为邺令，清克洁慤①，利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②。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邺，今臣得矣，愿请玺，复以治邺。不当，请伏斧钺之罪③。”文侯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侯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邺，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邺，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④，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

西门豹作邺地的长官，廉洁正直，丝毫不为自己谋利，对国君的近臣却很轻慢。国君的近臣相互

①克：通“刻”，严刻。慤（què却）：诚实，谨慎。②玺（xǐ喜）：官印。③斧钺：古代斩人的刑具。钺，粘板，罪人置其上用斧砍。④曩（nāng囊上声）：以前，过去。

勾结起来诋毁西门豹。过了一整年，西门豹上交帐薄时，国君收缴他的官印。西门豹向国君请求说：

“我从前不懂得治邺的方法，现在我懂得了，我愿意请求您把官印给我，再次治理邺地。如果治理不好，请您治我死罪。”魏文侯不忍心拒绝他的请求，就又把官印交给了他，再度让他去治邺地。西门豹回到邺地，便对百姓横征暴敛，对国君的近臣加劲事俸。又过了一整年，西门豹上交帐薄时，魏文侯亲自出来迎接并拜谢他。西门豹对文侯说：

“去年我为君王治理邺地，君王却收缴了我的官印；现在我为您的近臣治理邺地，君王却出来拜谢我。我不能这样治理了。”于是把官印交给国君就要离去。魏文侯不肯接受他的官印，说“以前我不了解你，现在了解了，希望你尽力为我治理好邺地。”到底没有接受西门豹的官印。



外储说右上（节选）

此篇原有三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这里只选取了“经三”和“说三”的一部分内容。

这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说明君主治国只有坚决铲除身边象“猛狗”、“社鼠”一样的奸臣，法术之士才能得到重用，法令才能得以推行。

经 三

术之不行，有故。不杀其狗，则酒酸。
夫国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①。……

①社：土地神。这里指祭土地的神坛。古人堆土为坛，树起一束木头，涂上泥巴，作为土地神的偶像。在其中打洞寄身的老鼠称为社鼠。

治国的策略所以行不通，总是有缘故的。卖酒的不杀死豢养的猛狗，顾客不敢上门，酒就会变酸。国家也有这样的猛狗，况且君主左右近臣都是社鼠。……

说 三

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①，遇客甚谨，为酒甚美，县帜甚高著^②，然不售，酒酸。怪其故，问其所知。问长者杨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则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怀钱挈壶甕而往酤^③，而狗迓而齧之^④，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国亦有狗，有道之士怀其术而欲以明万乘之主，大臣为猛狗迎而齧人，此人主之所以蔽胁，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问管仲^⑤：“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

①升概：升，量器。概，刮平升斗的小木棍。“升概”这里指量酒。②县（xuán玄）：悬挂。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悬”。③挈（qiè切）：提着。甕（wèng瓮）盛东西的陶器，口小腹大。④迓（yà压）：迎。齧（hé河）：咬。⑤桓公：齐桓公。管仲：见本书《显学》篇注。

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阮^①；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富。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故人臣执柄而擅禁^②，明为己者必利，而不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为猛狗而屹有道之士矣，左右又为社鼠而间主之情，人主不觉。如此，主焉得无壅^③，国焉得无亡乎？

宋国有个卖酒的人，他量酒特别公平，待客特别殷勤，他酿造的酒味道特别醇美，店前酒旗挂得特别高而显眼，可就是卖不出去，以致使酒变酸了。对此他感到很奇怪，便去询问他熟悉的人。他请教

①阮（zhì至）：脱落。 ②执柄：掌握大权。擅禁：控制法令。禁，法令所禁止的事，这里指法令。 ③壅（yōng拥）：堵塞。

了德高望重的杨倩，倩问：“你养的狗是不是凶猛啊？”卖酒的人说：“狗凶猛那酒为什么卖不出去呢？”杨倩说：“人们都怕它呀。有人打发孩子揣着钱提着壶去买酒，你的狗首先窜出来咬人，谁还敢到这里买酒呢？这就是你的酒变酸卖不出去的原因。”国家也有猛狗，法术之士胸有治国的大策，想以此使大国的君主明白治国的谋略，可是那些君主信任的大臣象猛狗一样窜出来阻止、伤害他们，这就是君主受蒙蔽被挟持而法术之士不能得到重用的原因。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治理国家最大的祸患是什么？”管仲回答说：“最大的祸患是社鼠了。”齐桓公问：“为什么祸患是社鼠呢？”管仲回答说：“您不是看见过修建祭土神之坛的情形吗？树起根根木头桩，然后涂上泥巴，老鼠打洞钻到里面，挖掘窝巢在里面藏身，用烟火熏它，害怕烧着了木头；用水灌它，又耽心泥巴脱落。这就是社鼠不能被人捉到的原因。现在君主的近臣，在外面就依仗地位高、权力大随意在民众中间掠夺财物，在朝廷里相互勾结，在君主面前随意包庇罪恶。将在宫内窥探的君主情况告知朝外的同党，内外串通，互相借助权势，群臣百官因此发财致富。倘若不把这样的官吏杀掉，就会扰乱法治，倘若杀他们，君主又要受到危害，因为他们控制着君主的行动，这

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啊！”所以臣子掌握大权，控制法令，向人表明为他卖力者一定有好处，而不为他卖力者一定遭祸害，他们就是猛狗。大臣象猛狗一样地迫害法术之士，左右亲信又象社鼠一样窥探君主内情，而君主却没有觉察到。这样，君主怎么能不受蒙骗，国家怎么能不败亡呢？

外储说右下 (节 选)

此篇原有五段“经”文和相应的“说”文。这里选取的是“经四”和“说四”、“经五”和“说五”两段部分内容。

“经四”和“说四”说明君主治国要象张网举纲一样抓住根本，要治吏不治民。“经五”和“说五”说明君主治国要遵循客观规律办事，不费劳苦就能成功，否则就会使国困民穷、民众不知所措。

经 四

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

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说在摇木之本与引网之纲。故失火之啬夫^①，不可不论也。救火者，吏操壶走火，则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则役万夫。故所遇术者，如造父之遇惊马^②，牵马推车则不能进，代御执轡持策则马咸骛矣^③。……

做君主的是靠坚守法度，督责臣下完成任务来建功立业的。只听说官吏虽然违法乱纪，却仍然有独自保持良好品质的人民，没听说人民违法作乱的地方却还有自行管理好政务的官吏，所以英明的君主只是尽心竭力管理好官吏，并不去直接管理人民。这个论点的说明在摇木之本和引网之纲两则故事中。所以亲自提水壶去救火的乡官，不可不治他的罪。救火的时候，官吏亲自提着水壶奔向大火，这仅仅是一个人的作用而已；如果拿着鞭子号令人们，就能驱使上万人去救火。所以运用法术的人，要象造父遇到惊马，在别人牵着马推着车还不能往前走的情况下，他代替御者拉住缰绳举起马鞭，那

①啬（sè色）夫，古代乡邑的长官。②造父：古代传说中驾车技术高超的人。③骛（wù物）奔驰。

马就都向前奔跑起来。……

说 四

摇木者一一掇其叶^①，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②，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若一一掇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③。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造父方耨^④，时有子父乘车过者，马惊而不行，其子下车牵马，父子推车，请造父助我推车造父因收器，辍而寄载之^⑤，援其子之乘，乃始检辔持策，未之用也，而马咸骛矣。

摇撼树木的人如果一一地去拨动每一片树叶，

①掇(shā设)：揭起，拨动。 ②拊(fǔ府)：拍打。
③囊：口袋。这里用作动词，鱼被装进网袋里。 ④耨(nòu)：小锄。这里用作动词，以耨锄草。 ⑤辍(chuò绰)：停止。

那么既劳累又无法拨动所有的叶子；假如从左右两侧拍打树干，那么所有的叶子就都晃动起来。在深潭边上摇撼大树，鸟受惊而往高飞，鱼害怕就向水底游。善于张网捕鱼的人，总是牵引网上的纲绳，如果一一地去拨开上万个网眼，然后去捕鱼，这样不但劳累，而且也难捕到鱼；只要牵引网上的纲绳，网就会自然张开，鱼就被囊括网中了。所以说官吏是民众的树干和纲绳，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管理官吏而不直接去管理民众。

造父正在田里锄草，当时有父子俩乘驾着马车经过这里，马受惊不往前走，他的儿子到车下拉着马，马还是不往前走，父子俩一起推车又推不动，便请求造父帮助他们推车。造父遂收起小锄头，停止锄草，并把工具寄放在车上，他首先拽住那个小伙子牵着的马，然后便拉过缰绳，拿起鞭子，还没等使用鞭子，马就都一齐向前奔跑起来。……

经 五

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故兹郑之踞轘而歌以上高粱也^①。其患在赵简主税吏请轻

^①兹郑，即兹郑子，其生平不详。高粱：坡度很大的桥。

重^①；薄疑之言“国中饱”^②，简主喜而国库虚，百姓饿而奸吏富也。……不然，则在延陵乘马不得进^③，造父过之而为之泣也。

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不用费力就能成功。所以兹郑子坐在车辕上唱歌，用歌声吸引人帮助他把车拖上桥顶。不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的害处在赵简子税吏请轻重的故事中；薄疑进言“国中饱”，简子听后误以为国富而高兴，却不知府库已日益空虚，百姓正在挨饿，奸邪的官吏富足起来。……不明白这个道理，就象延陵卓子驾马，使马无法前进与后退，造父见了也为之流泪。

说 五

兹郑子引犂上高梁而不能支^④。兹郑踞辕而歌，前者止，后者趋，犂乃上。使兹郑

①赵简主：即赵简子，名鞅，晋国执政大臣。②薄疑：战国时赵国人，曾在赵、卫做过官。中饱：是说君主、百姓都贫穷，只有居于中间的官吏富足。③延陵：即延陵卓子，其生平不详。④犂（niǎn捻）：古时用人拉的车。

无术以致人，则身虽绝力至死，辇犹不上也。今身不至劳苦而辇以上者，有术以致人之故也。

赵简主出税者，吏请轻重。简主曰：“勿轻勿重。重，则利入于上；若轻，则利归于民。吏无私利而正矣。”

薄疑谓赵简主曰：“君之國中飽。”简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对曰：“府库空虚于上①，百姓贫饿于下，然而奸吏富矣。”

延陵卓子乘苍龙挑文之乘②，钩饰在前③，错辂在后④，马欲进则钩饰禁之，欲退则错辂贯之，马因旁出。造父过而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赏所以劝之，而毁存焉；罚所以禁之，而誉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圣人之所为泣也。”

①府：国家储藏财物的地方。库：粮仓。②苍龙：指青色的大马。古代称八尺以高的马为龙。挑：通“翟”，野鸡翎。③钩：装置在马络头上控制马前进的用具。饰：指马络头上所有的装饰物。④错辂（zhuì坠）：安装在马鞭上端的交错的刺针。

兹郑子拉着车子往桥顶上爬，还没到桥顶就拉不动了。他就坐在车辕上唱起歌来，听到他的歌声，前面的行人就停住了脚步，后面的行人快步赶上，大家你推我拉，车子便上了桥顶。假如兹郑子没有招引行人的办法，那他即使用尽全身力气，以至累死，车子还是拉不上桥顶。现在他的身子没有受劳苦，车子就拉上了桥顶，这是因为他有办法招引行人的缘故。

赵简子派官吏出去征收赋税，官吏向简子请示收税标准的高低。简子答复说：“不要高也不要低。税收重了，财利就归于君主和官府；税收轻了，财利就归于民众。官吏不能从中谋取私利，就算是不轻不重了。”

薄疑对赵简子说：“您的国家‘中饱’。”简子十分高兴地说：“怎么样？”薄疑解释说：“在上面，君主和国家的府库已经空虚无物，下面，百姓已经贫困挨饿，可是奸邪的官吏却富足起来了。”

延陵卓子乘坐的马车驾着青色和五彩斑斓的高头大马，马头上套着装有钩的络头，马屁股后高悬着带刺针的马鞭。马要前进，就用装有钩的络头控制它，要后退，就用带刺针的马鞭刺它，那马因此就只得向左右两旁乱闯。造父路遇这种情况，流下

了伤心的眼泪，并且叹息说：“古时候治理人民也就是这样啊！赏赐本是鼓励人们为国家效力的措施，可是毁谤之言随之也就加到了受赏者的头上；刑罚本是禁止犯罪行为的手段，可是赞誉之言也就随之施于犯罪者的身上。民众徬徨于中间不知所措，这也就是圣人所以为民众哭泣的原因啊！”

说 林 上 (节 选)

说，指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林，有会合聚集的意思。说林，就是传说、故事的汇集。

《说林》上和《说林》下共汇集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七十一则。这里只选了十一则。韩非汇集这些传说和故事，目的是为写作论文提供说明材料。

《说林》中汇集的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内容异常丰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等方面。这些传说和故事绝大部分都很短小精炼，形象生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因此为历代人们传诵和引用，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宝。但其中也有宣扬诡诈、迷信等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这正反映了韩非思想的局限性。

鸛夷子皮事田成子^①。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鸛夷子皮负传而从^②。至望邑^③，子皮曰：“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④？泽涸，蛇将徙。有小蛇谓大蛇曰：‘子行而我随之，人以为蛇之行者耳，必有杀子。不如相衔负我以行^⑤，人以我为神君也。’乃相衔负以越公道。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恶，以子为我上客^⑥，千乘之君也^⑦；以子为我使者，万乘之卿也。子不如为我舍人^⑧。”田成子因负传而随之。至逆旅^⑨，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献酒肉。

鸛夷子皮在田成子门下做事。田成子离开齐国，逃往燕国，鸛夷子皮身背过关的符信跟随在后面。走到望邑这个地方时，子皮对田成子说：“您

①鸛(chī痴)夷子皮：人名，田成子的谋士。②传(chuán船)，古时出入关口时所用的符信，凭证，用木头或缙帛制成。③望邑：地名。④涸(hé盒)：水干。⑤衔(xián咸)：用嘴叼着。⑥上客：尊贵的客人。⑦千乘：指弱小国家。下文的“万乘”指强盛的大国。⑧舍人：官名，掌官中事务。⑨逆旅：旅店。

难道没有听说过‘涸泽之蛇’的故事吗？池塘的水干了，蛇要搬家。有一条小蛇对大蛇说：‘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随着你，人们会认为我们只不过是普通的蛇爬行罢了，一定会有人把你杀死，不如您我嘴叼着嘴，把我背在您的背上走，这样人们就会认为我是神灵。’于是它们两口相衔，大蛇背着小蛇越过大道。人们见了都躲避它们，说：‘这是神灵。’现在你的仪表华美而我的样子丑陋，把您当作我的上等门客，人家可能把我当作小国的君主，把您当作我的侍从，人家可能把我当作大国的卿相。您不如当我的舍人。”田成子于是背着符信，跟随在子皮的后面。到了旅店，店主人很恭敬地接待他们，吃饭时给他们献上了酒肉。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①，春往冬反^②，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③，夏居山

①隰（xí）朋：齐桓公时的大臣。孤竹：古国名，在今河北省卢龙一带。②反：返回。这一意义后来写作“返”。③阳：指山的南面。

之阴①。蚁壤一寸而仞有水②。”乃拙地，遂得水。以管仲之圣而隰朋之智③，至其所不知，不难师于老马与蚁④。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师圣人之智，不亦过乎？

管仲、隰朋跟随齐桓公攻打孤竹国，春天往那去，冬天往回返，在返回的途中迷失了道路。管仲说：“老马的智慧可以利用啊！”于是便放开老马在前头带路，大家跟在后头走，终于找到了路。在山里通过时，人马都喝不到水，隰朋说：“蚂蚁冬天时住在山的南面，夏天时住到山的北面。蚂蚁穴口上的浮土高一寸，下面七尺深的地方就有水。”于是找到蚁穴，挖地七尺，终于得到了水。凭着管仲和隰朋这样的圣明智慧，碰到他们不懂得的问题时，还不惜向老马和蚂蚁请教。当今世上的人不知道用他们愚笨的心去学习圣人的智慧，不也是过错吗？

①阴：指山的北面。 ②仞（rèn 认）：古代长度单位，一仞为七尺或八尺。 ③而：与。 ④不难：不惜。

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谒者操之以入①。中射之士问曰②：“可食乎？”曰：

“可。”因夺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杀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③：“臣问谒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且客献不死之药，臣食之而王杀臣，是死药也，是客欺王也。夫杀无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释臣。”王乃不杀。

有一个人向楚王进献长生不老之药，传报官拿着药进入宫中。有个中射之士问道：“可以吃吗？”传报官说：“可以。”于是中射之士夺过传报官手中的药就吃了下去。楚王知道后大发雷霆，派人去杀这个中射之士。中射之士打发人替他向楚王申辩道：“我问过传报官，他说‘可以吃’，因而我就吃了它，这说明我没有罪而罪过在传报官身上。况且客人献的是长生不死之药，我吃了它以后大王要把我杀死，这说明是致死的药，这也证明献药的人

①中射之士：官名，负责宫中保卫。 ②谒者：官名，负责宫中传达通报。 ③说（shui税）：劝说。这里有申辩的意思。

是欺骗大王。现在您杀死我这个无罪的人恰恰表明有人欺骗大王，倒不如放了我。”楚王听了这番申辩，才没有杀他。

纣为象箸而箕子怖^①，以为象箸必不盛羹于土铏^②，则必犀玉之杯^③；玉杯象箸必不盛菽藿^④，则必旄象豹胎^⑤；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舍茅次之下，则必锦衣九重，高台广室也。称此以求，则天下不足矣。圣人见微以知萌^⑥，见端以知末，故见象箸而怖，知天下不足也。

殷纣王使用象牙筷子，箕子见了感到惶恐不安。他认为使用象牙筷子必然不会再用陶钵子装羹汤，就必然要用犀角美玉制作的杯盘；既然使用象

①箕子：纣王的叔父，作过太师。 ②铏（xíng 星），古代盛菜汤的器具。土铏，指陶制的铏。 ③犀（xī 西），犀牛。这里指犀牛角。 ④菽藿（shū huò 书货），这里指一般的蔬菜。菽，豆。藿，豆叶。 ⑤旄（máo 毛），牦牛。旄象豹胎。指极其珍贵难得的食品。 ⑥萌：发生。

牙筷子和犀玉杯盘，必然不会再吃粗劣的食品，就必然要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既然吃牦牛、大象、豹子的胎儿，必然不会再穿粗布短衣和住在茅草屋里，就必然要穿上层层华美的锦缎衣服，住上高大宽敞的房子，如果照这样追求下去，那么天下所有的出产也不会满足他的欲望。圣人看到事物的一点苗头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能从事物的开头预知它的结局，所以箕子看到纣王使用象牙筷子而感到惶恐不安，预料到普天下的出产都将不会满足他的穷奢极欲。

鲁人身善织屨^①，妻善织缟，而欲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矣。”鲁人曰：“何也？”曰：“屨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②；缟为冠之也，而越人被发^③。以子之所长，游于不用之国，欲使无穷，其可得乎？”

有个鲁国人善于编织麻鞋，他的妻子善于纺织

①屨（jù具）：用麻、葛等编织的鞋。 ②跣（xiǎn显）：赤脚。 ③被（pī披）发：指越国人头发披散在头上而不戴帽子。被，披散，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披”。

白绢，他打算搬到越国去住。有人对他说：“你一定要穷困的。”这个鲁国人问：“为什么？”那人说：“麻鞋是脚上穿用的，而越国人喜欢光脚走路；白绢是用来做帽子戴在头上的，而越国人喜欢披散头发。拿你的长处，跑到用不着你长处的国家去，想使你不穷困，那怎么能办得到呢？”

陈轸贵于魏王^①。惠子曰^②：“必善事左右。夫杨，横树之即生，倒树之即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之而一人拔之，则毋生杨。至以十人之众，树易生之物而不胜一人者，何也？树之难而去之易也。子虽工自树于王，而欲去子者众，子必危矣。”

陈轸被魏王器重。惠子对陈轸说：“你一定要谨慎周到地侍奉君主身边的亲信。杨树，横着栽上它能活，倒着栽上它能活，折断了栽上它也能活，

①陈轸(zhěn诊)，战国时人，善于游说，常活动于秦国、楚国之间。②惠子，见本书《内储说上七术》篇注。

可见这种树的生命力是够强的了。但是如果用十个人去栽杨树，只要一个人拔它，那就不会有活着的杨树了。至于用十个人的力量，栽种那样容易成活的树木，却抵不上拔树的一个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栽树困难而拔树容易。你虽然在君主面前善于自己树立名望，可是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你一定危险了。”

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①。有妾二人，其恶者贵，美者贱。杨子问其故。逆旅之父答曰^②：“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杨子谓弟子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

杨朱路过宋国东部的一个旅店。店中主人有两个小老婆，那个相貌丑陋的地位尊贵，那个容颜俊美的身份卑贱。杨朱询问其中的缘故，店主人回答

①这句话《庄子·山木》写作“阳子之宋，宿于逆旅”。杨子：指杨朱，战国时人，道家人物。②父（fǔ）：古代对老年男子的尊称。这里是指店主人。

说：“那个容颜俊美的是自己认为俊美，我并没有感到她美；那个相貌丑陋的是自己认为丑陋，我并没有感到她丑。”杨朱对弟子说：“品德高尚而又抛弃自以为贤德的思想，到哪里不受人称颂呢？”



说 林 下 (节 选)

伯乐教二人相踦马^①，相与之简子 厩 观马^②。一人举踦马^③。其一人从后而循之^④，三抚其尻而马不踦^⑤。此自以为失相。其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为马也，踣肩而肿膝^⑥。夫踦马也者，举后而任前，肿膝不可任也，故后不举。子巧于相踦马而拙于任肿膝。”夫事有所必归^⑦，而以有所肿膝而不任，智者之所独知也。惠子曰：“置猿于柙

①踦(dì地)马：踢人的烈马。踦，踢。 ②厩(jiù就)：马房。 ③举，选拔。 ④循，抚摩。 ⑤三抚，反复地抚摩。三，表示次数多，并非实指。尻(kāo考阴平)：屁股。 ⑥踣(wō窝)：筋骨受伤。 ⑦归：依赖。

中①，则与豚同”。故势不便，非所以逞能也。

伯乐教两个人识别一种常用后蹄踢人的烈马，他们一同到赵简子的马房里去看马。有一人选出了一匹踢人的马，另一个人从后面抚摩这匹马，反复抚摩它的屁股，可是这马却不踢人。选出这匹马的人自己以为是识别错了。另一个人说：“你并没有识别错。这也许是一匹好马，只是因为它的肩骨受了损伤，膝部肿了起来。凡是踢人的烈马，踢人时抬起后腿，全身重量就转移到前腿，肿大了的膝部不能支撑全身重量，所以后腿不能上举。你在识别踢人的烈马方面技术高，可在了解这匹马用肿大的膝部担负体重方面就笨拙了。”事物都有一定的依赖条件，因为存在前腿肿膝的不利条件而不能担负全身重量，所以后腿抬不起来，唯有聪明人才懂得这个道理。惠施说：“把大猩猩关到木笼中，就跟小猪崽一样驯服。”所以形势不利，就没有办法施展才能。

①柙（xiá霞）：关猛兽的木笼。

桓赫曰^①：“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后可复者也^②，则事寡败矣。

桓赫说：“雕刻的学问，刻鼻子时不如先刻得大一点，刻眼睛时不如先刻得小一点。鼻子刻得大可以加工变小，刻小了就不能加大了；眼睛刻得小可以加工变大，刻大了就不能缩小了。”做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做那种事后还可以补救的事情，那么事情就很少失败了。

晋中行文子出亡^③，过于县邑。从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后车？”文子曰：“吾尝好音，此人遗我鸣琴^④；吾好珮^⑤，此人遗我玉环；是振我过

①桓赫：人名，生平不详。 ②复：返回。 ③中行文子：即荀寅，晋国执政大臣。据《左传·襄公五年》记载，晋定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490年中行文子与范吉射攻赵鞅失败，一起逃往齐国。 ④遗（wèi 未）：赠送。 ⑤珮（pèi 佩）：古人衣带上系的佩玉。

者也^①。以求容于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于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后车二乘而献之其君矣。

晋国的中行文子出逃，经过一个县镇。跟随他的人说：“本地的长官是您的老相识。您何不到他的家里休息一下呢？姑且也等一等后面的车马。”中行文子说：“我曾经喜好音乐，这个人就赠给我一把音色很好的琴；我喜欢佩玉，这个人就赠给我一個玉环；这是助长我犯错误的人。以前，用投我所好来讨好我，现在，我怕他拿我去讨好别人。”于是离开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长官果然扣留了中行文子后面的两辆车，并将其进献给他的主子了。

荆王伐吴，吴使沮卫、麇融犒于荆师^②，而将军曰：“缚之，杀以衅鼓^③。”问之曰：“女来^④，卜乎？”答曰：“卜。”“卜吉

①振：振作。这里有助长的意思。②沮（jū居）卫：人名，生平不详。麇融（jué róng决荣）：人名，又写作“麇由”，吴王夷末之弟。③衅（xìn信）鼓：古代制成新鼓时杀人或牲畜把血涂在鼓上祭鼓。④女（rǔ汝）：你。

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将欲女衅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吴使臣来也，固视将军怒。将军怒，将深沟高垒；将军不怒，将懈怠。今也将军杀臣，则吴必警守矣。且国之卜，非为一臣卜。夫杀一臣而存一国，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无知，则以臣衅鼓无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将当战之时，臣使鼓不鸣。”荆人因不杀也。

楚王率兵攻打吴国，吴国派沮卫、麇融二人携带酒肉去慰劳楚军。楚国的将军命令说：“捆起他们，杀了用来祭鼓。”楚人问他们：“你们来的时候，占卜了吗？”回答说：“占卜了。”楚人又问：“占卜的结果吉利不吉利呢？”回答说：“吉利。”楚人说：“今天楚国要用你们俩来祭鼓，那怎么算吉利呢？”回答说：“你们这样做，正是我说吉利的原因。吴国派遣我们来这里，本来就是为了察看将军的态度，如果将军发怒了，吴国将要深挖城池高筑城墙；如果将军不发怒，吴国将要放松守备。今天，将军要杀我们，吴国就必定会加强戒

备和防守。况且这次占卜是为国家占卜吉凶，不是为我们个人占卜吉凶。如果杀了吴国的一两个臣子而能保住一个国家，那怎么不叫吉利呢？而且死了的人是无知的，如果拿我们去祭鼓不会有什么益处；倘若死了的人还有灵，我们将要在两军交战之时，让楚国的战鼓敲不响。”楚国人因而没有杀他们俩。